



廣 注 曾 氏

# 百家雜鈔

第五冊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刦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釋義〕 (一)三敗北。言戰敗三次也。 (二)遂邑。古地名。在今山東肥城縣。 (三)柯。春秋時魯邑名。在今山東東阿縣西。 (四)匕首。短劍也。 (五)謂與齊境相近也。 (六)既已言。謂言已畢也。 (七)倍。背也。欲背其歸地之約也。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

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纘<sup>四</sup>。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sup>五</sup>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sup>六</sup>。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sup>七</sup>。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釋義】 (一)堂邑。故城在今江蘇六合縣北。

(二)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

(三)言其將有弒君之志也。(四)鄧。楚邑。故城在今安徽霍山縣東二十里。(五)骨鯁。喻正直也。(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六)窟室。掘地爲室也。(七)長鉞。兵器。(八)孽。分孽也。

★

★

★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釋義】 (一)范氏。晉士會。為大夫。食采於范。其後氏焉。為晉六卿之一。 (二)中行。官名。晉荀林父將中行。其後以官為氏。亦為六卿之一。 (三)智伯。徐吾之子。荀瑤也。號智伯。 (四)趙襄子。軹幼子。名無卹。 (五)飲器。虎子之屬。又云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 (六)刑人。謂受形而虧體者。 (七)躍。與釋通。 (八)厲。以漆塗身而生瘡。作病癘狀。 (九)數。言責數其罪也。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sup>五</sup>。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sup>六</sup>。可以旦夕得甘毳<sup>七</sup>。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sup>八</sup>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sup>九</sup>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sup>三</sup>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二三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二四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一五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一六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



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註音〕(彘)音脂(蠱)音粗(糲)音厲(睚)音崖(眦)音劑

〔釋義〕(一)軹深井。軹古邑名。在今河南濟源縣南。深井里名也。(二)濮陽。故城在今河北濮陽縣南。(三)

嚴仲子。嚴遂。字仲子。(四)俠累。名傀。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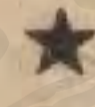
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却之由也。(五)鎰。古衡名。二十四兩也。(六)狗屠。以屠狗為業者。(七)甘糲。謂美食也。糲與

脆通。(八)辟人。除退從人也。(九)市井。古因井為市。故曰市井。今之市場也。(一〇)除服。除去喪服也。(一一)睚眦。張

目忤視曰睚眦。(一二)嘿然。默默無言也。(一三)披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決眼謂出其眼睛。如此者欲令人不識也。(一四)

購。縣之。將頭懸之。有認識者予金。如今之賞格。(一五)於邑。煩冤愁苦也。(一六)濡忍。濡潤也。人性溫潤則能含忍。

故曰濡忍。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

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

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

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

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

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

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

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  
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  
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  
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  
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  
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一四於單于。其後迺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  
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  
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

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救。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sup>一</sup>。而李信出太原雲中<sup>二</sup>。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sup>三</sup>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sup>三</sup>。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sup>三</sup>。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sup>二</sup>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sup>二九</sup>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三二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三三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三五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三八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三九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四一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四三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四四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釋義〕 (一)野王。古地名。在今河南沁陽縣治。 (二)榆次。縣名。今屬山西冀甯道。 (三)目攝。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 (四)筑。見前卷五宗世家註。 (五)甘泉。山名。即仲山之脈。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 (六)谷口。即仲山之谷口。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七)涇渭。二水名。 (八)巴。漢。即巴郡。漢中。 (九)隴縣。在今陝西隴縣。蜀郡名。即今之成都縣。 (一〇)關。函谷關也。在今河南靈寶縣。殺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 (一一)易水。在今河北易縣。 (一二)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撻之者。則必殺人。龍為人君之象。故逢人君之怒曰觸逆鱗。 (一三)蹊。徑也。 (一四)購。和也。 (一五)惛與惛同。言心如焚炙。不能須臾安息也。 (一六)鷓鴣。喻秦之凶猛也。 (一七)騏驎。良馬也。 (一八)儂行。曲背而行也。 (一九)漳。水名。鄴。今河南臨漳縣。 (二〇)雲中。戰國時趙地。統陰山以南皆是。即今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一帶。 (二一)闕。視也。言誘之以利也。 (二二)則不可。則即也。言即不可得也。 (二三)合從。戰國時。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謂之合從。 (二四)督亢。燕地名。今京兆涿縣。東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縣境。 (二五)搃。擊也。刺也。 (二六)見陵。言被侵侮也。 (二七)搃。扼也。與扼腕同。 (二八)腐心。恨之極而心欲腐也。 (二九)徐夫人。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三〇)焠。水火相合曰焠。 (三一)謂血出如絲縷也。 (三二)九寶。九儀也。 (三三)室。指劍鞘也。 (三四)諸郎中。即後世宿衛之官。 (三五)提擲也。 (三六)箕踞。曲膝而坐。形如箕也。 (三七)薊城。燕都。在今京兆東。 (三八)時趙為秦滅。故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三九)血食。享祭也。故者取血管以祭。故云。 (四〇)衍水。即遼甯太子河。 (四一)宋子。縣名。即今河北平鄉縣。 (四二)家丈人。謂主人翁也。 (四三)約。貧賤儉約也。言既為庸保。則常畏人。故曰畏約。 (四四)矐其目。使其目失明也。 (四五)〔淮南子〕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笑。〔註〕書契成。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 (四六)燕太子丹質秦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長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見〔風俗通及論衡〕。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一六難以爲相。持重一七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註音〕(沾)音占

〔義釋〕(一)觀邑縣名。故城在今河北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二)詹事官名。秦漢置詹事。掌皇后太子家。

(三)憎恨也。(四)〔二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註〕縣名于門。乃聽出入。禁門籍者。

爲二尺竹牒。紀其年及名字物色懸宮門也。(五)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六)王孫。爲寶嬰之字。(七)滎陽。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八)栗太子。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九)藍田。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藍田。

縣西三十里。(一〇)相提。猶相抵也。(一一)兩宮。太后。景帝也。(一二)螻怒也。(一三)謂見誅滅而無遺類矣。(一四)桃侯。劉

舍也。(一五)沾沾。言自整頓也。(一六)多易。多輕易之行也。(一七)持重。謂守正也。〔後漢書〕持重處正。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

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

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五。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

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

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

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

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

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

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sup>二三</sup>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註音〕(粉)扶粉切(橈)尼肴切

〔釋義〕(一)孝景后。武帝母。王皇后也。(二)長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四十里。(三)晚節。晚年也。

(四)漢書藝文志。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諸書。諸子百家之書也。(五)太子立。即孝武帝也。

(六)計策。即計策也。(七)孝景後三年。即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八)風上。諷帝也。(九)推轂。推轉車論也。即推

薦之意。(一〇)申公。魯人名。培。(一一)除關。謂除關門之稅也。(一二)言吉凶服制。皆法于禮也。(一三)適。與適同。(一四)東

宮。指竇太后。(一五)貌侵。言貌短也。(一六)生貴甚。言蚡生為王皇后弟。其貴甚矣。(一七)言非甚。令士折節下禮於己。

則天下必不嚴肅。(一八)漢制。內自九卿。外至郡守。皆秩二千石。(一九)考工。少府屬官也。主作器械。(二〇)蓋

侯。王信也。係王皇后之兄。(三一)私橈。私曲也。(三二)甲諸第。謂在諸第之上也。(三三)曲旃。柄上曲也。所以招士。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sup>三</sup>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sup>四</sup>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sup>五</sup>。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  
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  
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  
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  
初卽位。以爲淮陽<sup>九</sup>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  
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  
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  
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  
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  
然諾<sup>一四</sup>。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sup>一五</sup>。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  
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sup>一六</sup>。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  
倚灌夫。引繩批根<sup>一七</sup>。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  
名高。兩人相爲引重<sup>一八</sup>。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  
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sup>一九</sup>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  
乃肯幸臨<sup>二〇</sup>。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sup>二一</sup>。將軍旦日蚤臨。

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

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三三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三四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三六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

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僻倪<sup>四〇</sup>兩宮聞。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sup>四一</sup>。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sup>四二</sup>效轅下駒。吾弁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sup>四三</sup>。此特帝在。卽錄錄<sup>四四</sup>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sup>四六</sup>。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sup>四七</sup>。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sup>四八</sup>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sup>四九</sup>欺謾<sup>五〇</sup>。



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五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五三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五四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五六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一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五六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五九。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六〇。

〔釋義〕

(一) 穎陰。漢縣名。在今河南許昌縣治。

(二) 嬰。灌嬰也。

(三) 灌何。灌嬰之子。

(四) 若。猶及也。

(五) 壁

門。營門也。

(六) 麾下。謂大將之旗。

(七) 漢壁。漢營也。

(八) 長安。漢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九) 淮陽。郡名。故

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

(一〇) 建元。漢武帝年號。

(一一) 輕重不得。飲酒多寡。不得均平也。

(一二) 醉搏。甫。醉後擊甫也。

(三)與鈞。言與貧賤之士相等也。(四)已然諾。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五)大僧。奸狡之甚者。(六)潁川。郡名。故韓都也。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甯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其地。(七)言向慕嬰夫之人。後見其失勢。而頗慢弛者。共排退之。而不與處。猶相對引繩而根括之也。(八)相為引重。言相荐達為聲勢也。(九)仲孺。灌夫字也。(一〇)服。謂期功之服也。(一一)臨况。即駕臨相訪之意。(一二)帳具。言準備也。(一三)屬丞相。對丞相相勸也。(一四)大望。怨望也。(一五)謾。與詭同。(一六)何與。即何干也。(一七)元光。亦武帝年號。(一八)請案。請考驗之意。(一九)居間。即居中調解也。(二〇)燕王女。燕康王嘉女也。(二一)餘半。膝席。言下席時。而膝半在席上也。(二二)屬之。畢之也。(二三)臨汝侯。即灌賢。(二四)咕囁。附耳小語之貌。(二五)李將軍。指李廣也。(二六)長史。丞相之屬官。(二七)居室。署名也。屬少府。(二八)言為出資財。使賓客為灌夫言也。(二九)東朝。指太后朝也。(三〇)僻倪。猶言邪視。(三一)必披。必分析也。(三二)局趣。纖小之貌。(三三)石人。喻常在不死之意。(三四)錄錄。謂依違兩可。以循眾也。(三五)召韓安國共車而載也。(三六)長儒。安國字。老秃翁指寶嬰。(三七)何不自喜。謂何不自愛也。(三八)齧舌。齧舌也。(三九)簿責。使御史作文簿以責之也。(四〇)不讎。言不對也。(四一)都司空。宗正屬官。(四二)大行。帝崩為大行。言景帝崩時。並無遺詔。賜魏其侯也。(四三)家丞封。言祇以家丞之印。封遺詔也。(四四)恚恨也。憤也。(四五)病痲。患瘋疾也。(四六)蜚語。偽作飛揚謗訕之語也。(四七)渭城。即古咸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四八)襜褕。如婦人之服。非正式朝衣。(四九)霸上。地名。即白鹿原。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五〇)族。誅也。

###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sup>一八</sup>。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sup>一九</sup>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sup>二三</sup>。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sup>二三</sup>。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sup>二五</sup>。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閎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sup>二六</sup>。春申平原<sup>二八</sup>。信陵之徒<sup>三〇</sup>。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sup>三一</sup>。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註音〕(揭)音曷(阨)音厄

〔釋義〕(一)文亂法。謂細碎苛法亂政也。

(二)言儒傲亂法。俠威犯禁。二者皆非。為世所譏也。

(三)春秋。國

史也。(四)季次。公皙哀字。孔子弟子。

(五)原憲。即原思。孔子弟子。

(六)〔莊子〕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

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也。

(七)揭衣。毛布之衣。(八)厭。飽也。

(九)言亡者能存之。死者能生之。

○營叟使舜上修廩。縱火下焚之。又使浚井。而以石蓋之。皆欲迫舜於死也。(一〇)〔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

湯。(一一)傳說築傅岩。隱匿其中。今山西平陸縣東有聖人窟。相傳為殷時傳說版築處。(一二)〔尉繚子〕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於棘津。棘津。在河南延津縣東北故胙城之北。名南津。亦名石濟津。今漣。(一三)〔左傳〕齊魯戰于乾

時。魯敗績。莊公襲殺子糾。囚夷吾送于齊。行至堂阜。鮑叔牙遂荐夷吾于桓公。(一四)百里奚。春秋時秦穆公之賢

相。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自賣五段羊之皮。為人養牛。其後穆公用之為相。(一五)〔

論語〕子畏于匡。匡地名。陽虎會暴虐匡人。其貌與孔子相似。故孔子過匡。匡人疑為陽虎而圍之。(一六)菜色。飢

饑之色也。孔子會絕糧於陳蔡之間。(一七)菑。同災。(一八)末流。猶言末俗也。(一九)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

義也。(二〇)跖躪。戰國時有盜跖。名莊躪者。(二一)言小竊則為盜而誅也。(二二)謂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

義。若游於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二三)謂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卑

屈。俗之得取榮名也。(二四)委命。托命也。(二五)延陵。吳季札也。(二六)孟嘗。即齊田文。號孟嘗君。(二七)春申。即楚黃

歇。吳春申君。(二八)平原。即趙公子勝。吳平原君。(二九)信陵。即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三〇)宗彊。言以彊為宗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  
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  
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鞵牛。專趨人之  
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註音〕(矚)音閉

〔釋義〕(一)歆其德。享其德也。(二)振救也。振人不贍。卽孟子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之意。(三)駒牛。小牛也。

(四)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五)雒陽。卽洛陽縣。(六)條侯。周亞夫封爲條侯。(七)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見〔漢書注〕。(八)符離。楚邑名。今安徽宿縣治。(九)江蘇安徽二省之地爲江淮。(一〇)濟南。府名。在今山東歷城縣。(一一)陳周庸。陳人。姓周。名庸。(一二)代。郡名。白。姓也。諸白。言白氏豪俠之多也。(一三)梁國人。姓韓。名無辟。(一四)陽翟人。姓薛。名况。(一五)陝。地名。韓儒姓名也。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  
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  
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  
下。上聞。及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  
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  
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  
前。朝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  
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  
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  
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  
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  
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  
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  
惜哉。

【釋義】 (一)軹。古邑名。在今河南濟源縣。 (二)許負。漢河內溫人。老嫗。工相人。高帝封爲鳴雌亭侯。 (三)慨不快意。常憤慨而無快意也。 (四)藏亡命之徒以作姦。攻劫不休也。 (五)若遇赦。言或遇赦也。 (六)折節。言頓改其舊所爲也。 (七)張目忤視曰睚眦。 (八)使其盡酒也。 (九)微知。伺察而知也。 (一〇)去其賊。遣去賊人也。 (一一)箕踞。謂曲兩脚。其形知箕。 (一二)邑屋。謂村舍也。 (一三)〔漢書註〕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更迭爲之。貧者欲得顧更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 (一四)間居者。居中調解之人。 (一五)曲聽解。謂屈曲聽解也。 (一六)厭。滿也。 (一七)解多藏亡命之人。故好事者。每爲亡者向解請客舍而養之。 (一八)茂陵。漢武帝陵寢。 (一九)不中訾。言解之資財。不中合徙之數。 (二〇)衛將軍。武官名。 (二一)夏陽。古地名。即魏少梁。在今陝西韓城縣南。 (二二)臨晉。古邑名。今屬山西河東道。 (二三)太原。古地名。即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 (二四)敖倨也。 (二五)遠巡。行不進貌。 (二六)北道。指京都北出一帶。 (二七)南陽。地名。即今河南泌陽縣。 (二八)人貌榮名。言以貌取人。則貌有衰落。惟以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盡矣。 (元)於戲。即嗚呼。

###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三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三。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三。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二。而大將軍長史。敝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三五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二六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二八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二九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三〇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詔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纓。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四一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四二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四三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四四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四五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四六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

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

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會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會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會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獵車迎會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

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一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五四。黃腸題五五。漆各一具。椁木外臧五七。樽十五具。東園溫明五八。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五九。黃屋左纛。發財官經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六一。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詔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



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故。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七六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七六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號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

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大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

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  
 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  
 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弑菟八四。可以此罪也。  
 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  
 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  
 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  
 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  
 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  
 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  
 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  
 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  
 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  
 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  
 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皆讎八九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  
 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

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sub>九一</sub>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sub>九三</sub>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會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註音〕（任）音壬（屬）之欲反（顛）人占切

「釋義」 (一)平陽。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 (二)平陽侯。乃曹參會孫。名時。尚平陽公主。故縣遣吏於侯家供給其事也。 (三)言去病借霍光西至長安也。 (四)奉車。官名。漢武帝置秩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五)禁闈。天子所居。門闈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故曰禁闈。 (六)征和。武帝之年號。 (七)衛太子。武帝子也。衛后所生。名據。元狩元年。立為太子。因巫蠱事。為江充誣陷。激變。兵敗自殺。 (八)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武帝子。平日所為。多過失處。 (九)鉤戈。漢之宮名。 (一〇)健仔。漢婦官名稱。 (一一)任。堪也。屬。委也。 (一二)黃門。通典凡禁門黃闈者曰黃門。 (一三)後元。武帝之年號。 (一四)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沒入於漢。初為馬監。後還侍中。在上左右。目不忤視。數十年無過失。為帝所信愛。拜車騎將軍。 (一五)皆拜臥內牀下。言在天子臥牀前。拜而受職也。 (一六)襲尊號。承襲帝號也。 (一七)切讓。嚴責也。 (一八)白哲。面白色也。 (一九)須頰。即鬚髯。在頤曰鬚。在頰曰髯。 (二〇)尙符璽郎。掌守寶璽符牌。光恐一時有變。故召之。欲收其璽。 (二一)鄂。食邑也。稱蓋主。以其為蓋侯所尙也。 (二二)酒榷。酒稅也。鹽鐵謂煮鹽治鐵之事業也。自漢以來。政府權鹽鐵之稅。 (二三)都。總也。肆。習也。言光出總閱羽林軍。演習武備也。 (二四)蘇武。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仗節牧羗。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為典屬國。掌蠻夷之降者。 (二五)之。往也。廣明。亭名。屬。近也。言往廣明。乃近日事也。 (二六)遂。竟也。言細小之事。無須窮竟也。 (二七)元平。昭帝之年號。 (二八)太伯。周太王長子。王季之兄。 (二九)伯邑考。周文王長子。武王之兄。 (三〇)太甲。既立而不賢。伊尹放之於桐。 (三一)鼎沸。喻聲勢洶湧。若煎水沸騰也。 (三二)如稱。孝文孝武昭之類。 (三三)受難。言受其憂責也。 (三四)溫室。殿名。 (三五)門扇。門扉也。 (三六)詔獄。言詔書所繫之獄也。 (三七)自裁。忿而自殺也。 (三八)珠襦。貫珠之衣也。 (三九)期門。漢之官名。 (四〇)陛戟。於陛下執戟保衛也。 (四一)略。女子。言取妻子也。 (四二)漢初。天子有三璽。信璽。行璽。在符節台。天子璽。自佩。皇帝初喪曰大行。 (四三)自之。自往臺上取符節也。 (四四)君卿。昌邑侍中之名。 (四五)會下。還。會下棺入冢而歸也。 (四六)輦道。謂閣道。牟首。地名。在上林苑。 (四七)掖庭。宮中旁舍也。 (四八)食監。掌飲食之官。 (四九)太官。掌御飲食。 (五〇)簿責。以文簿切責之。 (五一)五辟。五刑也。 (五二)輪獵車。即獵車。前有曲輪。 (五三)地節。宣帝之年號。 (五四)便房。便坐之處。 (五五)黃腸。以柏木黃心。裏纏棺外也。 (五六)題。木頭向內也。 (五七)外臧。在正臧外曰外臧。婢妾所藏。 (五八)東園。署名。主作明器。 (五九)輶。輶車。即喪車。 (六〇)三河。即河內河南河東三郡。 (六一)穿。掘土也。下棺後而以土覆之也。 (六二)疇。等也。 (六三)「公羊傳」善善及子孫。言人有善。并宜推美及其子孫也。 (六四)昭靈。承恩。皆宮名。 (六五)細。即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 (六六)御輦。以韋緣輪。著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 (六七)輓。謂牽引車輦也。 (六八)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六九)平樂觀。在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 (七〇)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 (七一)女曹。即汝曹。 (七二)躡。與躡同。 (七三)自若。猶言如故也。 (七四)謂各得盡言于上也。 (七五)乳醫。俗謂之穩婆。古亦謂之看產。 (七六)漢

書注。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一七)縣官。指天子也。(一七)外。謂疏斥之也。(一七)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一七)天官。曉星文者。(一八)上卒讀猝。猝卒。猶忽死也。(一八)竟。窮竟其事也。(一九)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二〇)光諸女。以上官太后爲媼母。故遇之無禮。(二一)漢書注。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金菟鼈所以供祭也。(二二)玄菟。郡名。即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二二)代郡。在今河北蔚縣東。(二二)昭台宮。在陝西長安縣西上林苑中。(二二)謂事發而捕得也。(二二)讎。等也。言其功相等類也。(二二)茂陵。在陝西興平縣東北。(二二)突。煙囪也。(二二)嘿然。猶默然。(二二)元始。平帝年號。

##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sup>一</sup>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sup>三</sup>。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sup>四</sup>。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sup>五</sup>。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sup>七</sup>。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sup>九</sup>。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sup>一〇</sup>。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sup>三</sup>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sup>三</sup>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

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日。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一五雲中一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一八。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二。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三。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三。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



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sup>三三</sup>屏居藍田<sup>三四</sup>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sup>三五</sup>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sup>三六</sup>。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sup>三七</sup>。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sup>\*二八</sup>愴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sup>三〇</sup>。以臨右北平。盛秋<sup>三一</sup>。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sup>三二</sup>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sup>三三</sup>出定襄<sup>三四</sup>。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三五而廣身自以三六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三七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三八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三九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四一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愛臂。四二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四三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綏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四四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四五。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四六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四七。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四八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四九。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五一。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五二之吏矣。遂引刀自剄五三。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懇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上壯子。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註音】(確)音角(憺)音淡(率)音律(繡)音備

【釋義】(一)隴西。郡名。秦置。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地。治狄道。即今甘肅狄道縣治。晉徙置。在今

甘肅隴西縣西南。隋廢。(二)成紀。漢縣名。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三)言世代傳授射法也。(四)蕭關。地名。在

甘肅固原縣東南。為關中四關之一。(五)官為郎。而常騎以待天子也。(六)亞夫。漢沛人。周勃之子。封條侯。(七)

昌邑。地名。漢昌邑王國。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八)上谷。地名。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

地。(九)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一〇)確。言與虜角鬪爭勝敗也。(一一)上郡。郡名。秦置。今陝西榆林道及內

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三)中貴人。內官之貴幸者。(三)鵬。大鷲鳥。(四)言其白馬之將。出而監兵。(五)北地。郡名。秦置。統甘肅舊寧夏。慶陽平涼固原涇州諸府州之地。治義渠。故城在今寧縣西北。(六)雁門。郡名。秦置。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地。(七)雲中。郡名。秦置。統陰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緩遠道各縣。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八)頓舍。止息也。(九)刁斗。古行軍用具。夜鳴之。以警衆報時者。蓋更鼓之類。(一〇)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一一)馬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一二)護軍將軍。即韓安國。(一三)潁陰侯。即灌嬰之孫也。名強。(一四)藍田。縣名。屬陝西關中道。漢置。以藍田山名。(一五)霸陵。漢文帝陵。在陝西長安縣東。(一六)遼西。郡名。秦置。今自河北之舊永平承德朝陽至遼甯之舊錦州新民諸府皆其地。故城在今河北盧龍縣東。(一七)右北平。郡名。漢置。今河北津海道東北部及熱河地。(一八)愴。動也。(一九)指。旨意也。(二〇)彌。息也。白檀。縣名。在今熱河道義德縣東南。(二一)盛秋。恐虜當秋盛馬肥之際而爲患也。(二二)元朔。武帝年號。(二三)大將軍。即衛青。(二四)定襄。郡名。在今山西右玉縣以北。(二五)持滿毋發。言注矢于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二六)大黃。弩名。太公六韜。陷堅卻敵。用大黃連弩。(二七)無人色。言懼之甚也。(二八)益治軍。巡部曲。整行陣也。(二九)中率。言合於封賞之科也。(三〇)元狩。武帝年號。(三一)戲下。部下也。(三二)愛臂。卽猿臂。(三三)言射關狹以爲戲。不勝者以酒使飲之。(三四)票騎將軍。卽霍去病。(三五)回遠。言繞道遠也。(三六)結髮。自幼之意。(三七)數奇。猶云運蹇。(三八)食其。卽趙食其。(三九)南絕幕。謂南面直度之沙土也。(四〇)糲。乾飯。爲行軍之糧也。(四一)自上簿。言自上文狀也。(四二)刀筆吏。書吏掌案牘者。謂之刀筆吏。(四三)自剄。自殺也。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入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二萬騎出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sup>九</sup>。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sup>一〇</sup>。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sup>二</sup>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sup>三</sup>。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sup>一三</sup>。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sup>四</sup>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sup>一五</sup>。至東浚稽山南。龍勒<sup>一六</sup>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sup>一七</sup>故道。抵受降城<sup>一八</sup>。休士。因騎置<sup>一九</sup>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sup>\*</sup>。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二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

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二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二六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二九。一半冰三〇。期至遮虜郛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三五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三六。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



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三七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三八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三九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

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註音】(說)同悅(葭)音嘉(藥)音擊(縣)音柔

【釋義】(一)建章。漢宮名。(二)居延。城名。在今甘肅酒泉縣邊外。(三)酒泉。郡名。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

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四)張掖。郡名。即今甘肅舊甘州府地。民國改張掖縣。(五)貳師將軍。李廣漢也。(六)

大宛。西域國名。(七)敦煌。郡名。西北有惡磧。沙磧中不生草木。即今甘肅敦煌縣。(八)天漢。武帝年號。(九)天山。

即祁連山。在今甘肅張掖縣南。(一〇)武臺。漢有武臺殿。(一一)蘭干山。或在甘肅蘭干縣境。(一二)浚稽山。在今外

蒙古喇河鄂爾渾河之間。(一三)西河。郡名。今陝西舊榆林府之地。(一四)鉤營。匈奴往來之要道。(一五)遮虜障。地名。

漢路博德所築。即居延塞。在今外蒙古額濟納旗。(一六)龍勒。水名。在今外蒙古西部。(一七)趙破奴。漢將名。(一八)受

降城。武帝使將軍公孫敖所築。在今蒙古烏喇特旗北。(一九)騎置。即驛騎。(二〇)龍城。地名。在今熱河朝陽縣治。

(二一)葭即蘆也。(二二)縱火自救。先自燒其附近草木。免致虜火延燒。(二三)當戶。匈奴之官名。(二四)潁川。郡名。今河南

禹縣。及陽武各縣。(二五)南越。國名。漢時趙佗所據。元鼎六年討平之。今廣東廣西各地。(二六)鞮汗山。在遮虜障西

北。(二七)壘石。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二八)無兵。言無兵器也。(二九)二升糲。二升乾糧也。(三〇)一半冰。一

大片冰也。(三一)媒孽。媒如媒聘之媒。孽如麴蘖之孽。即陷害之意。(三二)深榦。深入也。(三三)引弓。開弓也。(三四)言矢

已盡。徒張弩之空弓。非謂赤手空拳也。(三五)得當。言欲立功以抵其罪也。(三六)腐刑。宮刑也。古刑法之一。男子割

勢。女子幽閉。(三七)因杆。胡地名。(三八)大閼氏。單于之母。(三九)椎結。結即髻也。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四〇)元平。昭帝

年號。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

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sup>三</sup>翁侯<sup>四</sup>。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sup>六</sup>。有二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註音〕（翁）音吸

〔釋義〕

（一）杜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

（二）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立朔方郡。即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也。

（三）定襄。見前李廣傳注。

（四）翁侯。趙信也。

（五）代郡。今山西代縣。

（六）卒官。言在官而卒也。

★

★

★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sup>二</sup>。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sup>四</sup>常惠等。募士斥候<sup>五</sup>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sup>六</sup>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踏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  
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  
繫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  
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  
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  
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  
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  
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  
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  
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  
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  
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  
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三五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三六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三七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今漢且貲陵罪三八。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三九。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四〇。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四一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一頃。宅一

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四二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顛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四三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四五帝舅平昌侯。四六樂昌侯。四七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四八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四九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太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註音〕(旃)音甄(中)古文艸字(軒)音鍵(區)音甌

〔釋義〕(一)以父任。言由父蔭而得官也。(二)移中。廢名。為之監也。(三)天漢。武帝之年號。(四)假吏。兼吏

也。是權為使之吏。猶今之差人充使。(五)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六)衛律。生長於漢。父本長水胡人。

律與都尉李延年善。由延年薦使匈奴。及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降匈奴。為單于所寵愛。(七)閼氏。匈奴王

后之稱。(八)言被匈奴侵犯而後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九)左伊秩訾。胡官名。(一〇)致單于之命而取

其對也。(一一)置燭火。聚無燭之火也。(一二)復息。言復蘇而出息也。(一三)曉武。諭說令降也。(一四)何以女為見。言何

用與汝相見。(一五)鬪兩主。言使兩主戰鬪也。(一六)宛王。大宛王也。大宛。西域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嘗為漢武帝



所破。(二七)朝鮮。國名。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周初箕子封於此。歷代爲中國藩屬。今爲日本所併吞。(二八)魯。迫魯也。(二九)窖。地穴也。(三〇)北海。卽今俄羅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等地。(三一)羶乳。謂牡羊產子也。(三二)去藏也。謂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也。(三三)弋射。以繩繫絲而射也。(三四)繳。生絲之縷。可以弋射。(三五)檠弓弩。言輔正其弓弩。(三六)服匿。酒器名。穹廬。旃帳也。(三七)丁令。匈奴之別部。(三八)長君。指蘇武之兄嘉。(三九)下除。言身下門屏之間也。(四〇)孺卿。卽蘇賢。字孺卿。武之弟也。(四一)宦騎。宦者而爲騎也。(四二)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四三)朝露。見日卽乾。喻不能久也。(四四)保宮。署名。卽居室。更名保宮。(四五)謂若示己於凶奴中富饒以奈武也。(四六)區脫。土室也。胡兒所作。以偵候漢人者。(四七)旦夕臨。言朝暮哭臨也。(四八)貫赦也。(四九)曹柯之盟。見前刺客列傳。(五〇)隕。墜也。(五一)始元。昭帝之年號。(五二)復除也。終身除其徭役也。(五三)寢其奏。息其奏章也。(五四)祭酒。官名。功高者並爲祭酒。(五五)平恩侯。許伯也。(五六)平昌侯。王無故也。(五七)樂昌侯。王武也。(五八)神爵。甘露。皆宣帝之年號。(五九)方叔。召虎。仲山甫。二人皆周宣王之賢臣。輔佐宣王中興者。(六〇)恂恂。信實之貌。

###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

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八笮八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

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赦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忘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嬰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疆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一九。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二〇。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三一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二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三三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三四。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三五。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二六。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註音】（銍）音后（蕭）徒紅切（畢）古罪字

【釋義】 (一) 蠡吾故城在今河北博野縣西南。 (二) 從事佐吏之稱。 (三) 茂才秀才也。 (四) 察廉考察也。 (五) 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治。 (六) 平陵昭帝之陵。土上作方形也。 (七) 震栗震動也。 (八) 錡猶今之撲滿。簞竹筒也。可受投書。 (九) 本始宣帝年號。 (一〇) 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故爲距也。 (一一) 窮里里中僻靜之處。 (一二) 釋質束手四句。謂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 (一三) 記召言爲書記而召之也。 (一四) 二輔指右扶風左馮翊。連京兆稱爲三輔。 (一五) 微指言帝之微意也。 (一六) 盧累士以爲酒瓮。罌盛酒之器。 (一七) 鑿氣謂氣之鋒銳者。 (一八) 尉吏官名。禹人名也。 (一九) 卽訊言不追入獄。令就而問訊之也。 (二〇) 邑子謂同邑之人。 (二一) 微司隱行探伺也。 (二二) 地節宣帝之年號。 (二三) 齋耐言先行潔齋以耐祭宗廟也。 (二四) 窮正已事謂窮竟已往之事。 (二五) 受辭受對問之辭也。 (二六) 縣官指天子也。

尹翁歸字子兄<sup>\*</sup>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sup>二</sup>翁歸少孤與季父<sup>三</sup>居爲獄小吏曉

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

兵入市鬪變<sup>四</sup>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sup>五</sup>畏之

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

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

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

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

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sup>七</sup>部分北翁歸部

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

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部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等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註音〕（兄）讀况（莖）音判（鉄）音膚

〔釋義〕（一）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二）杜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三）季父。叔父也。（四）鬪變。卽變亂。（五）百賈。凡百商民也。（六）倨傲。驕慢也。（七）閔孺。同官人之姓名。（八）記籍。登記功罪之簿籍。（九）披籍。披有罪之籍。以查考之。（一〇）言罪名之上者。必至於死。（一一）言用其勢力。或機變詐術。以自解脫其罪也。（一二）所過抵。謂迹盜賊所經過之處而歸也。（一三）斫莖。斬藁也。（一四）員。數也。謂計其人及日數。以爲功程也。（一五）鉄。斧也。（一六）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一七）元康。宣帝之年號。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

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  
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  
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  
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  
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  
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  
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  
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  
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  
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  
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  
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問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



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

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吡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籥。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法飾車甲二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註音】(趨)讀趣(鄉)讀嚮(瘖)音陰(鞬)音健(鞞)音低(鞞)音謀(籥)音關(鐔)音潭

〔釋義〕 (一)日者。猶言往日也。 (二)構會。構。結也。言與吏民結會也。 (三)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之屬。 (四)皮弁。古冠名。以白鹿皮爲之。視朝之常服也。 (五)偶。象也。以木土爲之。其形宛象真車馬。 (六)人死下葬。故謂下里。 (七)正者。卽後世卿正里正也。於同伍中置一人爲長曰五長。 (八)舍。止也。 (九)箠楚。杖刑也。 (一〇)言。言。言。有負之耶。卽恐己有負屬下之意。 (一一)不殊。不絕也。因人急救。故身首不至相絕。 (一二)口不能言曰瘖。 (一三)治之而吏護視之。 (一四)議罰白。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也。 (一五)資。取也。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 (一六)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 (一七)傳相責讓。謂傳相詰責。 (一八)髡。去髮也。古之刑法。 (一九)表勸。表顯。勸勵也。 (二〇)掠治急。拷問其罪甚急也。 (二一)傳。著也。總以緹繒飾鑿鐸也。建立也。幢。麾也。有衣之戟曰檠。 (二二)羽葆。儀仗中之華蓋。以鳥羽連綴爲飾也。 (二三)射室。試射之堂。 (二四)噉。號呼聲也。 (二五)鞬。弓衣也。所以盛弓矢者。 (二六)鞞。兜鍪也。 (二七)簡。盛弓矢之器。形如木桶。 (二八)鉤鐔。鉤亦兵器之屬。似劍而曲者。劍喉曰鐔。 (二九)放效。猶言仿效。尙方官名。 (三〇)私假。言私行雇賃也。

★

★

★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

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sup>七</sup>有功於魯。大夫趙衰<sup>八</sup>有功於晉。大夫田完<sup>九</sup>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sup>一三</sup>。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sup>一四</sup>日蝕<sup>一五</sup>。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祿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sup>一六</sup>。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sup>一八</sup>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

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麀<sup>二</sup>麀<sup>三</sup>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sup>三</sup>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敝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敝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敝。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敝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sup>三</sup>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敝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歎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敝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sup>三</sup>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sup>二四</sup>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sup>二五</sup>。下堂則從傅母<sup>二六</sup>。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sup>二七</sup>。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

亦未宜也。惟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做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做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瘠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做。做以爲可禁。做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做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做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做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做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做爲久任職。做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做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敝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敝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尙書事。敝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敝奏獨寢不下。敝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敝劾奏當免。不肯爲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敝得自便利。卽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

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做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做。拜爲冀州刺史。做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做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sup>四一</sup>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做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做傳吏皆捕格斷頭。<sup>四二</sup>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做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做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做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做。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做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做。隨至杜陵。刺殺做中子璜。做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做爲京兆尹。而做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做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做使史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做。且當以柱後惠文。<sup>四四</sup>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做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做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做。然政事不及也。竦死。做無後。



〔註音〕(賈)音門(鞞)皮形切(黠)音吉

〔釋義〕(一)上谷。漢郡。治沮陽。在察哈爾懷來縣南。(二)鄉有秩。鄉官。嗇夫之類。〔管子〕吏嗇夫任事。人嗇

夫任教。(三)屬車。凡大駕法駕侍從之車。皆謂之屬車。(四)小輦。小臣挽輦也。(五)豫州。古九州之一。即今河南

省。(六)使主兵車。令其主節減軍興用度。(七)公子季友。魯莊公弟。生時有文在手曰友。因名之。(八)趙衰。晉文

公從亡之臣。(九)田完。即陳完。由陳奔齊。曰田敬仲。桓公使為工正。後子孫世為齊卿。(一〇)篡齊。周安王時。田和

列為諸侯。其子桓公午併齊。(一一)分晉。韓趙魏三分晉國。稱為三晉。(一二)顯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專擅魯政。

稱為三桓。季氏其一也。(一三)迹盛衰。言著盛衰之迹。(一四)月朏。晦而月見西方曰朏。(一五)日蝕。月行在太陽與地

球之間。成一直線。則太陽為月所掩。而成日蝕。(一六)以出。與已出同。(一七)〔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一八)

蕭相國。蕭何也。(一九)淮陰。韓信也。(二〇)躓躓。勉強之意。(二一)訖計。言盡計之也。(二二)壹切。即權時之意。(二三)葉陽

后。秦昭皇之后也。(二四)楚嚴。即楚莊王。樊姬。莊王之姬也。(二五)輜輶。衣車曰輜輶。(二六)傅母。保母也。(二七)綢繆。組

紐之類。所以自固結者。(二八)比頻也。屢也。更更調也。(二九)會長。頭領也。(三〇)貫。言緩治其罪。(三一)言以赤色塗其

衣巾。作記號也。(三二)枹。擊鼓椎也。〔國語〕執枹鼓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三三)浩穰。謂人衆之多。浩大也。穰。盛也。

〔三四〕章臺街。章臺下之街也。(三五)便面。指扇之類。(三六)眉撫。撫一作嫵。媚也。(三七)等比。言相等比例。(三八)即家在

所。言就其家所居處以召之也。(三九)言已為亡命之民。如必不赦。自有郡吏。就其家以捕之也。(四〇)即裝。言即整

行裝。(四一)囊橐。所以盛物。喻容止盜賊也。(四二)轅。椽也。郭舍曰。重轅。一邊虛為兩廂者。(四三)言傲自監護屬吏而

捕之也。(四四)柱後惠文。法冠也。鐵為柱梁。秦漢至陳。執法者皆服此。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年十二。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

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

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

遷號<sup>三</sup>令轉守槐里<sup>四</sup>兼行美陽<sup>五</sup>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sup>六</sup>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sup>七</sup>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sup>八</sup>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sup>九</sup>。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sup>\*</sup>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sup>二</sup>。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sup>三</sup>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sup>一</sup>。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sup>四</sup>。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sup>五</sup>。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sup>\*</sup>郫<sup>\*</sup>九折<sup>六</sup>阪。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

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二五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二六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三三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二三歲。坐遇  
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  
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  
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見子郭賜自言  
尊三六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三七。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  
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三八奏尊暴虐不改。外  
爲大言。倨嫚三九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四〇湖三  
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四一寤。吏氣傷沮四二。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  
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  
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  
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四三。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四五貧弱。鉏耔四六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于王法。下亂  
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  
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四七。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四九。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五〇。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五一爲此議。傅致奏文。浸潤五二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五七。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五八。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五九之大惡。無所陳怨。愆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六〇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六一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

詆以愆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sup>六二</sup>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sup>六四</sup>與弱不勝任免。

音軟  
【註音】(翻)音核(邛)音蛋(邾)音耒(隄)音黠(陽)音剔(備)音朋(獨)音滑(鉏)同鋤(蕩)音矩(栗)

【釋義】(一)高陽地名。故城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里。(二)初元。元帝年號。(三)號。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五十里。(四)槐里。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里。(五)美陽。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六)假子。養子也。(七)造獄。非常刑法也。(八)城。縣城也。(九)更。改也。言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一〇)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爲政。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以不除。見《家語》。(一一)不軌。不修法制也。(一二)直符史。卽當值佐史。(一三)絕轉道。絕轉運之道也。(一四)言功未列上於天子也。(一五)郿。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郿縣東北。(一六)益州。今四川省地。(一七)邛邛。山名。亦曰邛雙。今名大關山。在四川榮經縣西。(一八)九折坂。在邛邛山。(一九)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之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儉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

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二)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可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三)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言王徒恃富貴。焉能云勇。(三)好謂。即陽為好謂也。(三)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四)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五)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六)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七)比。周也。(八)中。當也。(九)漏。古之計時器。(三)重。難也。(三)詆毀也。(三)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三)高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一里。(四)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五)在轂下。在天子輦轂之下。言其逼近也。(六)有寃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七)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八)忠。即張忠也。(九)倨慢。即倨傲不遜也。(四)湖。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閩鄉縣東四十里。(四)寢。益也。(四)沮壞也。(四)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四)蠲除。謂除去之也。(四)拊循。猶撫慰也。(四)鉏。與鋤同。以鋤治田也。因用為誅除之義。(四)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潛。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象恭敬。過惡漫天也。(四)原其所以。推其所以然也。(四)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五)謂持其頭而擊之也。(五)建畫。謂建謀畫。(五)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五)浸潤。猶漸染也。(五)復。報復也。(五)應侯。即范雎。(五)杜郵。亭名。在陝西咸陽東五里。(五)砥。厲也。首。向也。(五)王融文。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注)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下。按禮記獄成。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五)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于幽州。(六)殛。誅也。(六)但已。言不可空然而止也。(三)瓠子口。在河北濮陽縣南。(三)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即今河南滑縣東是也。(四)栗與輒通。柔也弱也。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常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入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悉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曰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術術。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媿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註音】(見)音阮(衍)口翰切

【釋義】(一)鉅平。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二)髡。古之刑法也。(三)牛衣。編亂麻為之。(四)見。亦

困也。(五)激印。激厲抗揚之意。(六)平生。平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也。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七)合浦。縣名。故城在今廣東合浦縣東北七十五里。(八)完具。即完聚也。(九)墮。毀也。(一〇)衍衍。彊敏之貌。

(一一)蟾。古惰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sup>四</sup>。以返吾真<sup>五</sup>。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sup>六</sup>。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sup>八</sup>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sup>九</sup>。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sup>二</sup>。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sup>三</sup>。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反真冥冥<sup>一</sup>。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sup>四</sup>。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sup>五</sup>獨處。豈有

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註音〕(贏)魯夥切(窆)音款(匱)音獨(藟)音壘(殍)同臭

〔釋義〕(一)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二)謂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三)先令遺令也。(四)贏葬。謂不為衣衾棺槨而葬也。(五)反吾真。謂形魂復歸于土也。(六)祁侯。縉贊之稱。承嗣者名也。(七)詣前。言來見也。(八)區區。小意也。(九)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厚葬也。(一〇)正典曰矯。(一一)靡。散也。畢。盡也。(一二)發。發掘也。(一三)冥冥。幽昧也。(一四)隔。與隔同。(一五)塊然。猶孑然。(一六)久客。言不用久為客也。(一七)窆。空也。匱。即櫛。小棺也。(一八)葛。蔓也。藟。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一九)亂。絕也。(二〇)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二一)亡。謂無謂也。言不損無意義之財。(二二)於戲。嗚呼也。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七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八。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二。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四。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註音】(窬)音俞

【釋義】(一)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建之所守者。軍正之丞耳。(二)尉薦。與慰藉同。(三)坐賣。日賈。區。爲賣物之地也。(四)室無四壁曰皇。(五)公。謂顯然爲之也。(六)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或曰李者。理也。猶今之司法。(七)穿窬。穿牆鑿壁也。(八)謂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

奏之。(九)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也。(一〇)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一一)謂執事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于上也。(一二)司馬法。書名。司馬穰苴所撰。三代兵制。頗可于此考證。(一三)言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一四)致名志。謂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也。(一五)涇城。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

★

★

★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琊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

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  
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  
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一六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  
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  
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  
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  
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  
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  
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  
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  
奏草。欲令自下治。一九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  
雲獄。減死爲城旦。二〇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二三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  
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三三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三四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sup>二五</sup>。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辭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sup>二六</sup>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sup>二七</sup>。土周於椁<sup>二八</sup>。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註音〕(齋)子私切(錮)古誤切

〔釋義〕(一)平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東。(二)借客。助客也。(三)白子友。人名。(四)倜儻。不羈也。猶

言不拘束。(五)瑯邪。郡名。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及膠州之地。(六)華陰。縣名。今屬陝西關中道。(七)嘉。縣丞

名也。(八)上爵。大者之官。(九)柄臣。執政權之臣也。(一〇)史魚。春秋時衛賢大夫。名鮪。(一一)猥稱。言曲行稱道也。

(一二)五鹿。複姓。(一三)梁邱。黃瑗邪諸人。字長翁。從京房受易。善筮。累官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一四)攝齋。持其

衣下之裳也。(一五)抗首。舉首也。(一六)連拄。言接連距之也。(一七)嶽嶽。長角貌。(一八)謂成立其殺人之罪。(一九)咸為

御史中丞。而奏請亦下中丞。故曰自下治。(二〇)城旦。夜伺寇。晝築城。謂之城旦。秦漢時之徒刑。罰作苦工者。(二一)

廢錮。禁止其人。使終身不得仕進也。(二二)尸位。言居位不事事也。素餐。謂無事而空食。(二三)尚方。少府屬官。作供

御器物。(二四)關龍逢。桀之忠臣。比干。紂之諸父。皆直諫而死。(二五)鄠。漢縣名。即今陝西鄠縣。(二六)小生者。言其新

學後進。乃欲以我為利乎。(二七)謂小棺裁容身也。(二八)謂冢壙裁容槨也。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  
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  
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  
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  
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  
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  
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  
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  
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  
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  
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  
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

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踏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

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百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三三戴鵠遭害。則仁鳥三三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三三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三三。而矯曲朝三四。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三五。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三六。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三八。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

火始庸庸<sup>四〇</sup>。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sup>四一</sup>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sup>四二</sup>。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sup>四三</sup>。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sup>四四</sup>。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sup>四五</sup>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sup>四六</sup>。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sup>四七</sup>。孔子子孫。不免編戶<sup>四八</sup>。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

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五〇。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一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註音】(軛)音遙(街)穴絹切音縣(僞)作韻切(戴)音緣

【釋義】(一)壽春。今安徽壽縣。(二)南昌。在今江西省治。(三)言附縣道之使而對奏也。(四)軛。輕車也。

(五)箕子。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武王滅殷。箕子率五千人。避之朝鮮而君之。(六)叔孫通。漢薛人。爲博士。說高祖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用之。漢之朝廟典禮。皆其所定。(七)代谷。漢文帝由代王入卽帝位。(八)周召。

周之二相也。成王時周公召公同輔政。世稱周召。(九)伊呂。商周開國之元勳。伊尹與呂尚也。(一〇)五等。謂官爵也。〔禮〕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一一)廉茂。廉吏茂材也。(一二)自銜鬻者。自媒進身之意。(一三)淮南王安。武帝元狩元年。因謀反自殺。(一四)執陵。以臣之勢大陵君也。(一五)見閉而起。指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謀反之事。(一六)山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一七)濟濟。衆威之貌。(一八)九九。算法名。〔呂氏春秋〕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一九)任鄙。秦之力士。(二〇)繇余。戎人。秦穆公用之以定霸。(二一)雋傑。俊傑也。(二二)不繆。不錯也。(二三)底石。即砥石。磨石之細者。(二四)泰阿。古劍名。(二五)伯樂。人名。古之善相馬者。一名孫陽。(二六)騏驎。良馬也。伯樂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二七)陳平之過。或指盜嫂受金事。(二八)召天王。謂狩於河陽之事。(二九)用其讎。管仲射桓公中鈎。桓公用之為相。(三〇)載。鳴梟也。(三一)仁鳥。謂鸞鳳。(三二)陽朔。成帝年號。(三三)具臣。言具位之臣。(三四)矯。正也。(三五)十月之歌。指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后族之太盛也。(三六)景。影也。(三七)建始。成帝年號。(三八)成帝和平間。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蓋權臣用事之異也。(三九)夷滅。罪至滅族也。(四〇)庸庸。微小也。謂火始則微小。不早撲滅。必至熾盛莫救。(四一)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四二)〔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四三)赤墀。以丹塗泥塗之殿上也。(四四)三統。謂三代之正朔也。(四五)在祖位。孔子為宋孔父後裔。自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為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列祖。故尊之而不名。(四六)昔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四七)闕里。孔子居里也。在今山東曲阜縣治。(四八)編戶。列為庶人也。(四九)素功。謂素王之功也。孔子稱為素王。(五〇)不能紀。言子孫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五一)綏和。成帝年號。(五二)元始。平帝年號。(五三)會稽。即今浙江紹興縣治。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

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做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做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做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做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做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釋義】 (一) 磔。裂也。磔尸。分裂肢體也。 (二) 禁錮。謂禁止錮閉。使不得仕進。如近世言永不叙用也。 (三) 樂布。漢初梁人。初爲彭越大夫。越被誅。令不得收布。獨收而哭之。帝壯其義。拜爲都尉。 (四) 王莽立劉聖公爲天子。號更始。 (五) 中行。中道也。無過不及之謂。 (六) 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七) 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 (八) 昭明也。 (九) 論語。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太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 (十) 楚辭。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做謝病去職。近于此義也。

###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

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



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太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

積。雖无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困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无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三三之罰。小過赦。薄辜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阜衣二十餘年三五。嘗聞辜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三六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三八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貲。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四一。以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四二施敝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四四因長羅侯常惠四六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四八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

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sup>四九</sup>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sup>五一</sup>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sup>五二</sup>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sup>五三</sup>。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sup>五四</sup>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sup>五五</sup>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sup>五六</sup>。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sup>五七</sup>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sup>五八</sup>非其人。則三光<sup>五九</sup>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

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六一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誓。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六五謙亨之福也。六六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六七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六八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

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才。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乘公綽之質。有卞莊六九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七〇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七三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七四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七五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

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  
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  
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  
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  
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  
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  
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  
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  
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  
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  
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  
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曰。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

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八五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

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sup>八六</sup>。及至謀泄隙開。讒邪

搆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sup>八七</sup>。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sup>八八</sup>。身為儒宗。有輔佐之

能。近古社稷臣也。

〔註音〕(貢)他黑切(誓)欺焉切(竣)事矣切古俟字(昵)同暱

〔釋義〕(一)蘭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二)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名杜陵。在長安南五十

里。(三)齊詩。詩有齊魯韓三家之名。后蒼所傳者為齊詩。(四)令。郡國之官。(五)夏侯勝。漢魯人。字長公。少孤好

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又從歐陽氏學。善說禮。徵為博士。光祿大夫。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

說。年九十卒。(六)丙吉。魯國人。字少卿。初為廷尉監。後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七)蓋主。鄂邑蓋侯也。尚公主。

故稱蓋主。(八)露索。言露形體而搜索也。(九)洽平。令太平之化。通洽于四方也。(一〇)吐握。周公輔成王。常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餽。以接天下士。(一一)漢書。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注〕白屋。賤人所居。(一二)射策者。謂為難

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

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一三)署。補署也。門侯主侯時而開閉也。(一

四)盧兒。官中給賤役者。(一五)錄錄。與碌碌同。凡庸也。(一六)兄子山。山即霍山。霍去病孫。今稱兄子誤也。(一七)地節。

宣帝年號。(一八)雨雹。雹。冰塊也。雲氣為電衝激。入高空。冰雪線界。旋轉團結。而成冰塊。與雨雜下。(一九)平原。郡名。

今山東舊武定濟南府西部。(二〇)達士。謂士達於政事者。(二一)移病。言移書託病也。(二二)三輔。京兆。右扶風。左馮

翊。謂之三輔。(二三)非有所聞。言並非聞其短失也。(二四)西羌。種族名。今洮岷松茂諸地。古為西羌所居。(二五)後將

軍。趙充國也。(二六)隴西。安定。皆郡名。隴西。在今甘肅舊藍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安定。在今甘肅舊平涼府及

固原州涇州之地。(二七)以振之。謂賑濟之也。(二八)差。次也。(二九)道。導也。(三〇)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三一)臧。藏也。

(三二)矜人。言可矜憐之人也。(三三)甫刑。即呂刑。以呂侯後為甫侯也。(三四)金選。銖兩之名稱。本作錡。即緩也。(三五)

卓衣。至朝皆著皂衣。言在位二十餘年也。(三六)金布。令篇名。令甲。篇分甲乙之次也。(三七)天絕。即窮乏之意。(三八)

天漢。武帝年號。(三九)假貨。謂從人以求物也。(四〇)繡衣使者。漢官名。(四一)典兵。軍法也。(四二)不施。不用也。(四三)大

鴻臚。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太鴻臚。(四四)烏孫。西域國名。昆彌。烏孫王號。(四五)翁歸靡。西域

人名。(四)常惠。太原人。武帝時隨蘇武使匈奴。拘留十餘年始還。昭帝命拜光祿大夫。本始間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還封長羅侯。(四)少主。宗室之女曰少主。(四)神爵。宣帝年號。(四)塞下。邊界也。(五)敦煌。郡名。今屬甘肅安肅道。(五)兩端。左右不定曰兩端。(五)絲役。絲與徭同。徭役也。(五)五鳳。宣帝年號。(五)士均。晉大夫范宣子也。(五)漢與匈奴嘗約為兄弟。故匈奴稱弟。(五)呼韓邪。匈奴單于之名。(五)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中丞。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五)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也。(五)三光。日月星也。(六)私所附益。言為望之。賣買。而以私財增益之也。(六)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也。(六)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大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六)魯古愆字。(六)相士。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六)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喻牽制也。(六)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六)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六)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于天子也。(六)卜莊。卜莊子。勇士也。為魯卜邑大夫。(七)將軍。其人也。言國家任用得人也。(七)言必如管晏而止。抑欲恢宏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而後已乎。(七)下走。奔走之役。自謙也。(七)吳季子札。封於延陵。薄吳王骨肉相殘。棄國耕於臯澤。(七)度行。高潔之行也。(七)會稽。屬楚。朋乃會稽人。故云楚士。(七)建白。建議而白於天子也。(七)言欲以過歸天子也。(七)懷終不坐。自度尊居師傅。終不至罪坐也。(七)金吾。官名。秦置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八)自裁。自殺也。(八)鳩。毒鳥也。以其羽畫酒。飲之立死。(八)時令校尉為使于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八)左右。猶旁人也。(八)忿其為。遂令言救。欲以職事責之。(八)賓贊。贊導九賓之禮也。(八)閒隙也。(八)圖謀也。(八)橈。曲也。

###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聞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吏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

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sub>三四</sub>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sup>四</sup>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sup>四一</sup>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sup>四二</sup>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sup>四三</sup>。至孝宣皇帝卒。得<sup>四四</sup>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sup>四五</sup>。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會參。而有二三至之讒<sup>四六</sup>。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



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 \* \*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 \* \*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四七。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事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

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四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四九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五〇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來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五一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五三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五二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

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sup>五四</sup>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sup>五五</sup>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蔥嶺。<sup>五六</sup>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sup>五七</sup>狐

死首邱<sup>五八</sup>代馬依風<sup>五九</sup>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sup>六〇</sup>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sup>六一</sup>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sup>六三</sup>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sup>六四</sup>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日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sup>六五</sup>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

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  
勾超餘年。<sup>六六</sup>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  
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sup>六七</sup>子方衰老之惠。<sup>六八</sup>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sup>六九</sup>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  
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  
幸超家得蒙趙母。<sup>七一</sup>衛姬。<sup>七二</sup>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sup>七三</sup>拜爲射聲校尉。  
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  
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  
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  
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  
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  
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  
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  
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

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註音〕〔駟〕姑歪切〔龜〕音鳩〔弁〕音奄〔叵〕音頗〔幢〕音撞〔月〕讀肉〔氏〕讀支〔齋〕則私切〔鞞〕音健〔贖〕敷衆切

〔釋義〕〔一〕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二〕彪字叔皮。性沉重好古。光武初舉茂材。拜徐令。

以病免。彪才高而好述作。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以繼史記太初以後之闕。〔三〕涉獵。言如涉水。

獵獸不能專精也。〔四〕永平。明帝年號。〔五〕固。班超長兄。字孟堅。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之西漢書。時人比之遷董。〔六〕傅介子。北平人。封義陽侯。元帝時。曾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七〕張騫。漢中人。

武帝朝。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八〕祭酒。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九〕而。汝也。〔一〇〕燕領。虎頭。謂貴相也。項下紫色曰燕領。頭大如虎曰虎頭。〔一一〕顯宗。明帝廟號。〔一二〕直與值通。傭作得錢曰直。〔一三〕蘭臺令。掌書奏之官。〔一四〕伊吾。匈奴呼衍王庭。在今新疆哈密縣。〔一五〕蒲類。西域國名。今巴里坤城。是其東部。城西

北有池曰蒲類海。在今新疆鎮西縣。〔一六〕鄯善。西域國名。即樓蘭國。在今新疆塔爾巴哈台縣。〔一七〕斬匈奴節。使名屋賴帶。副使名比離支。〔一八〕于寘。西域古國。即今新疆之和闐城也。〔一九〕莎車。西域國名。今新疆舊莎車府。〔二〇〕關馬。良馬也。黃色黑喙。〔二一〕龜茲。西域國名。即今新疆舊庫川州地。〔二二〕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二三〕疏勒。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疏勒縣。〔二四〕焉耆。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二五〕姑墨。西域國名。即今新疆拜城縣。〔二六〕肅宗。漢章帝廟號。〔二七〕尉頭。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烏什縣。〔二八〕建初。章帝年號。〔二九〕康居。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北部。至俄領中亞之地。〔三〇〕拘彌。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三一〕叵平。言遂平之也。〔三二〕月氏。西域國名。分大小月氏。在俄屬中亞細亞阿母河流域。為大月氏。在甘肅西境。為小月氏。〔三三〕烏孫。西域國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三四〕谷吉。長安人。官衛司馬。元帝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三五〕魏絳。春秋時。魏絳言和戎有五利。晉國無戎狄之患。〔三六〕鉛刀。以鉛為刀。言其鈍也。〔三七〕武帝時。西域三十六國。為漢藩屬。〔三八〕數。頻數也。〔三九〕蔥嶺。山名。亞州山脊。中國大山發脈處也。自新疆疏勒至蒲犁之西。皆蔥嶺正幹。其東入新疆者。曰崑崙山。曰天山。〔四〇〕敦煌。郡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四一〕溫宿。西域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縣。〔四二〕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四三〕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四四〕幢麾。儀仗旗幟之屬也。〔四五〕烏孫王昆莫死後。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故有大小昆彌之號。〔四六〕

三至之讖。春秋時有魯人與會參同者殺人。人連告會子母曰。會參殺人。母自信其子不至此。織自若。至第二人。又告以會參殺人。母懼。投杼踰牆而走。(一)損中。疏勒地名。(二)車師。西域國名。分前後二王。在今新疆吐魯番縣。及孚遠縣。(三)符拔。獸名。形似麟無角。(四)永元。和帝年號。(五)危須。西域國名。在今新疆焉耆縣。(六)尉犁。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尉犁縣北。(七)大人。指會長也。(八)厲度。涉也。(九)詩。深則厲。淺則揭。(十)因冬夏有雪。故名白山。後漢書竇固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十一)縣度。石山名。在今阿富汗東部。加非里斯坦地。其山以繩索相引而度。故名。(十二)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十三)禮記。狐死正邱首。仁也。(十四)註。邱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向此邱也。(十五)代。郡名。在趙北。(十六)韓詩。代馬依北風。(十七)齒殲。猶言齒盡。(十八)金銀指印之類。(十九)酒泉。郡名。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二十)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二十一)金夷。言為兵器所傷也。(二十二)齒索。亦謂齒盡。(二十三)句超。餘年。言乞超餘年也。(二十四)文王出游。見枯骨。使人葬之。諸侯聞而相謂曰。西伯嚳及枯骨。況生者乎。(二十五)魏文侯之師田子方。見君之棄老馬。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二十六)乞。猶幾也。(二十七)趙母。戰國時。趙括母也。懼括之敗。見請于公。得不坐罪。(二十八)衛姬。齊桓公姬也。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二十九)洛陽。漢置洛陽縣。故城在今縣東。(三十)賄。贈死之物。(三十一)永建。順帝年號。

### 後漢書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二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五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民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未。棄官還家。太守張超。二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

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一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sup>三</sup>。見兄邈<sup>三</sup>。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sup>四</sup>。豫州刺史孔<sup>五</sup>。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sup>六</sup>。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sup>七</sup>。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一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sup>八</sup>。適<sup>九</sup>。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sup>九</sup>。與大司馬劉虞<sup>二</sup>。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sup>三</sup>。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sup>三</sup>。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sup>三</sup>。祭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



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sup>二四</sup>。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sup>二五</sup>。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sup>二六</sup>。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遠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麤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sup>二七</sup>。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sup>二八</sup>。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sup>二九</sup>。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構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sup>三〇</sup>。去者克己<sup>三一</sup>。則僕抗季札<sup>三二</sup>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

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三四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三五。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三六。南史三七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四〇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四一。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四三。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四四。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四五。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四六。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

無事空與此禍。可先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sub>四七</sub>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

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縣之會。忿愾<sup>四八</sup>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註音〕 (一) 晏 迷寅切 (祭) 音詠 (饋) 支焉切

〔釋義〕 (一) 廣陵郡名。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二) 臧晏。射陽人。熹平中以平賊功。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

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晏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三) 熹平。靈帝年號。 (四) 會稽。縣名。即今浙江舊紹興府治。 (五) 句章。縣名。故城在今浙江慈谿縣界。 (六) 丹陽。郡名。故城在今江蘇江甯縣。 (七)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年幼才俊。故拜為童子郎。 (八) 魁梧。壯大貌。 (九) 邱。縣名。在今山東丘縣。 (一〇) 中平。靈帝年號。 (一一) 張超。鄭人。良後。字子並。有文才。靈帝時從朱雋討黃巾有功。 (一二) 陳留。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 (一三)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邈以正義責之。後與呂布共據衞州。為其下所害。 (一四) 劉岱。寵弟。方子。字公山。方官至山陽太守。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黃巾賊入兗州。岱擊之。戰死。 (一五) 佃。字公備。獻帝時人。 (一六) 酸棗。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 (一七) 至尊。謂天子。 (一八) 莫適。不能專主也。 (一九) 公孫瓚。令支人。字伯珪。中平中以討張純等有功。拜降虜校尉。常乘白馬。烏相憚之。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 (二〇) 劉虞。鄉人。字伯安。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咸感其德化。以事去官。後復拜幽州牧。討公孫瓚。兵敗被執。斬於薊市。 (二一) 河間。郡名。在今河北河間縣。 (二二) 黃巾。漢末亂黨名。靈帝時。鉅鹿張角。以邪說惑眾。至數十萬。皆著黃巾。起而為亂。時人謂之黃巾賊。後皇甫嵩討平之。 (二三) 祭。祭名。為壇城而祭。以除去凶災也。 (二四) 雍邱。地名。在今河南杞縣。 (二五) 方穆。言方和睦也。 (二六) 步武。步迹也。 (二七) 傾蓋。孔子之鄰。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見〔家語〕。 (二八) 擲矢。捉矢也。 (二九) 無以為悔。即內省不疚之意。 (三〇) 側席。言側席以待也。 (三一) 克己。責己也。 (三二) 季札。吳王餘昧卒。欲遵父壽夢遺命。傳位季札。季札逃去。 (三三) 張景明。袁紹使張景明等說韓馥。讓冀州與紹。 (三四) 呂奉先。即呂布。 (三五) 君子之違。違。奔亡也。〔左傳〕君子違不適仇國。 (三六) 崔杼弑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刳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見〔晏子〕。 (三七) 南史。齊有南史氏。春秋良史也。 (三八) 圖象。圖畫形象也。 (三九) 金城。言城堅如金也。 (四〇) 〔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注〕謂築室於中。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 (四一) 張揚。雲中人。飛燕。常山人。聚眾至百萬。號黑山賊。 (四二) 旅力。言眾力也。 (四三) 漢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四四) 綠林。山名。在今湖北當

陽縣西。(一)孔璋陳琳字也。(二)盟主指袁紹。(三)缺望期望也。(四)忿憤易怒而不能含忍之義。(五)左傳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三長史四。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五。粲徙長安六。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九。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三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一五。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一八。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sup>一九</sup>。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sup>二三</sup>。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sup>二四</sup>。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sup>二五</sup>。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

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  
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  
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  
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  
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  
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  
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  
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交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瑒。瑒子  
貞。咸以文學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  
個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  
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  
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 諸軍事封列侯。

〔註音〕(悅)音脫

〔釋義〕(一)山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二)三公。即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何進。東漢靈思皇后兄。謀誅宦官。呼董卓將兵入朝。被宦官張讓等所殺。(四)長史。官名。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五)西遷。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劫帝遷都長安。(六)長安。古都城也。在今長安縣西北。(七)倒屣。言急于迎賓也。(八)荊州。後漢十三部之一。領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武陵桂陽長沙七郡。(九)貌寢。言貌醜也。(一〇)通悅。言輕也。(一一)辟。徵召也。(一二)河北。大河以北也。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一三)雍容和貌。(一四)荆楚。古九州之一。今湖廣各地。(一五)西伯。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一六)儁傑。即俊傑。(一七)冀州。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一八)江漢。江水漢水也。(一九)覃思。廣思也。(二〇)建安。獻帝年號。(二一)汝南。郡名。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二二)東平。縣名。即今山東平縣。(二三)即就也。虞掌山澤之官。(二四)龍驤虎步。言威武也。(二五)為本初移書。本初。袁紹字。陳琳為袁紹作檄文討曹操。(二六)魏文帝為太子時。與諸文學飲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衆皆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而收楨。滅死輪作。(二七)元城。縣名。故城在今河北大名縣東。(二八)離其災。言遭其災也。(二九)箕山。堯時許由隱於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三〇)彬彬。文質備也。(三一)適。勁也。(三二)伯牙。春秋時善琴者。學於成連。與鍾子期善。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彈琴。痛世無知音也。(三三)〔禮記〕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孔子哭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之。故。使者曰。隨之矣。遂命覆醢。(三四)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三五)邯鄲。戰國趙都。今河北舊廣平府及河南舊彰德府之地。(三六)沛國。漢高祖起兵之地。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三七)宏農。郡名。(三八)河內。地名。河以北總謂之河內。(三九)咸熙。魏陳留王年號。(四〇)莊周。戰國蒙人。向老子之學。(四一)譙郡。故城在今安徽亳縣。(四二)景元。陳留王改年號曰景元。(四三)景初。明帝年號。(四四)下邳。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四五)濟陰。郡名。即今山東之定陶濮城武曹鉅野諸縣地。

##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



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sup>四</sup>。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sup>五</sup>崔州平。潁川<sup>六</sup>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sup>七</sup>。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sup>九</sup>。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sup>二</sup>。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sup>三</sup>北據漢沔<sup>一</sup>。利盡南海。東連吳會<sup>四</sup>。西通巴蜀<sup>五</sup>。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sup>六</sup>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sup>九</sup>。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sup>二</sup>閭弱。張魯<sup>三</sup>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sup>四</sup>。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sup>五</sup>。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sup>六</sup>。百姓孰敢不箝食

壺漿<sup>二七</sup>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  
 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  
 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  
 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sup>二八</sup>琦意感悟。陰規<sup>二九</sup>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  
 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  
 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  
 公。先主至於夏口。<sup>三二</sup>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sup>三三</sup>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  
 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蕘<sup>三四</sup>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  
 衡<sup>三五</sup>。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sup>三六</sup>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  
 從之名。而內懷猶豫<sup>三七</sup>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sup>三八</sup>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胃。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  
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  
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  
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  
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  
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  
食足兵。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  
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  
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

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五五。紹世而起五六。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五七。兢兢業業五八。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五九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六〇。以照明天下。君其勸六一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六二。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六三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六四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六五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二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六七。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六八。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六九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七三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七五。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七六。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七七。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七八。深入不毛七九。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

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建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

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四敵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一〇五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命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

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

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

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勸。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援求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



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

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縣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

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註音】(沔)音免(簞)音單(縞)音豪(諮)音資(諷)音縮(鉞)音越(獻)音銳(覈)何麥切

【釋義】(一)瑯琊。郡名。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二)太山。即太白山。(三)豫章。郡名。

即今江西南昌縣。(四)梁父吟。樂府楚調曲名。(五)博陵。縣名。在今河北蠡縣。(六)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七)新野。縣名。即今河南新野縣南。(八)屏人。屏退從人也。(九)蒙塵。指獻帝被董卓

劫徙長安。(二〇)欲信。即欲伸也。(二一)江東。長江以東之地曰江東。(二二)荊州。古九州之一。即今湖北江陵縣治。(二  
 三)漢沔。即漢水。其入江處謂之沔口。(二四)吳。吳郡。會稽也。(二五)巴郡。即今四川閬中縣。蜀郡。即今成都。(二六)益  
 州。州名。漢置。今四川省地。(二七)險塞。險要之地也。(二八)沃野。肥沃之田野也。(二九)天府。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  
 謂之天府。(三〇)劉璋。劉璋時為益州牧。(三一)閭弱。謂異懦而昧於事理也。(三二)張魯。張魯時據漢中之地。(三三)存  
 恤。謂存問撫恤也。(三四)劉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三五)宛。即今南陽縣。洛。即今洛陽縣。(三六)陝西。謂之秦川。(三  
 七)簞食壺漿。謂踴躍犒軍也。(三八)申生。重耳二人。皆晉獻公子。為夫人驪姬所譖。申生自縊而死。重耳出奔狄。因  
 得生全。後為文公。(三九)陰規。私謀也。(四〇)江夏。郡名。在今湖北雲夢縣東南。(四一)樊。樊城也。在今湖北襄陽北。(四  
 二)夏口。即今之漢口鎮。湖北縣名。(四三)柴桑。縣名。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四四)芟夷。刪除也。(四五)抗衡。謂相敵不  
 相下也。(四六)臣見君則北面。因謂臣于人者為北面。(四七)猶豫。猶獸名。如鹿。善登木。性多疑慮。忽聞有聲。恐人害  
 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故心不決者稱猶豫。(四八)田橫。秦人。本齊王田氏族。漢破齊。王廣。橫  
 自立為齊王。項羽敗。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中。高祖招之不至。欲舉兵加誅。橫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而自  
 殺。二客及其餘五百人。亦皆自殺。以不肯北面事漢也。(四九)勃然。變色貌。(五〇)長坂。地名。曹操追劉備。張飛拒操  
 於此。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五一)輕騎。輕裝迅疾之騎兵也。(五二)言強弩足以破堅。然至其力將盡。則雖薄如魯  
 縞。亦不能入。故以為氣衰力竭之喻。(五三)鼎足。鼎有三足。故凡成參立之勢者。皆曰鼎足。(五四)赤壁。山名。在湖北  
 嘉魚縣東北江濱。(五五)鄴。漢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境。(五六)零陵。漢縣名。在今湖南舊永州府治。(五七)桂陽。漢郡  
 名。在今湖南彬縣。(五八)長沙。今湖南省治。(五九)建安。獻帝年號。(六〇)葭萌。漢縣名。在今四川昭化縣東南五十里。  
 (六一)沂。同溯。逆流而上曰沂。泗。順流而下曰沂。游。(六二)吳漢。東漢宛人。勇鷲有智謀。佐光武中興。封廣平侯。(六三)  
 耿弇。東漢茂陵人。佐光武中興。其收上谷。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皆弇之策。以功封好畤侯。(六四)喁喁。眾人向慕  
 之義。(六五)苗族。即苗裔也。(六六)紹世。即繼世也。(六七)大統。天子之位也。(六八)兢兢業業。小心戒慎也。(六九)懼未能  
 緩。恐不能安之意。(七〇)重光。謂其德重明也。〔書〕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七一)勛。勉也。〔書〕勛哉夫子。(七二)假節。  
 持節也。(七三)章武。昭烈帝之年號。(七四)永安宮。今四川奉節縣東北臥龍山下。是其故址。(七五)建興。漢後主之年  
 號。(七六)漢中。漢郡名。即今陝西舊漢中府地。(七七)三分。時曹丕已篡漢。吳亦據東南。(七八)引喻失義。謂引喻淺近  
 之事。以失大義也。(七九)陟。黜陟也。罰。懲罰也。(八〇)郭攸之。費禕。官侍中。董允。官侍郎。(八一)桓帝。章帝會孫。靈帝。章  
 帝四世孫。二帝皆遠賢親佞。故閹宦弄權。五侯肆虐。(八二)尚書。指陳震。(八三)長史。指張裔。(八四)參軍。指蔣琬。(八五)  
 南陽郡名。今湖北襄陽縣地。(八六)指當陽敗後。而奉命求救於孫權。正危險艱難之際也。(八七)先主崩於永安宮

遺詔亮輔後主。(七)瀘水出牂牁江。一名苦水。渡瀘。指七擒孟獲事。獲據今之雲南。(七)不毛。不能種植之地。曰不毛。(八)不效。言無成效也。(九)沔陽。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沔縣。(一〇)斜谷。終南山之谷道。在今陝西郿縣西。(一一)郿。縣名。本周郿邑。在陝西舊鳳翔府府治東南。(一二)箕谷。地名。在今陝西褒城縣北。(一三)祁山。在甘肅西和縣西北。(一四)南安。郡名。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一五)天水。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一六)安定。郡名。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一七)街亭。地名。即街泉亭。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一八)恤事。言慮事也。(一九)督厥咎。言正其咎也。(二〇)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要道。(二一)陳倉。縣名。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二二)武都。漢郡名。故城在今甘肅縣西。(二三)陰平。漢縣名。爲北部都尉治。故城在今甘肅文縣西北。世稱陰平道。(二四)建威。地名。在今甘肅武都縣。(二五)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用以運糧。(二六)流馬。亦用以運糧。即今獨推者是。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二七)武功。漢縣名。在今陝西郿縣。(二八)五丈原。地名。在今陝西郿縣西南。即渭水南原也。(二九)渭濱。渭水名。濱。水際也。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三〇)相安。曰安堵。(三一)營壘。軍中所築之堡壘也。所以禦敵。(三二)定軍山。在陝西沔縣東南。(三三)景耀。後漢主之年號。(三四)南越。今廣東廣西地。(三五)龍驤虎視。謂志氣高遠也。(三六)不作。猶不等也。(三七)王子城父。齊惠公時大夫。長翟來。城父攻殺之。(三八)青龍。魏明帝年號。(三九)甘棠。詩篇名。召伯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政。愛其樹。因賦此詩。(四〇)丁寧。再三告語也。(四一)咎繇。即皋陶。(四二)泰始。晉武帝年號。(四三)重器。國中之寶器也。言瞻不能成材也。(四四)羽林。禁衛之名稱。漢武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四五)射聲校尉。漢官名。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四六)景谷。在四川昭化縣西北。(四七)縣竹。縣名。今四川德陽縣北。是其故城。(四八)咸熙。魏陳留王年號。(四九)延熙。漢後主年號。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槩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sub>二八</sub>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

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註音〕（綏）音蕤（於）讀如烏（摛）音痴

〔釋義〕（一）後漢陳留人。字伯喈。官至侍中。董卓辟之。遷尚書。卓被誅。被收。死獄中。（二）即郭泰。以舉有道。

故云郭有道。（三）太原地名。屬今山西。（四）界休。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介休縣。（五）太王少子。文王之父。（六）

廟序。一世為昭二世曰穆。（七）文王弟。封公。國號號。（八）謀也。（九）古文號字。（一〇）語見易乾卦。（一一）揉曲者曰

槩。正方者曰栝。（一二）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三）圖緯。占驗術數之書也。（一四）微妙之言。（一五）綏。纓飾也。（一六）同

影。（一七）衡門。橫木為門。謂卑陋也。（一八）言閉門授教也。（一九）去也。（二〇）美也。（二一）辟。徵召也。（二二）司徒。三公之位。

司徒掾。司徒之佐也。（二三）洪崖。仙人名。（二四）巢父。堯時隱士。居山中。不謀利祿。以樹為巢。寢其上。故名。（二五）許由。

亦隱士。與巢父同時。（二六）漢靈帝年號。（二七）景行。高尚之德行也。（二八）歎辭。（二九）遁玄。知玄妙之理也。（三〇）摛。拾

取也。（三一）揚子法言。摛我華而不食我實。（三二）仞。八尺也。子貢以夫子譬宮牆。其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三三）搢紳。指仕者。（三四）棲遲。游息也。（三五）泌丘。水上之丘。（三六）三事。三公也。（三七）言來召貢者委

棄辭之。（三毛）布也。

###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一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一七。司徒袁公一八。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一九。超補三事二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二一。東海陳公二二。每在哀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二四。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二五二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二六之精。苞靈曜二九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三〇。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三一。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三四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三五。資始三六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三八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三九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釋義〕 (一)穎川郡名。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 (二)元精。人身固有之精氣為元精。 (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謂之九德。 (四)恂恂。信實貌。 (五)彬彬。文質備也。 (六)用之則行其道。舍之則藏。 (七)徵許。伺察於人謂之徵。攻發人之陰私謂之許。 (八)不遷貳。即不遷怒不貳過。謂怒不遷於人。過不至於再也。 (九)辟。徵召也。 (一〇)三府。三公也。即太尉司徒司空。 (一一)聞喜。縣名。今屬山西河東道。 (一二)太邱。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一三)敦厚也。 (一四)澹然。無憂自得貌。 (一五)黜狎也。 (一六)懸車。懸其車以示不再出也。 (一七)何公。即何進。 (一八)袁公。即袁隗。 (一九)常伯。漢官儀。侍中號常伯。 (二〇)三事。謂三公。 (二一)飾巾。祇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也。 (二二)楊公。指楊賜。 (二三)陳公。指陳耽。 (二四)文仲。臧文仲也。 (二五)中平。靈帝之年號。 (二六)約儉也。 (二七)巖巖。山澤也。 (二八)猶言山川。 (二九)靈曜。言天也。 (三〇)〔左傳〕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慈且也。遺。留也。 (三一)言梁木壞。哲人萎也。語見禮記。 (三二)郁郁。文章盛貌。 (三三)見卷一洪範篇。 (三四)命世。言名世之人也。 (三五)作程。作為法則也。 (三六)資始。萬物初生日資始。 (三七)美也。 (三八)總麻。五服之一。二月而除。 (三九)种府君。种拂也。 (四〇)嘆辭。 (四一)大也。 (四二)昊穹。昊天也。 (四三)交交黃鳥。一句。見詩。暗喻仕亂世以哀之也。

###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

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sup>九</sup>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sup>二</sup>五教<sup>三</sup>。進作太尉。宣暢渾元<sup>二</sup>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sup>四</sup>。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士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sup>一五</sup>三禮<sup>一六</sup>。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sup>一六</sup>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邁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弊。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闔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sup>一七</sup>。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sup>一八</sup>晏駕。推建聖嗣<sup>一九</sup>。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sup>二〇</sup>。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sup>二一</sup>嬰兒其服。方叔克壯<sup>二二</sup>其猷。公曰<sup>二四</sup>。納於台屋<sup>二五</sup>。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sup>二六</sup>。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sup>二七</sup>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sup>二八</sup>。亮皇業於六王<sup>二九</sup>。嘉不績於九有<sup>三〇</sup>。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sup>三一</sup>。蹈明德以保身。

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sup>三二</sup>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sup>三三</sup>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sup>三四</sup>。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獻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sup>三五</sup>時序。五典<sup>三六</sup>克從。萬邦黎獻<sup>三七</sup>共惟時雍<sup>三八</sup>。勳烈既建。爵士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淪。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釋義〕 (一)華容。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二)嬌姓。舜之後。春秋時陳爲嬌姓。(三)胡子。武王長女。曰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於陳。故稱胡子。(四)考。謂胡廣父。按其父名貢。(五)純懿。純潔而賢良也。(六)交趾。唐堯時指五嶺南一帶地。漢置交趾郡。始專指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而言。(七)文武之未墜。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見論語。(八)樞機。言主要之事物也。(九)鞠推。訊囚也。謂鞠問以窮其究竟。(一〇)和均。關石。書關石和均。疏。關。通也。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一一)昭。明也。敷。布也。(一二)五教。明五倫之教也。(一三)渾元。渾。自然也。元。氣也。謂自然之氣。(一四)總己。謂總攝己職也。(一五)三禮。祭天。祭地。祭宗廟。謂之三禮。(一六)特進。漢官名。(一七)〔詩〕。變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喻以補君之過。(一八)成宗。桓帝之廟號。(一九)聖嗣。桓帝無嗣。推建解濟亭侯弘即位。爲靈帝。(二〇)定省。謂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也。(二一)老萊子。春秋楚人。孝行純篤。年七十。常著五綵衣。作嬰兒戲。以娛親心。(二二)方叔。周宣王賢臣。(二三)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來服。(二四)公旦。武王弟周公。名旦。(二五)納。納士也。臺屋。白屋也。(二六)德本。謂孝爲德之本。見孝經。(二七)上通。謂仕道達於時也。(二八)介社。大福之謂。(二九)六王。安帝。順帝。冲帝。質帝。桓帝。靈帝也。(三〇)九有。謂九州。(三一)遐紀。高年也。(三二)建甯。靈帝之年號。(三三)崧高。蒸民。皆詩之篇名也。(三四)琬琰。琬。圭。球。圭。卽勒石也。言銘琬琰者。取美名耳。(三五)百揆。總理國政曰百揆。(三六)五典。五常也。(三七)黎獻。謂黎民之賢也。(三八)雍。和也。

###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參入機衡。五踏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耋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

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曾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洽。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祉。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日昃。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釋義〕 (一)見前首註六。 (二)元子。長子也。 (三)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 (四)見前首註一六。 (五)九列。九卿之位也。〔漢書〕惜我九列。 (六)三事。謂大夫也。 (七)三辰。日月星也。 (八)柔嘉。〔詩〕柔嘉維則。言柔和而美善。可以爲法則。

###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未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絃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

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sup>三</sup>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sup>四</sup>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sup>五</sup>溝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饜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sup>五</sup>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鳩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細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禎。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釋義】

(一)今陝西舊同州府。

(二)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

(三)謂帝王之母黨妻黨也。漢有外戚之禍。

(四)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五)三戒。《論語》君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  
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  
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  
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咎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  
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  
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尙書於禁中。  
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  
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  
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  
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  
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  
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  
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  
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

尤執忠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sup>三二</sup>。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sup>三三</sup>。爲邑河渭<sup>三四</sup>。袞冕<sup>三五</sup>。絃珽<sup>三六</sup>。以佐天子。祗事三靈<sup>三六</sup>。不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sup>三七</sup>懿聲。

【釋義】 (一)華陰縣名。見前首註一。 (二)楊侯。周宣王少子。名尚父。其後氏焉。 (三)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以功封赤泉侯。高指高祖。 (四)丞相。謂楊敞。宣指宣帝也。 (五)祖司徒。祖楊震。官司徒。 (六)考太尉。父楊秉。官太尉。 (七)蹟。同迹。 (八)勛。功也。 (九)崇軌。言重正軌也。 (一〇)喻遵祖父法則也。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一一)維。應作雖。 (一二)陳倉。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 (一三)公車。漢官署名。由公家以車遞送應召之人。故名。 (一四)靈帝受學時。詔選通尚書桓君章句。素有重名者。時楊賜爲三公所舉。侍講於華光殿。遷少府光祿勳。 (一五)揆。理也。 (一六)庶尹。言衆官之長。 (一七)闐闐。喻宮門也。 (一八)不忒。不差也。 (一九)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 (二〇)和洽。 (二一)三光。日月星爲三光。 (二二)易保合太和。言陰陽會合。得沖和之氣而交破也。 (二三)三階。上中下三臺也。 (二四)特進。漢官名。 (二五)瑰才。奇才也。 (二六)下流。指人所處地位之高下而言。非今所謂無賴之下流也。 (二七)勳績。即功績。 (二八)謂天錫以純全之福也。 (二九)柔嘉。見前首註八。 (三〇)三業。佛家語。以身口意爲三業。 (三一)在服。在職也。 (三二)棟鼎。喻三公之位也。 (三三)履祚。福祿也。 (三四)河渭。楊賜封臨晉侯。其邑在河渭之間。今陝西大荔縣。 (三五)絃珽。絃。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珽。玉笏也。 (三六)三靈。天地人之神祇也。 (三七)式昭。用昭也。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一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北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



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邁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釋義〕 (一)益州。州名。漢置。今四川省地。後漢益州刺史治雒。今四川廣漢縣。 (二)陽。南面也。 (三)則。法也。 (四)翼翼。謹慎貌。 (五)棊。輔也。

###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一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

廢。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為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汚。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迕。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釋義】 (一)陳留。縣名。在今河南舊開封府。 (二)陶唐氏之後。范氏出於祁姓。帝堯裔孫劉累後裔。 (三)周

杜伯之子濕叔奔晉。官士師。其會孫士會。食采於范。其後氏焉。 (四)南陽。地名。春秋晉地。即今河南沁陽縣。 (五)

成安。縣名。屬直隸大名道。 (六)延熹。東漢桓帝年號。 (七)易經。 (八)服闋。言除喪服也。 (九)弼之。輔正之也。 (一〇)

屢空貧乏也。(二)檢括檢點之意。(三)今河南開封等地。(四)外黃。濮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五)誕。誕生也。(六)個。也。(七)涅。染以黑物也。(八)得行其道則思盡忠。(九)其道不行則固藏之。(一〇)史鮑春秋衛大夫名鮑。世以直稱。(一一)不恡。猶不鄙也。

###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巖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釋義】(一)盛德也。(二)美行也。(三)毀齒也。自乳齒變為永久齒。謂之齒。(四)舉一隅而三反。

###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

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畔。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嘍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鞞長平。鑿廣濟。掀斬春。撤蘄水。撥

黃岡筵漢陽行趾四五。四六。汧四八。漢川四九。還大膊五〇。蘄水界中五一。披安三縣五二。拔其州五三。斬僞刺史五四。標

光之北山五三。踏隨光化五五。搯其州五六。十抽一推五七。救兵州東北五八。屬鄉五九。還開軍受降六〇。大

小之戰六一。三十有二六二。取五州六三。十九縣六四。民老幼婦女六五。不驚六六。市賈不變六七。田之果穀六八。

下無一跡六九。加銀青光祿大夫七〇。工部尙書七一。改戶部七二。再換節七三。臨荆及襄七四。真食三

百七五。王之在兵七六。天子西巡於梁七七。希烈北取汴七八。鄭東略宋七九。圍陳西取汝八〇。薄東都八一。

王坐南方八二。北向落其角距八三。賊死咋八四。不能入寸尺八五。亡將卒十萬八六。盡輸其南州八七。

王始政於溫八八。終政於襄八九。恆平物估九〇。賤斂貴出九一。民用有經九二。一吏軌民九三。使令家

聽戶視九四。姦宄九五。無所宿九六。府中不聞急步疾呼九七。治民用兵九八。各有條次九九。世傳為法一〇〇。

任馬彝將一〇一。慎將一〇二。鏐將一〇三。潛偕盡其力能一〇四。薨贈右僕射一〇五。元和初一〇六。以子道古在朝一〇七。

更贈太子太師一〇八。道古進士司門郎一〇九。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一一〇。兼御史中丞一一一。

以節督黔中一一二。朝京師一一三。改命觀察鄂岳一一四。蘄沔安黃一一五。提其師以伐蔡一一六。且行泣曰一一七。

先王討蔡一一八。實取沔蘄安黃一一九。寄惠未亡一二〇。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一二一。而四州適在一二二。

吾封庶其有集一二三。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一二四。吾昆弟在一二五。而墓碑不刻一二六。無文一二七。其實

有待一二八。子無用辭一二九。乃序而詩之一三〇。辭曰一三一。

太支十三一三七。曹於弟季一三八。或亡或微一三九。曹始就事一四〇。曹之祖王一四一。畏塞絕遷一四二。零王黎公一四三。

不聞僅存一四四。子父易封一四五。三王守名一四六。延延百載一四七。以有成王一四八。成王之作一四九。一自其躬一五〇。

文被明章一五一。武薦峻功一五二。蘇枯弱彊一五三。艱其姦娼一五四。以報於宗一五五。以昭於王一五六。王亦有子一五七。

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此(以)音又(膊)音博(璿)音沓(宄)音軌(巖)音懇  
【註音】(剗)音枯(拮)音后切(媚)音冒(蹕)音單(邊)音誤(嘖)楚快切(剗)烏丸切(鑿)音潑(毗)音

【釋義】(一)安祿山之亂。(二)主陂池水利。(三)子臬之父哉。於開元二十一年卒。(四)肅宗年號。(五)今

浙江永嘉縣。(六)困也。枯也。(七)擊也。(八)寶應元年。袁晁反台州。(九)衡州。今湖南衡陽縣。(一〇)時辛京杲為

湖南觀察使。(一一)噎。結塞也。媚。忌嫉也。(一二)今廣東潮安縣。(一三)字公南。鳳翔天興人。(一四)今湖南道縣。(一五)行

之舒也。(一六)姓王。湖南牙將。辛京杲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遂反。(一七)今湖南武岡縣。(一八)唐荊州。治

今湖北江陵縣。領縣八。(一九)黔州。治今四川彭水縣。領縣六。(二〇)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縣。領縣七。(二一)桂州。治今

廣西桂林縣。領縣十一。(二二)狐性多疑。鼠性畏怯。(二三)走也。(二四)京兆長安人。德宗建中二年。詔加崇義同平章

事。遣御史張著賣手詔徵之。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二五)燕州遼西人。建

中三年反。(二六)在江州集將佐。選閱其才。(二七)搏力。秦兵法。(二八)勾卒。越兵法。(二九)秦姓。(三〇)敗則誅及其曹。獲

則分界其任。(三一)遇也。(三二)大戰也。(三三)在黃梅縣西南。(三四)削也。(三五)蘄州領有蘄春黃梅廣濟蘄水四縣。(三

六)奕也。此作馴服解。(三七)故城在今河南西華縣東南。(三八)斬伐也。(三九)今湖北廣濟縣。(四〇)翠也。(四一)今湖北

蘄春縣。(四二)擊也。(四三)今湖北蘄水縣。(四四)拾也。(四五)今湖北黃岡縣。(四六)舉也。(四七)今湖北漢陽縣。(四八)蹈也。  
(四九)漢川城。在今湖北漢陽城。(五〇)磔也。(五一)指安州之三縣。唐安州治領六縣。今湖北安陸縣。(五二)旗也。(五三)  
光。唐光州。治今河南潢川縣。領定城。光山。仙屋。殷城。固始。五縣。北山。或即光山縣。(五四)食也。(五五)今湖北隨縣地。  
唐隨山。治領隨。光化。棗陽。唐城四縣。(五六)同攬。手動也。(五七)唐令民二十成丁為推。此言十推中而抽其一為兵。  
(五八)蘄。黃。安。沔。隨。(五九)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隨四縣。沔二縣。(六〇)貞元元年。身為荆南節度使。三年。為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一)官實任曰真。臬遷荆南節度使。賜實戶三百戶。(六二)唐梁州。治今陝西南鄭縣。興元二  
年。車駕幸梁州。(六三)唐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六四)唐鄭縣。治今河南鄭縣。(六五)唐宋  
州。治今河南商邱縣。(六六)唐陳州。治今河南淮陽縣。(六七)唐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六八)大。聲。(六九)扶風人。時掌  
幕府。(七〇)姓伊。字寡梅。兗州人。(七一)姓王。字昆吾。太原人。(七二)即李伯潛。(七三)憲宗年號。(七四)唐利州。治今四川  
廣元縣。(七五)隨州。見上。(七六)唐州。治今河南北源縣。(七七)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州。(七八)即黔州。(七九)唐鄂州。治今  
湖北武昌縣。(八〇)岳州。治今湖南岳陽縣。(八一)蘄州。治今湖北蘄春縣。(八二)沔州。治今湖北漢陽縣。(八三)安州。見  
前。(八四)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八五)蔡州。今河南汝陽縣。伐蔡指討吳元濟。(八六)臬生有二子。象古。復古。道古。(八

七 太宗子十四人。高宗。恒山王承乾。楚王寬。吳王恪。濮王泰。庶人祐。蜀王愔。蔣王暉。越王貞。紀王慎。江王嘉。代王簡。趙王福。曹王明。(八)零陵王俊。黎國公傑。並爲武后所殺。(九)指胤與備。中宗神龍時以傑子胤嗣。後詔以備易胤。備卒。玄宗時復封胤。(一〇)備胤。戰。(一一)嚙也。(一二)形容子孫之盛大也。

###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搢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

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註音〕（玠）音彬（劇）固衛切（鉢）音術（搯）音叨（撥）音薩（闕）音文（猗）同依

〔釋義〕（一）今陝西南鄭縣。（二）姓鄭。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九年二月為興元尹。（三）今江蘇崑山縣。

（四）割也。（五）刺也。（六）取出也。（七）掃除也。（八）猶汲汲也。（九）謂其母也。（一〇）今江蘇溧陽縣。（一一）元和元年十一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薦郊於餘慶。以為判官。（一二）今河南閿鄉縣。（一三）烏江人。字文昌。第進士。韓愈薦為國子博士。當時名士皆與之游。而愈尤賢重之。（一四）字幾道。（一五）依傍也。（一六）自輕也。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sup>五</sup>。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sup>六</sup>。

【註音】(從)同縱(剽)匹妙切(躅)廚玉切

【釋義】(一)屬戶部。掌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魏始置。唐因之。

(二)治今四川綿陽縣。

(三)治今山西新絳

縣。(四)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上第。擢左補闕。累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右僕射。元和。和中。宗師舉軍謀宏遠科。(五)竊前人之詩文以爲己作也。(六)跡也。

###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

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日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

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註音〕(一)閩音聞(貳)同視(俛)汀上聲

〔釋義〕(一)辰。扭轉也。契。枝節也。謂名節可以扭轉枝節而致之也。(二)指憲宗也。(三)教化科。體用科。從政科。將帥科。(四)名惟簡。(五)擲垢爬痒。謂除去各種積弊也。(六)今河南閩鄉縣。(七)字廣津。太原人。文宗時相。(八)字古風。洛陽人。(九)刑部。(一〇)今江西武寧縣。(一一)字玄覽。上谷人。隱於廬山。自號華陽居士。(一二)支也。(一三)門也。(一四)謂有相須之才。而與時不合也。(一五)謂銜不遇之恨。而不能遣去也。

###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

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sup>\*</sup>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或收瘞<sup>三</sup>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sup>四</sup>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諸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sup>五</sup>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sup>六</sup>雄黃<sup>七</sup>。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予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sup>八</sup>以行。子揭揭<sup>九</sup>也。噎<sup>一〇</sup>暗<sup>\*</sup>以爲生。子獨割<sup>一二</sup>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咄<sup>一二</sup>也。

【註音】(轆)音歷(餒)音委(鴟)稱脂切(暗)音音(割)讀子(咄)當割切

【釋義】(一)名僧孺。字思黯。鶻狐人。(二)長慶元年。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不殺徹。置之於薊門館內。(三)葬也。(四)名總。字會元。扶風人。(五)同輿。(六)產銅鑛中。大塊中空有水者。良。治眼疾。一名楊梅青。(七)卽三硫化砷。亦名石黃。其明徹如雞冠者佳。謂之雄精。(八)羨慕瞻顧之謂。(九)高舉也。(一〇)猶沉默也。(一一)言與人不同也。(一二)相呵也。

###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傲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由環

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疇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擗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嗷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

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文  
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  
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  
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一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  
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  
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  
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  
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  
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  
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  
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  
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

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獬將得其人。眾乃一悒\*三六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

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三七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

河流兩壩\*三八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嘖呻。

與其睨眄\*三九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

常山幽都四一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四二公讓太宰。養安蒲坂。

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

刻文此碑。以鵠厥慶。

【註音】(俚)同侃(啗)徒監切(薦)音蒿(捕)同翦(駭)同駭(鄭)音孚(纈)音絮(翻)音制(悒)同憇(磔)音摘(壩)奴亂切(睨眄)音脂縣

【釋義】(一)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二)秦置潁川郡。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漢因之。治陽翟故韓都也。

即今河南禹縣治。(三)今河南太康縣。(四)許州。治今河南許昌縣。(五)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官至司徒。(六)德

宗年號。(七)亳州。治今安徽亳縣。(八)潁州。治今安徽阜陽縣。(九)剛直也。(一〇)宋州南城將也。(一一)懷州武涉

人。正臣之子。貞元十五年九月卒。弘時以兵馬使為眾所推。代為宣武節度使。(一二)陝州安邑人。(一三)幽州路人。

(一四)以利誘人。(一五)猶言如壽者之為苗去莠。擲者之為髮去垢。(一六)謹嗽喧嘩嘈雜也。(一七)納子。(一八)即曹州。

今山東曹縣西北。(一九)義成軍治滑州。今河南滑縣。故曰滑帥。(二〇)本名興。字安道。縣名弘正。元和七年八月。魏

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幼弱。時興為兵馬使。晨入府。士卒請為留後。十月。詔以興為節度使。(二一)師古異母



弟。(三)謂興不請爲留後。坐待詔命。(四)時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五)少陽子。元和十年正月反。十二年十月。被李愬所禽。(六)元和十年九月。弘都統淮西諸軍。(七)今河南考城縣。(八)平盧自李正己後。兼領兗鄆諸州。故稱鄆部。(九)細綾也。(一〇)繫繒染爲文也。(一一)穆宗也。(一二)穆宗年號。(一三)今陝西咸寧縣。(一四)充本名權。爲右金吾衛將軍。代公武鎮渭北。(一五)唐蒲州。今山西永濟縣。(一六)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充入汴州。詔加檢校司空。(一七)狂犬也。(一八)即憲宗。德宗之孫也。(一九)江河漫地。(二〇)目邪視也。(二一)常山。恒州也。指成德軍。(二二)幽都。幽州也。指盧龍軍。(二三)天子居喪。曰宅憂。(二四)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

###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載。邕管奏尹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sup>七</sup>。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

經吏與諸生之有<sup>一</sup>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sup>二</sup>刺史。民歲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sup>三</sup>。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一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惟其頽頽<sup>四</sup>。以世厥聲。

〔註音〕(鄒)音荀(據)緣去聲(獸)昌悅切音啜(澧)音禮(頽)音航

〔釋義〕(一)今河北河間縣。(二)今河南陳留縣。(三)今河南陳留縣。(四)李方叔自號西河山人。元和中以工畫山水人物名。(五)邕管指經略使路恕。邕今廣西邕寧縣。(六)不安貌。(七)飲也。(八)不當言而言也。(九)今陝西三原縣。(一〇)不屈服。(一一)治今江西贛縣。(一二)治今湖南澧縣。(一三)言當守法也。(一四)自高之貌。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

褚遂良<sup>四</sup>韓瑗<sup>五</sup>俱得罪武后<sup>六</sup>。死高宗朝<sup>七</sup>。皇考諱鎮<sup>八</sup>。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sup>九</sup>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sup>三</sup>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sup>三</sup>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sup>四</sup>。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sup>五</sup>。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sup>七</sup>。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sup>八</sup>。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

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音〕(瑗)音怨(薪)土減切(諱)音調(質)音致

〔釋義〕(一)字更與。河東解人。仕周。(二)郡名。今山東定陶縣。(三)字子邵。貞觀中為吏部尚書。貶愛州刺史。構通宮掖。謀行鳩毒。罪大逆。被誅且沒家。(四)字登善。錢塘人。貞觀時為諫議大夫。高宗將立武后。力諫。被貶愛州刺史。以憂卒。(五)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途良。貶振州刺史。(六)名墨。初為昭儀。高宗立為后。(七)名治。太宗第九子。(八)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終侍御史。(九)高峻貌。(一〇)議論層出也。(一一)今陝西藍田縣。(一二)名誦。德宗子。(一三)指王叔文。叔文得政。引子厚。叔文敗。同黨貶謫。(一四)今廣西馬平縣。元和十年三月。以宗元為柳州刺史。(一五)齊等也。均也。(一六)今河北定縣。(一七)名禹錫。為蘇州刺史。以附王叔文被貶。(一八)今貴州遵義縣。(一九)指御史中丞裴度。為夢得事上奏。(二〇)治今廣東連縣。(二一)和集貌。(二二)今陝西咸甯縣。(二三)絳州稷山人。絳州。今山西新絳縣等地。(二四)槩同概。節槩。風節也。(二五)州名。今河北涿縣。

###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贈縉

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sup>一五</sup>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sup>一六</sup>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惟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sup>一七</sup>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註音】(總)疾陵切(歔歔)音虛希(隋)祖稽切

【釋義】(一)唐華州華陰縣。會隸虢州。虢州亦曰弘農郡。即今陝西華陰縣。(二)今河北安國縣。(三)左金

吾衛大將軍。正三品。(四)掌宮中京城巡警道路水草之宜。員外。額外之員。(五)勳官之最尊者。(六)肅宗年號。

(七)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八)宋州刺史劉展在揚州反。田神功生擒之。(九)代宗年號。(一〇)大曆八年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遺表稱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詔以勉爲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滑州。今河南滑縣。(一一)德宗年號。(一二)李希烈。建中二年十二月。自稱天下都元帥。陷汝州。汴及滑州。(一三)德宗年號。(一四)宋毫節度使劉洽。滑州匡城人。大破希烈。(一五)唐屬河北道。治信都。古九州之一。(一六)名諶。德宗之子。(一七)與蹟同。登也。(一八)在開封城東南。其上流爲汴河。(一九)物感興作之貌。

###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隆封於權<sup>二</sup>。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sup>四</sup>。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sup>九</sup>大都督長史。焯<sup>\*</sup>有聲烈。平涼會孫諱<sup>一〇</sup>。任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sup>一二</sup>。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sup>一三</sup>。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sup>一四</sup>。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sup>一五</sup>。與陽城<sup>一六</sup>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辭謝。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二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泮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三三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旣貫\*三三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無。費不侍餘。\*二四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



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某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仇。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註音〕(焯)音灼(倕)音垂(綴)音掇(痾)音通(頓)音狄(貴)音世(侍)音雉(璩)音渠

〔釋義〕(一)小乙之子。殷之復興主也。(二)國在今湖北鍾祥縣西。(三)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四)

郡名。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五)見卷二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釋義。(六)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薛讚。俱爲

符堅謀臣。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邱公。堅欲伐晉。翼力諫不從。(七)自翼至文。誕凡六世。翼子宣。喪事姚秦

爲黃門侍郎。(八)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九)治今湖北江陵縣。(一〇)官至羽林軍參軍。成都尉。無待子。文誕生

匡城令崇本。崇本生無待。(一一)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工文辭。肅宗時。擢知制誥。數陳時政得失。終祕

書少監。(一二)倕子。字士絲。天寶末。在安祿山幕府。後祿山叛。詐死。奉其母南去。代宗時。徵皋爲起居舍人。以疾辭。

復以著作郎召。並不就。卒諡貞孝。(一三)元和十一年冬。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二年秋。以

病乞還。卒于道。(一四)平上去入。(一五)貞元八年。裴延齡以巧倖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一六)字亢

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召爲諫議大夫。嘗上疏留陸贄。帝欲相裴延齡。又哭於廷。力沮之。(一七)借笑樂爲匡正也。

(一八)元和八年秋。德輿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一九)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

中。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爲三十卷。(二〇)驛名。今陝西洋縣。(二一)痛也。(二二)字允言。河南洛陽

人。元和七年。頓爲司空同平章事。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頓使其子敏重賂正言。求出鎮於外。

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頓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頓左

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二三)寬其罪也。(二四)具也。(二五)字大圭。德輿之長子也。(二六)符堅嘗遊東苑。與僧

鑽安同車。翼諫曰。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二七)吏、戶、禮、兵、刑、工也。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媚好靜秀。瑤環瑜珥五\*。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註音】(姆)音茂(珥)而至切(茁)音札

【釋義】(一)名燧。字洵美。德宗時大將。(二)燧之子。(三)愈兄弁與北平王有故。(四)悼也。(五)瑤環瑜珥。

言美好如玉也。

韓愈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一三。茲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一四。三弟一五。常羣庠一六。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明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

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sup>一九</sup>。令為登州<sup>二〇</sup>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sup>三三</sup>閔腹子。夏以再家竇<sup>三三</sup>為氏。聖愕旋河犢<sup>二四</sup>引比。相嬰撥漢納孔<sup>二五</sup>軌。後去觀津<sup>二六</sup>而家平陵<sup>二七</sup>。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註音】(一)響(二)同輿

【釋義】(一)唐為山南道扶州。今甘肅文縣。(二)字遺直。(三)溧水在江蘇溧陽縣。亦作陵水。(四)今山西

晉城縣。(五)今河南偃師縣。(六)墓域也。(七)待也。(八)字公頤。滄州東光人。(九)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於

貞元二十年六月。(一〇)見前。(一一)貞元二年。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巡官。(一二)元和五年。河南

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判官。(一三)謹也。善也。(一四)恂恂。信實之貌。(一五)愷悌。言樂易也。(一六)字中行。(一

七)字丹列。元和二年。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己為御史中丞。三年。貶黔中觀察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一八)庠

字胃卿。貞元二十一年。韓皋鎮武昌。庠為推官。皋鎮浙西。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一九)今陝西蒲城縣。(二〇)今

山東蓬萊縣。(二一)字友封。元和十四年。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二二)左哀元年。昔有過燒。滅夏后

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二三)后緡生少康。少康生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為竇氏。(二四)史記。孔

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二五)竇太后從

兄子嬰。相武帝。帝太后好黃老。而嬰推重儒術。此即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也。(二六)故趙地。在今

河北武邑縣東南。(二七)一在山東歷城縣東。一在陝西咸陽縣西北。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擣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蠻。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註音】(胚)鋪灰切(搗)音乳(激)音激(蟹)音但(獠)音老

【釋義】(一)婦孕一月為胚。二月為胎。(二)染也。(三)岐州也。今陝西鳳翔縣。(四)今陝西大荔縣。(五)今

陝西澄城縣。唐屬同州。(六)建中元年。分晏使嶺南。(七)字胤叔。河東聞喜人。貞元三年。為湖南觀察使。(八)今

湖北江陵縣。(九)聲名感也。(一〇)疾也。(一一)越州山陰人。(一二)今廣西容縣。(一三)蟹戶也。南蠻之一種。亦稱龍戶。

在閩粵沿海以舟楫為家。以漁為業。自唐以來。計戶輸稅。清初始准與齊民同列甲戶。然仍視為賤族。民國申令

開放。與國民一律平等。(一四)今廣西桂林縣。(一五)啓在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授啓。既而憲宗自

遣中使李建章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云。先已得詔。使者請視。並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啓自陳

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貶啓為虔州長史。(一六)西南夷。嶺表巖峒之蠻。謂即古之山越。雲南省亦有之。

###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

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

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

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外郎。副其度支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

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

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

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

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闕。佐二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璞絕瑕譎。

甲子一終反玄宅。

【註音】(鄂)音戶(儻)贊上聲

【釋義】(一)今河南滎陽縣。(二)魏初爲拓跋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三)名偉。字子直。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四)今山西霍縣。唐屬晉州。(五)今四川彭縣。唐屬彭州。(六)今湖北崇陽縣。唐屬鄂州。(七)今陝西鄂縣。

(八)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九)均被召爲左僕射。(一〇)今湖北襄陽縣。(一一)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一二)今湖北

沔陽縣。(一三)今浙江衢縣。(一四)今河南鄭縣。(一五)翕翕合也。(一六)崖岸斬絕。決絕也。(一七)謂進士及書判拔萃。

(一八)謂鄂岳江陵襄府。

### 韓愈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

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巧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



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日。張下。民無不怵。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暎<sup>\*</sup>。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尙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sup>\*</sup>。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尙書刑部員外郎。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註音】（發）音務（權）古岳切（暎）古限切（洄）音回

【釋義】（一）今四川奉節縣。（二）治今湖北宜昌縣。（三）治今安徽合肥縣。（四）治今浙江金華縣。（五）權。征稅法也。如專賣之類。權酒謂禁民醱釀。獨開置設權以獨取利也。（六）謂編入人口冊之人。（七）名放。河中寶鼎人。長慶三年。代仲舒鎮江西。（八）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欲相裴延齡。公與延齡極論其奸。（九）友人楊憑。尹京兆。被御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公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

### 韓愈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誦。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

二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中曲環四招起之。爲環檄李納五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六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七戰白塔八。救寧陵襄邑九。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三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三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四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一五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尙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日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

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註音〕(檄)刑狄切(邠)音彬

〔釋義〕(一)治今山西朔縣。(二)太原。唐府名。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治晉陽。今太原縣。(三)楊惠琳也。(四)陝州安邑人。大曆中數破州吐蕃。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五)唐德宗二年秋。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六)恆。指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指魏博節度使田悅。(七)治今山東濮縣。爲淄青節度使領地。李納攻徐州。環與劉玄佐將兵救之。敗其衆。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郭。(八)今河北天津縣境地。(九)二縣名。唐時皆屬宋州。襄邑。即今睢縣。與寧陵並屬河南。(一〇)德宗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擒崇暉於州西。(一一)貞元二年七月。以曲環爲陳許節度使。(一二)貞元十四年秋。少誠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況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一三)說或作況。時況以刺史知留後。少誠引兵薄城。況懼欲遁去。昌裔止之。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鑿城出擊。大破之。(一四)兵馬使安國寧。意欲翻城應賊。昌裔覺。以計斬之。並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一五)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與淮兵戰於澗水之南。大潰。

### 韓愈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

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sub>二</sub>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sub>三</sub>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sub>四</sub>。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sub>\*</sub>。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sub>五</sub>。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

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sub>六</sub>。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sub>七</sub>。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sub>七</sub>。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註音〕(懃)音堪(信)同伸(祀)音起(幾)音達

〔釋義〕(一)貞元二十年。從史爲昭義節度使。寢恣不道。奪部將妻。

(二)李吉甫也。時爲淮南節度使。治揚

州。(三)字景夫。鄆州東平人。

(四)郡名。今安南順化等處。

(五)時李長榮爲昭義節度使。

著。(七)字方舉。仕至京兆尹。

###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

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釋義】 (一)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止為石氏。 (二)字构直。 (三)廬坦是也。字保衡。

洛陽人。 (四)薛萃是也。河中寶鼎人。 (五)元和五年四月。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供為府參軍。 (六)字士安。曹州

南華人。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殮之三日。友之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

寘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註音〕（殮）吏驗切音斂

〔釋義〕（一）今甘肅隴西縣。

（二）郡名。今河北定縣。

（三）博陵人。字從周。磊落有大志。通兵略。初佐呂元膺

守東都。又爲田弘正魏博節度副使。多所籌略。長慶中。歷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後改刑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卒。

###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句卒。其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媿。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

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  
\*<sub>二三</sub>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sub>二三</sub>先生  
墓耶。

【註音】（歸）去聲同饋（媿）敕略切（鄮）音茂（肫）株倫切

【釋義】（一）狀其駸貼也。（二）後魏於四門建學。置四門博士。蓋古者天子設四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遠。  
故置於四門也。歷代因之。（三）今江西宜春縣。（四）豪州。即濠州。今安徽鳳陽縣等地。定遠。縣名。今仍其故名。（  
五）唐明州。治鄞縣。即今浙江鄞縣。（六）魯之大夫。（七）施之常。字子恆。仲尼弟子。（八）施讎。字長卿。沛人。宣帝時  
為博士。（九）漢順帝陽嘉二年為太尉。（一〇）即朱然。字義封。本姓施。官拜左大司馬。右軍師。（一一）朱然之子也。字  
公續。按續恐續之誤。（一二）誠懇貌。（一三）「禮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  
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  
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sub>二三</sub>。  
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  
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  
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  
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  
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註音〕(蘄)音祈

〔釋義〕(一)張圓佐韓弘。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使人殺之。按誌不明言。爲韓弘諱也。(二)消滅也。(三)韓弘也。(四)今山西永濟縣。(五)今縣屬山西。(六)今山西蒲縣。(七)河東道之從事也。(八)在今湖北蘄春縣西北。

###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

式。天資仁恕。左右<sup>六\*</sup>媵侍<sup>五</sup>。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sup>六\*</sup>。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註音】(媵)音襖(媵)音孕(懌)夷益切

【釋義】(一)唐城父縣。屬亳州。今安徽亳縣。(二)今江西廬陵縣。(三)馬燧也。字洵美。拜司徒侍中。薨。謚莊

武。(四)名暢。元和五年卒。(五)從嫁之婢女。(六)悅也。(七)言不待父母之戒而善也。介。善也。(八)舅姑也。(九)感酒器也。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曾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

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四\*於王。或貳五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六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七\*。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註音】(毗)頻脂切(煢)音瓊(劭)時昭切

【釋義】(一)今山西陽曲縣南部地。(二)治今河南南臨汝縣。

(三)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南二十里。(四)輔也。

(五)副也。(六)孤獨貌。(七)美也。(八)多也。

### 韓愈女壻壙銘

女壻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壻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八\*易棺衾。歸女壻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壻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註音〕(孽)女居切(惠)同慧(撼)合上聲(姆)音茂

〔釋義〕(一)南蘭陵人。姓蕭。名衍。字叔達。纂齊而自立。崇信佛教。二度捨身同泰寺。侯景反。攻陷臺城。帝餓死。在位四十八年。(二)明初爲商縣地。後析置商南縣於層峯驛。在今縣南。尋徙今治。屬陝西商州。清因之。今屬陝西漢中道。

###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sub>二</sub>居原州<sub>三</sub>。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二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sub>四</sub>司馬。崔圓<sub>五</sub>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sub>六</sub>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sub>七</sub>。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

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  
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  
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  
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  
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  
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  
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  
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  
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  
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  
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  
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  
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  
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

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一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人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六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九。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二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三刺史宣武軍節度三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三來。多兵事。劉

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淩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郛。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官。請垂編錄。謹狀。

【註音】(可)音克(泚)此禮切(比)音避(郛)音孚(蒂)音帝(闐)音田(解)音蟹

【釋義】(一)河中府虞鄉縣。唐屬河東道。即今山西河東虞鄉縣。(二)即肅宗。名亨。至德元年十月。肅宗自

靈武幸彭原。董公上書行在。(三)原州卽彭原。在今甘肅甯縣。(四)在今山西汾陽縣。(五)字有裕。武城人。時爲



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六)謂代宗。(七)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德宗養女崇徽公主於回紇。回紇稱其君曰可汗。君之妻曰可敦。(八)謂德宗。(九)皇帝喪曰大行。(一〇)華州唐屬關內道。領縣四。治鄭。今陝西華縣。(一一)在今陝西潼關縣。後漢建安中建。西薄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為要地。(一二)泚。幽州昌平人。代宗時為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衆。尋以弟滔留鎮。而自請入朝。建中四年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過京。軍亂。時泚為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之為主。稱帝。國號大秦。國德宗於奉天。尋更號漢。改元天皇。興元元年六月。李晟復京師。泚亡走。為其部將韓旻所殺。(一三)恆州常山郡。屬河北道。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縣。(一四)朱泚之弟。建中三年夏。朱滔反。興元元年五月。王武俊大破之於貝州。貞元元年六月。滔死。(一五)幽州范陽郡。屬河北道。治薊。今河北大興縣。(一六)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部將。賜姓李。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侯。後徙朔方節度使。以破朱泚。功進副元帥。興元元年三月反。帝奔梁州。貞元元年八月。懷光為部將所殺。(一七)梁州興元府漢中郡。屬山南西道。治南鄭。今陝西南鄭縣。(一八)字時中。岐州平陸人。為人矜言悻直。以蔭累遷御史中丞。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器之。然由是率情制事。人惡其專。俄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參無學術。惟樹黨多所訶察。帝左右爭短之。後賜死於邕州。(一九)行不進貌。(二〇)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治梁。今河南臨汝縣。(二一)汴州陳留郡。屬河南道。治浚儀。今河南開封縣。(二二)治汴州。管汴宋亳穎四州。(二三)代宗年號。(二四)匡城人。大曆中。襲破宋州。後又進取汴州。召加汴宋節度使。後為假子樂士朝所殺。(二五)匡城人。為劉玄佐部將。(二六)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二七)亦匡城人。(二八)鄭州滎陽郡。屬河南道。治管城。今河南鄭縣。(二九)迎也。(三〇)澤名。在今河南中牟縣西。(三一)唐屬鄭州。故城在今河南中牟縣東。(三二)在今開封縣西南三十里。(三三)郭也。(三四)濮州濮陽人。劉玄佐卒。以倭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三五)縣名。屬河南。(三六)字泳之。吳人。天寶中官汝州刺史。徙宣武軍司馬。尋總留後事。遇軍亂被害。(三七)字懋功。號州弘農人。(三八)字達夫。弘農人。(三九)陸長源在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果行。而晉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淫酒。衆情共怒。晉卒。長源繼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我且以法治之。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及宋州刺史劉逸淮引兵入汴州。衆乃定。遂以逸為節度使。

###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

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  
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動。及先人存趾美  
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  
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  
我。我卽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  
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  
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  
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  
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  
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傲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  
墓文。

【註音】(燒)於刀切(阨)子革切音厄

【釋義】(一)卽硃砂。(二)煨也。鍊也。(三)同阨。道路窄狹也。(四)謂要者系無可有之事。

###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二。三上

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癸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一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sup>九</sup>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sup>二</sup>一管<sup>二</sup>。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sup>三</sup>。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sup>三</sup>。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會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種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公於次爲第

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註音〕(幾)音達

〔釋義〕(一)安逸也。(二)阡陌。田間道路。東西曰陌。南北曰阡。(三)無留資。言無餘財也。(四)長慶。穆宗之年號。(五)江州。今湖北舊武昌府。及江西省地。(六)阿縱罪人。罪人。指觀察使李少和。博陵崔易簡二人。時李坐職。崔殺從父兄。京兆尹左右之。幾慷慨論正。(七)下邳。在今陝西渭南縣境。(八)嶺南。五嶺之南也。卽今兩廣之地。(九)絕海。謂渡海也。(一〇)諸黃。卽黃洞蠻也。(一一)容桂二管。容州。今廣西容縣。桂州。今廣西桂林縣。唐置容管經略使。桂管經略使。(一二)亂也。(一三)從事。佐吏也。漢制刺史佐吏。如別駕治中主簿功曹等皆爲從事吏。

###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

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朝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釋義〕 (一)長婦爲妯。介婦爲娣。凡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妯。 (二)葬也。

### 韓愈毛穎傳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sup>二</sup>。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sup>四</sup>。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sup>五</sup>。已而果然。明眎入世孫翫<sup>\*</sup>。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sup>\*</sup>。騎蟾蜍<sup>\*</sup>入<sup>六</sup>。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sup>七</sup>。狡而善走。與韓盧<sup>八</sup>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sup>九</sup>謀而殺之。醢<sup>一〇</sup>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sup>二</sup>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sup>三</sup>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sup>一三</sup>。獨取其髦<sup>一四</sup>。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sup>一五</sup>之代。以及秦事。無

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一六。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一七。弘農陶泓一八。及會稽褚先生一九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二〇。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註音〕(驪)奴候切(姮)音恒(蝮)音除(醜)音海(跌)音膚(聃)他甘切  
 〔釋義〕(一)在今安徽宣城縣。(二)謂兔也。〔禮〕兔曰明眎。眎同視。(三)星命家十二支。卯屬兔。(四)地支十二。卯居第四。(五)〔論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六)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按蟾蜍。月中蝦蟆。(七)狡兔。(八)良犬名。(九)亦良犬名。(一〇)肉醬也。(一一)始製筆者。(一二)〔周禮〕三易之法。夏日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一三)足趾也。(一四)毛中長毫。(一五)燧人氏結繩以紀事。大事作大結。小事作小結。(一六)在權其輕重也。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休息。(一七)墨也。(一八)硯也。(一九)紙也。(二〇)並戰國時趙人。

### 柳宗元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sup>三</sup>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sup>四</sup>謝<sup>四</sup>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sup>五</sup>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sup>\*</sup>緇<sup>\*</sup>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一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sup>六</sup>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sup>七</sup>尉。祖曰倩之。鄆州<sup>八</sup>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sup>九</sup>主簿。蔡帥



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誦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sup>一\*</sup>。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sup>二\*</sup>。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萋萋<sup>三\*</sup>。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註音〕(誦)持廉切(絕)音撮(緋)音非(紱)側鳩切(弘)音且(挈)契入聲(紱)音弗(恫)音通

〔釋義〕(一)郡名。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二)治今廣西馬平縣。(三)治今湖北襄陽縣。(四)卜人姓名。(五)東茅而立之。以表位次。(六)在今河北河南境。(七)今陝西南鄭縣。(八)隋置。治鄆城。在今山東鄆城縣東一六里。尋改東平郡。唐復置。旋徙治須昌。在今東平縣西北。尋改爲東平郡。宋升爲東平府。(九)今河南舞陽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綬也。(一二)痛也。(一三)積聚貌。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sub>二</sub>。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sub>四</sub>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sub>五</sub>。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sub>六</sub>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sub>八</sub>中。晏丞相<sub>九</sub>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sub>三</sub>。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

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俱。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三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三。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四。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五。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七。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八。又徙越州九。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三。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三。未逾月。徙知慶州四。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  
青澗城<sup>二五</sup>。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sup>二六</sup>。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sup>二七</sup>以  
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sup>二八</sup>。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  
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  
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  
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sup>二九</sup>。始號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  
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  
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  
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sup>三〇</sup>。復靈武<sup>三一</sup>。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  
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  
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  
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  
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謹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

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三三。遷以別能三四。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三五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六。三歲。求知杭州三七。又徙青州三八。公益病。又求知穎州三九。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問。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註音〕(鄜)音郭

〔釋義〕(一)仁宗年號。(二)國名。五代十國之一。唐末。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有兩浙地。後梁太祖封為吳越

王。凡七主八十四年。納土歸宋。(三)宋第二代之帝。初名匡義。後改光義。太祖弟也。(四)字文德。元瓘子。鏐孫。太

宗時以所管十三州來獻闕下。恩禮甚至。累封鄧王。(五)今河南商邱縣。宋為南京應天府。(六)真宗年號。(七)

即今安徽廣德縣。(八)仁宗年號。(九)名殊。字同叔。臨川人。仁宗時累官同平章事。殊平居好賢。范仲淹歐陽修

等皆出其門。及為相。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文章贍麗。尤工詩。有類要一百卷。文集二百四十卷。(一〇)姓劉氏。真

宗后。(一一)今山西永濟縣。(一二)益州郫人。仁宗在乳祿。章獻使妃護視。(一三)時尙楊二美人俱有寵。一日。尙氏於

上前有侵后語。后知之。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用呂夷簡語。遂廢后。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

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奏言后不可廢。俱被黜。(一四)治今浙江建德縣。(一五)今河南開封縣。(一六)名夷簡。字

坦夫。壽州人。仁宗時。官至同平章事。郭后之廢。夷簡實贊成之。以此頗為清議所非。封許國公。以太尉致仕。(一七)

治今江西鄱陽縣。(一八)治今江蘇丹徒縣。(一九)治今浙江紹興縣。(二〇)西夏主。本姓拓跋。其先世討黃巢有功。封

夏國公。賜姓李。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舉族入朝。納土。其族弟繼遷不從。始叛而後降。太宗以為銀州觀察使。賜

姓名趙保吉。未幾復叛。真宗時。以保吉爲定難節度使。賜以銀夏綏宥靜五州。後又攻陷靈州。傳子德明。歸款於宋。真宗封爲西平王。仁宗時。元昊嗣位。昊性雄毅多大略。不甘臣宋。取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諸州。又取瓜沙肅三州。依賀蘭山爲固。遂稱帝。國號大夏。都興州。據有河內外列郡二十二。(一)治今陝西膚施縣。(二)治今陝西鄜縣。(三)治今甘肅慶陽縣北。(四)治今甘肅環縣西。(五)柔遠砦在慶陽縣北。(六)今陝西橫山縣。(七)今寧夏靈武縣。(八)科舉時代。鄉會試卷。派人覆核。謂之磨勘。(九)循例陞遷也。(一〇)公卿子弟以蔭得官。(一一)治今陝西郿縣。(一二)治今河南鄧縣。(一三)治今浙江杭縣。(一四)治今山東益都縣。(一五)治今安徽阜陽縣。(一六)古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一七)喻讒言之多也。

###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sup>\*</sup>。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sup>二</sup>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sup>三</sup>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sup>四</sup>石守道<sup>五</sup>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sup>六</sup>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sup>七</sup>。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飲<sup>八</sup>。言

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sup>三</sup>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sup>三</sup>且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得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註音】(瑗)于春切(莆)音蒲

【釋義】(一)治今四川仁壽縣。(二)今江蘇如皋縣。(三)仁宗年號。(四)名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

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等篇。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累遷殿中丞。卒。(五)

名介。兗州奉符人。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爲徂徠先生。(六)仁宗年號。(七)在湖州設經義治事兩齋。(八)

治今陝西宜川縣。(九)治今山東諸城縣。(一〇)卽中舍人。一稱中允。東宮官。(一一)緋衣。赤色品服也。銀魚。五品

以上之員佩之。(一二)烏程。湖州治。今改吳興縣。山在縣南十四里。(一三)名襄。興化仙遊人。歷任郡守。有賢名。有忠

惠集。及茶錄荔枝譜行於世。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為今大理寺丞。知緱<sup>\*</sup>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註音】(卽)音忙(窆)音賤(緱)音鉤

【釋義】(一)今河南睢縣。(二)仁宗年號。(三)卽芒山。在河南南洛陽縣東北。(四)在洛陽縣南。卽龍門山是也。

(五)葬下棺也。(六)名惟演。字希望。吳越王俶次子。天聖八年。判河南府。(七)坐事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卒。(八)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sup>\*一\*</sup>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sup>二</sup>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

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子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註音】(但)叢吾切(徠)同來(繇)通由(賁)音奔(跳)蘇典切(訥)奴骨切(湯)音傷(屯)朱倫切(離)音頽

【釋義】(一)一名尤來山。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二)今山東泰安縣。(三)古之勇士。能生拔牛角。(四)指夏竦也。(五)治今山東東平縣。(六)治今四川樂山縣。(七)見下篇。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八)即杜衍。(九)即韓琦。(一〇)治今山東濮縣。(一一)即富弼。(一二)字至之。奉符人。嘗從孫復學春秋。(一三)字師雄。歷陽人。豪於詩歌。詩多不合律。後人因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一四)未詳。(一五)為運河上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與石汶牟汶北汶諸水會。(一六)春秋宋大夫。孔子適宋。魋欲殺之。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嘆。(一七)戰國魯平公嬖人。嘗沮平公將見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六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八。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九。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預城三。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一五。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聖旣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註音〕(垠)音銀

〔釋義〕(一)縣名。今山西臨汾縣。

(二)在今山東泰安縣北。

(三)山之南面曰陽。

(四)字復古。景德初舉進

士第一。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同平章事。

(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朝臣無所避。後出

知鄆州。行至韋州病卒。(六)言楊國安。(七)治今浙江麗水縣。(八)治今安徽泗縣。(九)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四十五里。(一〇)今河南商邱縣。(一一)治今四川仁壽縣。(一二)字叔平。虞成人。仁宗時累官樞密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嘗集古今諫諍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一三)今山東東平縣。(一四)在東平縣東北。(一五)字擇之。上蔡人。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工詩文。有龍學文集。

###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精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余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會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sup>\*</sup>河陽<sup>二</sup>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sup>四</sup>縣。通判涇州<sup>\*五</sup>慶州<sup>六</sup>。知懷州<sup>七</sup>。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sup>八</sup>。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sup>九</sup>。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sup>二</sup>知滄州<sup>二</sup>。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

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一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註音】(芮) 汝衛切(涇) 音經(韞) 音運

【釋義】(一) 皆仁宗年號。(二) 今山西芮城縣。(三) 今河南孟縣。(四) 今河南新鄭縣。(五) 治今甘肅涇川

縣。(六) 治今甘肅慶陽縣。(七) 治今河南沁陽縣。(八) 在甘肅固原縣西北二十五里。(九) 在甘肅固原縣。南有

瓦亭山。瓦亭山西麓。又有瓦亭關。(一〇) 字仲章。熙甯中以工部尚書致仕。(一一) 治今河北滄縣。(一二) 治今山東諸

城縣。(一三) 仁宗年號。(一四) 今河南宜陽縣。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室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

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註音】(一) 殊(音朱)(革)音種(賻)音附

【釋義】(一) 即今山西新絳縣。(二) 太平興國四年。置邵武軍。領邵武等縣四。(三) 即今河南伊陽縣。(四)

見四十四卷歐陽修范公神道碑銘。(五) 范仲淹貶。殊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六) 治今湖北鍾祥縣。(七) 治今河南沁源縣。(八) 真定人。慶歷中趙元昊

寇鎮戎軍。懷民督諸將與戰。遇害。諡忠隱。(九) 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官拜右僕射。封魏國公。著有安陽集。(一)

○ 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隆德縣東。慶曆元年。元昊入寇渭州。琦授計大將任福應戰。福為賊誘。沒於好水川。(二)

治今甘肅天水縣。(三) 治今安徽鳳陽縣。(四) 治今甘肅涇川縣。(五) 治今甘肅平涼縣。(六) 治今河北晉縣。(二)

治今甘肅天水縣。(三) 治今安徽鳳陽縣。(四) 治今甘肅涇川縣。(五) 治今甘肅平涼縣。(六) 治今河北晉縣。(二)

一治今山西長治縣。二治今湖北均縣。三以財助喪也。四先人之墳墓也。

###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

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二年冬。裕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二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會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鎧。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註音〕(懟)渡內切(裕)音洽(躓)音致(鎧)音橫

〔釋義〕(一)謂騶從傳呼也。(二)今安徽宣城縣。(三)字昌言。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四)見前張子野墓誌銘釋義。(五)見孫明復先生墓誌銘注釋。(六)合祭也。(七)字子華。開封雍邱人。(八)今江西德興縣。(九)今安徽秋浦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卽許州。元豐二年。升爲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縣。(一二)

西德興縣。(九)今安徽秋浦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卽許州。元豐二年。升爲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縣。(一二)

卽陳州。宣和初升爲淮寧府。治今河南淮陽縣。(二三)今江西永豐縣。

###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被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釋義〕 (一)今江蘇丹徒縣。 (二)在丹徒縣西。 (三)即杜衍。 (四)蘇氏之先。爲梓州銅山人。 (五)字太簡。才思敏贍。太宗時賜進士第一。以文章知名。 (六)今河南滎陽縣。 (七)今安徽蒙城縣。 (八)今河北長垣縣。 (九)即富弼。 (一〇)時杜衍罷知兗州。范仲淹罷知邠州。富弼罷知鄆州。 (一一)在江蘇吳縣城內。郡學之南。至今爲吳中勝境。 (一二)官名。漢相國丞相及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魏晉以後。王公府及各衛寺並有長史。歷代因之。

###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

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釋義〕 (一)治今河北薊縣。自後晉石教塘。以燕雲十六州之地賂契丹。於是幽州遂爲契丹所有。 (二)治今河南商邱縣。 (三)煩細也。 (四)不相入也。 (五)仁宗年號。 (六)時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曼卿爲右班殿直。 (七)名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八)今山東金鄉縣。 (九)卽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 (一〇)軍。行政區畫之名。宋分全國爲十八路。有軍三十九。乾寧。永靜。均屬河北路。 (一一)今江蘇東海縣。 (一二)字補之。齊州人。仁宗時累官龍圖閣學士。 (一三)自真宗與遼人明於澶淵後。宋歲贈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兩國罷兵。 (一四)西夏主。真宗時歸款於宋。封西平王。三十年不窺宋邊。 (一五)見前卷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趙元昊釋義。

###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sup>\*</sup>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麓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一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一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

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會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會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sup>一五</sup>初郊<sup>一六</sup>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sup>一八</sup>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註音】（隴）音雙

【釋義】（一）修父觀。字仲實。封崇國公。（二）在江西永豐縣南鳳凰山。（三）治獄之書也。（四）知相命之人。

（五）真宗年號。（六）治今湖南道縣。（七）州名。治今安徽泗縣。（八）州名。治今四川綿陽縣。（九）今河南宜陽縣。

（一〇）屬棣州。（一一）屬金州。（一二）屬徐州。（一三）范仲淹以言事貶。廷臣多主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營黜。修貽書責

之。若訥上其書。於是修坐貶夷陵令。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一四）真宗建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邱縣。（一五）今上。謂神宗。（一六）祭天也。（一七）仁宗。英宗。神宗。（一八）神宗年號。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sub>二</sub>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sub>三</sub>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sub>四</sub>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sub>\*五</sub>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sub>六</sub>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sub>\*七</sub>。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sub>八</sub>。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音】(齟齬)音咀語(瓌)姑回切

【釋義】(一)今江蘇泰縣。(二)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三)卓犖。超絕也。(四)名巖。字天休。

蘇州吳縣人。(五)意見不合也。(六)右武言尚武也。(七)今江蘇儀徵縣。(八)今江蘇泰興縣。

###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二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三。遷福州之侯官四。爲侯官人者三世。會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sup>五</sup>。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sup>七</sup>。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會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會氏祔。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sup>八</sup>。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註音〕(芭)音巴(仔)音子

〔釋義〕(一)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嘗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二)鉅鹿人。師揚雄。受其太玄法言。(三)今河南固始縣。(四)今福建閩侯縣。(五)今安徽阜陽縣。(六)今河南鹿邑縣。(七)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八)猶言責任也。(九)進也。蹈也。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sup>\*</sup>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sup>\*</sup>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sup>一</sup>莊

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四陽冰五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疇。早卒。疇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六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九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二弗雕三弗歧三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註音】(郇)音恂(卒)同粹(壘)音醜(冰)音凝(疇)音受(績)胡對切

【釋義】(一)章得象。字希言。封郇國公。(二)戰國鄭人。學本黃老。著列子。(三)戰國時人。學宗老子。著書十

餘萬言。(四)相秦始皇。變倉頡籀文爲小篆。(五)姓李。字少溫。唐趙郡人。善篆書。時謂之筆虎。(六)今江蘇吳縣。

(七)今福建建甌縣。(八)郡名。今江西南昌縣。(九)治建安。(一〇)見上田公墓誌銘註一。(一一)在丹徒縣西北。又

名伏牛山。(一二)與繪同。綵繪也。(一三)與企同。舉踵也。

###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日。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一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



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註音】（剡）炎平聲

【釋義】（一）今湖南零陵縣。

（二）同官爲僚。

（三）今湖北宜昌縣。

（四）今江西吉安縣。

（五）今浙江嵯縣。

（六）刑之一種。流放之遠方也。

（七）治今廣東高要縣。

（八）治今湖北黃岡縣。

（九）治今浙江吳興縣。

（一〇）今浙江諸暨縣。

###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

敢。慊<sup>\*二</sup>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sup>三</sup>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sup>四</sup>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sup>五</sup>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註音】（慊）音歉

【釋義】（一）滿意也。

（二）心不足也。

（三）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庠。

（四）仁宗年號。

（五）在今江蘇儀徵縣西

北。宋屬真州揚子縣。

###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sup>三</sup>。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sup>四</sup>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

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六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八九。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二二三。於是延州二三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四。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

也。會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之銘曰。

皇有四極<sup>三</sup>。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sup>三</sup>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愠。祇天之役<sup>三</sup>。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釋義】 (一)漢郡名。今河北冀縣。 (二)歐陽文忠慶曆中為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 (三)今陝西武功縣。 (四)王昭明也。 (五)指當時宰相。章得象。賈昌朝。陳執中等。 (六)今江蘇泰縣。 (七)恬然平靜泰然之貌。 (八)陝州。今河南陝縣。 (九)府州。今陝西府谷縣。 (一〇)真定人。慶曆二年。元昊寇陝西鎮戎軍。懷敏為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懷敏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 (一一)儀州。今甘肅華亭縣。 (一二)渭州。今甘肅平涼縣。 (一三)人。陝西膚施縣。 (一四)人。陝西中部縣。 (一五)考績也。 (一六)今河南南陽縣。 (一七)今河北清河縣。 (一八)今湖南零陵縣。 (一九)今魚臺縣。屬山東省。 (二〇)今浙江江山縣。 (二一)謂四方遠極之處也。 (二二)不卑屈也。 (二三)謂任天而行也。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厥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註音】(冕)音免(黻)音弗

【釋義】(一)稀少也。(二)仁宗年號。

(三)縣今屬江西省。

(四)泰伯始封於吳。後以爲氏。故云先自姬出。

五 古大夫以上之禮冠也。

###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會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洛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

於撫州<sup>七</sup>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會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sup>九</sup>。教隨弗行。婦妾乘夫。趨為亢厲。勵之顛<sup>\*一</sup>。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註音〕(煖)音夷(勵)同厲(顛)同專

〔釋義〕(一)在四川安縣東北十五里。(二)今江西南豐縣。(三)今浙江蕭山縣。(四)今湖北武昌縣。(五)今浙江遂昌縣。(六)今陝西長安縣。(七)唐置。明改府屬江西。清因之。民國廢。今江西臨川縣。即舊府治也。(八)陳留縣。今屬河南省。(九)和悅貌。(一〇)至愚也。(一一)猶言不亢不卑也。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

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二四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一五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一六。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一七。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一八。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一九。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二一。權強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二二



〔釋義〕 (一)仁宗年號。(二)信也。(三)真宗后劉氏。(四)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章獻后臨朝。中人貴戚軒輊為禍。後貶房州安置。自經死。(五)關人。得罪太后。利用詬斥之。崇勳由是懷恨。(六)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謂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上不以為然。於是黜道輔。知秦州。(七)今甘肅寧縣。(八)縣。即今山東曲阜縣。(九)州名。今河南許昌縣。(一〇)州名。今江蘇銅山縣。(一一)州名。今山東磁陽縣。(一二)州名。在今山東鄆城縣東十六里。(一三)州名。今江蘇泰縣。(一四)馮士元。江西新昌人。字廷對。萬曆中。由貢生授靖安縣訓導。遷河南府教授。(一五)指道輔。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一六)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一七)字周翰。官至刑部侍郎。(一八)福祥也。(一九)北方之神。(二〇)誠也。(二一)車轅也。

###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

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覺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釋義〕

(一) 隋於鄱陽郡置。宋曰饒州鄱陽郡。明初改鄱陽府。後又改曰饒州府。清因之。(二) 今江西樂平

縣。舊屬饒州。

(三) 今江西新奉縣。

(四) 今廣東高要縣。

(五) 今河南開封縣。

(六) 今安徽宣城縣。

(七) 與暢同。

△今江西弋陽縣。

# 王安石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僂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廟。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會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附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剗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註音〕(躋)祖稽切(附)音火(誥)音莘(葩)音巴(剗)音奎

〔釋義〕(一)縣今屬浙江省。(二)今安徽貴池縣。(三)指南唐。(四)常州。今江蘇武進縣。(五)今江蘇江陰

縣。(六)宋置。治廣德。今安徽廣德縣。(七)今廣東連縣。(八)今福建建甌縣。(九)登也。(一〇)繼也。(一一)敬也。(一二)

衆人和協之貌。(三)華也。(四)割也。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績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sub>二</sub>。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sub>三</sub>。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會大父城武公兄<sub>四</sub>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sub>五</sub>。高仰瘠鹵<sub>六</sub>。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瘠者<sub>八</sub>。曰。顧吾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sub>九</sub>。峻<sub>九</sub>。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sub>九</sub>。設官

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一五曰惟我祖。綿綿汝穎\*一六。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願願\*一七。才無不可。實剛晦之\*一八。終古瀉鹵。黍稷疑疑\*一九。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註音】(茆)音卯(鹵)音魯(蹙)音敝(曠)音俊(澮)古外切(萑)音桓(頊)音旭(願)音奇(剛晦)同畎

【釋義】(一)名崇敬。字正禮。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二)宋末任湖州判官。生道隆。(三)浦名。在常熟縣。(四)名鳳。字應韶。曾知兗州城武縣。(五)地近水。浜曰浦。(六)鹹土。(七)參差也。(八)瘠地。(九)司稼等均農官。(一〇)漢制太守秩二千石。(一一)漢制。縣萬戶以上置令。不滿萬戶置長。(一二)鄉官。掌教化者。(一三)小流也。水注于溝曰澮。古田制千夫有澮。所以資田之灌漑宣洩者。(一四)蘆荻也。(一五)黃帝孫。(一六)一水名。在安徽阜陽縣。胡子國。故城在也。(一七)長貌。(一八)威貌。(一九)虎符。發兵之符。虎符謂不能出仕發符也。

### 歸有光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二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三。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

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sup>六</sup>火煮勃薺<sup>五</sup>熟。婢削之盈甌<sup>六</sup>。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眇<sup>\*</sup>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sup>七</sup>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註音】(媵)音孕(蕪)辱悅切(甌)音歐(眇)音筐

【釋義】(一)崑山真義里人。(二)隨嫁之婢。(三)荒邱也。(四)燒也。(五)勃亦作萆。亦稱地栗。兩廣人謂之

馬蹄。(六)小盆。(七)迅速狀。

###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sup>二</sup>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sup>三</sup>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sup>四</sup>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sup>五</sup>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sup>\*</sup>鄞<sup>六</sup>聞公。奉新宋公<sup>九</sup>。皆當世名卿。咸嘗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一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sup>二</sup>六。贛州縣<sup>三</sup>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sup>三</sup>。糧一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

論者以爲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  
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  
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  
賈所湊。人情恆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  
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  
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  
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  
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  
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  
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  
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  
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  
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  
一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  
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  
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

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紳。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



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籜<sup>六六</sup>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二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下亦自憐之。將作大匠<sup>六七</sup>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sup>六八</sup>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sup>六九</sup>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sup>七〇</sup>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sup>七一</sup>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sup>七二</sup>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sup>七三</sup>。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sup>七四</sup>。推軋崩萃<sup>七五</sup>。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

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體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嘗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

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註音〕(鄞)音銀(埭)音劣(棲)音陵(蠲)古玄切(耕)音冲(倍)音浮(箒)音鏞(籜)音排(萃)慈卹切(吸)鄂合切(倭)烏禾切

〔釋義〕(一)崑山。今江蘇崑山縣。清屬蘇州府。(二)憲卿父。名玉。卒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字子雖。王守仁弟子。督南畿學政。廉正無私。(四)宗廟盛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琀。(五)府名。今江蘇江甯縣。(六)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試以四書文。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七)服闋盡也。喪服既盡曰服闋。(八)名淵。字靜中。(九)名景。字以賢。(一〇)縣名。屬江西省。(一一)上饒。玉山。弋陽。貴溪。鉛山。興安。(今改橫峯)。(一二)贛。雩都。信豐。興國。會昌。安遠。寧都。瑞金。龍南。石城。(一三)大庾。南康。上猶。崇義。(一四)華亭。上海。華亭。今改松江。(一五)天子所都之地曰畿。(一六)春秋兩稅。(一七)明爲州。今改縣。屬山東東臨道城嶺運河東岸。(一八)諳達犯京師。(一九)在河北井陘縣井陘山上。(二〇)怯也。(二一)拓城盜。(二二)安徽縣。(二三)屬山東。(二四)今縣。明爲福建建寧府治。今改縣。(二五)名默。字時言。(二六)明世宗第四子。封藩德安。(二七)明爲府。今湖北安陸縣。(二八)湖廣府名。今湖北鍾祥縣。(二九)在今湖北武昌西江中。(三〇)澤名。今煙。在今湖北安陸縣南。(三一)今湖南保靖縣。(三二)今湖北鶴峯縣。(三三)今湖南桑植縣。(三四)廳。在今湖南臨澧縣西北。(三五)在今湖南乾縣東北。(三六)鎮名。近保靖縣。(三七)世宗父興獻王陵。(三八)峻幹大木也。(三九)今四川巴縣。(四〇)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四一)今四川宜賓縣。(四二)邊遠之地。(四三)明成祖年號。(四四)今湖南永順縣。(四五)施州。治今湖北恩施縣。明爲衛。有金峒安撫司。(四六)今四川敘永縣。(四七)唐置宋廢。即今四川古蔺縣。(四八)明治。今四川清溪縣。(四九)今四川天全縣。(五〇)今西昌縣。(五一)今雲南昭通縣。(五二)今貴州遵義正安兩縣。(五三)今四川西陽縣。(五四)今雲南縣。(五五)明治。今四川平武縣。(五六)明銅

仁府省溪長官司。在今貴州銅仁縣西。(一五)明赤水衛。在今貴州畢節縣北。(一六)明府。今貴州思南縣。(一七)荆州。岳州。辰州。常德四府。(一八)敘州。馬湖。重慶。夔州。四府。按馬湖卽金沙江。在今四川屏山縣。(一九)邛州。雅州。今四川邛崃雅安二縣。(二〇)四川名。(二一)今四川倍陵縣。(二二)瀘州及敘州府。(二三)細竹。(二四)編排竹木行於水上。(二五)官名。掌營造宮室。(二六)公輸般。王爾。古巧人。(二七)山名。在湖南寧遠縣。(二八)今甘肅武都縣。(二九)永寧。在今貴州關嶺縣北十里。明清皆屬貴州安順府。現改爲關嶺縣。(三〇)源出青海巴顏哈喇山。由四川西徼之巴塘。南流入雲南西北邊。經麗江縣北。曰麗江。俗呼金沙江。(三一)在湖北監利縣東南。(三二)衆人共力之聲。(三三)動貌。(三四)楚靈王作。在河南商水縣北。(三五)漢武帝宮。(三六)名廣。字充之。(三七)湖北當陽縣之城樓。魏王仲宣祭會登此樓作賦。(三八)名嵩。字惟中。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官至太子太師。

###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盛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一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二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會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媿媿\*三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箠楚<sup>\*五</sup>。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疴<sup>\*六</sup>。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註音】(暗)於金切音因(媵)音劬(紉)音人(箠)追上聲(痾)音阿

【釋義】(一)孝宗年號。(二)失聲不能言也。(三)和好貌。(四)接麻使成縷也。(五)箠楚杖刑也。(六)當是時疫。羊狗多死也。

###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一孝子。余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也。孝子諱鉞<sup>\*</sup>。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

贍。炊將熟。卽譏<sup>二</sup>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一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註音〕（鐵）音月（譏）音箋（匍匐）音蒲伏

〔釋義〕（一）家乘即家譜也。〔鶴林玉露〕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二）巧譎貌。

（三）明武宗年號。（四）遭罹。遭遇也。（五）喻同心也。（六）舜父頑母嚚。舜卒有以感化之。嚚。愚也。

###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諭自浣灑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一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固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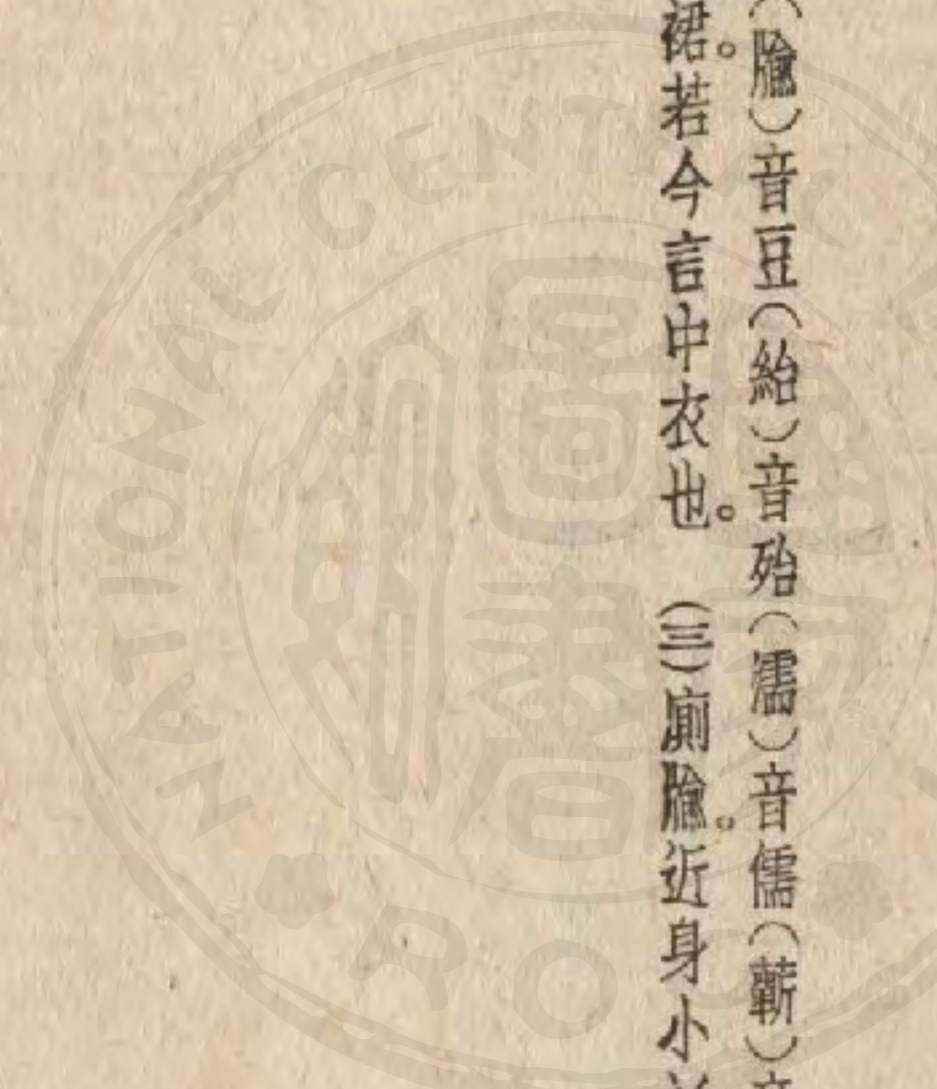
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孀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註音〕(舸)古我切(俛)同俯(膾)音豆(給)音殆(孀)音儒(蘄)音其

〔釋義〕(一)在大湖中。(二)中裙。若今言中衣也。(三)廁膾。近身小衫。(四)誑也。(五)含忍也。(六)湖北省。

縣名。





卷二十一 一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sup>二</sup>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sup>六</sup>。同墀<sup>七</sup>。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sup>二</sup>。遘厲虐疾<sup>三</sup>。若爾三王<sup>四</sup>。是有不  
子之責于天<sup>五</sup>。以旦<sup>六</sup>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  
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sup>七</sup>。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  
珪。乃卜三龜<sup>二</sup>。一習吉<sup>三</sup>。啓籥見書<sup>三</sup>。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sup>四</sup>。予小子新命  
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sup>五</sup>。能念予一人<sup>六</sup>。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sup>二</sup>。乃瘳<sup>三</sup>。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sup>三</sup>。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sup>三</sup>。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sup>三</sup>。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sup>四</sup>。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sup>五</sup>。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sup>六</sup>。以啓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sup>七</sup>。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一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釋義】（一）弗，豫不悅也。（二）二公，太公召公也。（三）穆卜，敬卜其兆也。（四）威，憂也。言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却二公之卜。（五）功，事也。（六）築，土曰壇。三壇，三王之位。（七）墀，除地為墀。（八）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周禮：裸圭以示先王。（九）史，太史也。（一〇）冊，祝。如今祝版之類。（一一）元孫某，指武王。（一二）邁，遇也。（一三）厲，惡也。（一四）虐，暴也。（一五）丕子，元子也。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一六）且，周公名且。（一七）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一八）即，就也。（一九）俟，武王之安也。（二〇）屏，藏也。屏壁與珪，言不得事神也。（二一）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二二）見書。見卜兆之書也。（二三）體，謂卜兆之體也。（二四）罔害，無害也。（二五）茲，攸俟。即上言歸俟之意。（二六）一人，武王也。（二七）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二八）翼日，公歸之明日也。（二九）瘳，疾愈也。（三〇）管叔，名鮮。武王弟。羣弟指蔡叔、度、霍叔處等。（三一）孺子，成王也。（三二）辟與避同。（三三）居國之東。（三四）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始知流言之為管蔡。（三五）鴟鴞，詩幽風篇名。（三六）弁，古皮冠也。（三七）諸史百執事，蓋卜筮之人。（三八）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如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

###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洸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黃于  
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人翼室。恤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牖間南嚮。敷  
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  
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  
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  
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  
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  
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  
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  
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  
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

# 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釋義〕 (一)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 (二)哉。生魄。十六日王有疾。 (三)不懌。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 (四)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洗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五)芮。彤。畢。衛。毛。皆國名。 (六)師氏。大夫官。 (七)百尹。百官之長。 (八)此以下成王之顧命也。 (九)漸。進也。 (一〇)言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 (一一)奠。定也。麗。依也。言文武宣

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數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一二)侗。愚也。成王自稱。 (一三)天威。天命也。 (一四)大訓。述天命者也。 (一五)釗。康王名。 (一六)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

(一七)成王言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 (一八)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 (一九)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

庭。 (二〇)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 (二一)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 (二二)命史為州。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二三)伯相。召公也。 (二四)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二五)狄。下土。樂吏之賤者也。 (二六)卽屏風。圖為斧文者。 (二七)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緇。純綠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 (二八)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具。以飾几也。 (二九)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圖彩色。 (三〇)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 (三一)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

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 (三二)大訓。三皇五帝之書。 (三三)弘壁。大壁也。 (三四)琬琰。圭名。 (三五)夷。常也。 (三六)球。鳴球也。 (三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 (三八)國名。 (三九)大貝。如車渠。 (四〇)鼓。長八尺曰鼗。 (四一)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 (四二)大輅。玉輅也。 (四三)綴輅。金輅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 (四四)先輅。木輅也。塾。門側堂也。 (四五)

次輅。象輅革輅也。 (四六)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 (四七)綦。以文鹿子皮為之。 (四八)上刃。刃外嚮也。 (四九)堂廉。曰庀。 (五〇)冕。大夫服。 (五一)劉。鉞屬。 (五二)戣。戟屬。 (五三)瞿。亦戟屬。 (五四)銳。亦兵器。 (五五)隴。州也。 (五六)蟻。玄也。 (五七)太宗。宗伯也。太宗相禮。 (五八)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五九)皇。大也。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

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卜。法也。 (六〇)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 (六一)亂。治也。 (六二)宿。進爵也。 (六三)祭。祭酒也。 (六四)咤。奠爵也。 (六五)酢。報祭也。 (六六)以酒至齒曰嚼。宅。居也。 (六七)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 (六八)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俟者。俟見親君。言諸侯則指卿士以下也。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sup>四</sup>。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sup>六</sup>。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sup>九</sup>。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sup>一\*</sup>。登軾<sup>\*</sup>而望之。曰。可也。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sup>三</sup>。故逐之。

【註音】(轍)直列反(軾)音式

【釋義】(一)魯人。(二)肉食。指在位者。(三)間。謂與也。(四)徧。普及也。(五)四者皆祭神之物。(六)孚。大信也。

(七)以盡己情。審察也。(八)上思利民。忠也。(九)共乘兵車。(一〇)魯地。(一一)轍。車跡也。(一二)旗靡。轍亂。知其怖懼也。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sup>二</sup>賈君<sup>\*</sup>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sup>三</sup>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sup>五</sup>。既而皆背之<sup>六</sup>。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sup>七</sup>。南及華山<sup>八</sup>。內及解梁城<sup>九</sup>。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

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sup>二二</sup>。對曰。乃大吉也。三  
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sup>二四</sup>。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  
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sup>一六</sup>。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sup>一八</sup>。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  
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sup>三三</sup>。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sup>三三</sup>。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sup>二五</sup>。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sup>一六</sup>。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sup>二七</sup>。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  
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  
之。入而未定列<sup>二八</sup>。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sup>二九</sup>。王  
戍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sup>三一</sup>。違卜。固敗。是求。又  
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sup>三二</sup>。秦伯將止之<sup>三三</sup>。鄭以救公。誤之<sup>三三</sup>。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  
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sup>三五</sup>。是踐。豈敢以至<sup>三六</sup>。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  
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  
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  
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  
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  
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  
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  
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  
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七三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讎。甯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七六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八〇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註音】(屬)音燭(輅)音銜

【釋義】(一)晉侯。晉惠公也。名夷吾。逃亡在外。以避驪姬之譖。後由齊秦會師納于晉。立為君。(二)穆姬。晉

惠公姊。(三)賈君。晉獻公之次妃。(四)羣公子。晉武獻之族。(五)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不等。(六)既入國後而殺

里不等。(七)虢略。晉東與虢界。故曰虢略。(八)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境內。(九)解梁城。即今山西臨晉縣境。(二



○既入國而不與秦城。(二)卜徒父。掌卜筮者。(三)言是封主秦伯之軍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其旨。故詰問之。  
(三)此三句。皆卜筮之繇辭。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晉師三敗之後。獲其狐之雄者。(四)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五)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六)韓。今陝西韓城縣。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七)慶鄭。晉大夫。(八)孫。與遜同。(九)惡其不遜。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一〇)步揚。卻步揚也。(一一)鄭所獻馬名小駟。(一二)產。言本地產生之馬。(一三)言今乘異國所產之馬。以從兵戎戰鬥之事。及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一四)韓簡。晉大夫。(一五)言秦師少於晉士。有鬥志加倍於我。(一六)此三句。言出去時求秦助。歸晉時得秦力。晉饑而秦又輸之粟也。(一七)狂。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一八)列位也。(一九)得囚為幸。言必敗也。(二〇)還寢。惠公所乘小駟。旋入泥中而止也。(二一)復。戾也。謂違慶鄭之諫而乘小駟。(二二)輅。迎也。止。獲也。(二三)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二四)反首。亂頭髮下垂也。(二五)妖夢。指狐突夢太子申生。告以夷吾無禮。已請命于帝。將明晉昇秦之事。(二六)謂豈敢至於已甚。(二七)縈。康公名。弘。其母弟也。(二八)登臺履薪。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二九)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三〇)指夫人自殺。(三一)指反首拔舍。(三二)任。當也。(三三)子桑。公孫枝也。(三四)適也。(三五)史佚。周武王時太史。(三六)恃人亂為己利。(三七)卻乞。晉大夫。(三八)瑕呂。名。字子金。(三九)貳圉。貳代也。圉。惠公太子。言將以太子圉代立為君也。(四〇)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四一)征。賦也。繕治也。(四二)太子圉。(四三)雖喪惠公。復有子圉。(四四)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四五)晉卜筮之史。(四六)割。割剝也。(四七)孟。血也。(四八)承。承奉。承奉筐篚也。(四九)貳。賜也。(五〇)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難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五一)震為雷。離為電。(五二)嬴。秦姓。(五三)敗。姬晉姬姓。言敗晉也。(五四)輶。車下縛也。(五五)丘。猶邑也。(五六)此二句。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五七)姪。其從姑。為子圉質秦之兆。(五八)逋。亡也。(五九)棄其家。謂子圉棄其婦懷贏而歸也。(六〇)滋。蕃多也。(六一)傳。咨面語。(六二)背相憎疾。(六三)即呂甥也。貧采于陰。故名。(六四)立太子圉為君。(六五)以待秦歸惠公之命。(六六)毒。謂三施不報。(六七)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六八)蛾析。晉大夫。(六九)饋之粟。饋之以粟也。(七〇)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七一)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秦。

#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彼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纛。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天食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註音〕(庸)在良反(咎)古刀反(駢)薄賢反(衰)初危反

〔釋義〕(一)重耳，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又伐其子重耳及夷吾所封邑。(二)蒲城，重耳封邑。

(三)生祿，所以養生之祿食。(四)戰交日校。(五)赤狄之別種，隗姓。(六)趙宣子也。(七)就木，謂老死而就棺也。

(八)五鹿，衛地。今河北濮陽縣有沙鹿城，為文公乞食處。(九)土塊。(一〇)得土為有國之兆，故曰天賜也。(一一)姜氏，齊女也。(一二)謂懷其所愛，安其居，實足以敗功名也。(一三)駢，比也。脅，肋也。言聞重耳肋骨相比連，上下若一骨

然。(一四)近也。(一五)曹之大夫。(一六)殮，水燒飯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故以盤盛飯，賓玉其中以饋公子，使人不能見。(一七)繁昌也。(一八)晉姬姓，重耳之母戎女，亦姬姓。(一九)三士，趙衰、狐偃、賈佗也。(二〇)三十里為一舍。(二一)弓末

無緣者。(二二)屬，著也。(二三)藥，用以受箭，韃，用以受弓。(二四)子玉，字得臣，楚大夫也。(二五)晉侯，指惠公，謂其無親近

之臣也。(二六)唐叔，晉始封之君。(二七)秦穆公也。(二八)懷嬴，晉懷公子圉。(二九)奉同，捧匝，盛水器。(三〇)沃，燒水也。盥

洗手也。(三一)謂去上服自拘囚以謝懷嬴也。(三二)河水，逸詩名。(三三)六月，詩小雅篇名。見本書卷二，言尹吉甫佐

宣王北伐，以燭重耳還晉，必能佐夫子。(三四)黃河。(三五)羈，馬羈，緘，馬繮。(三六)子犯，為重耳之母舅。(三七)白水，誓辭

猶言我心明白如水也。(三八)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今名令孤村。(三九)在今山西臨晉縣。(四〇)在今山西解縣。(四一)

在今山西猗氏縣。(四二)秦大夫。(四三)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四四)在今山西縣。(四五)武宮，文公祖武公之廟。(四六)

今山西臨汾縣有高粱都。(四七)惠公舊臣，謂畏為文公為偏害也。(四八)獵也。(四九)指披所斬文公衣袂也。(五〇)言

當時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五一)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五二)刑人，奄人也。(五三)告以呂卻焚宮謀

弑之事。(五四)嬴氏，穆公之女，文嬴也。(五五)豎，左右小吏。(五六)二子，伯儵、叔劉，季隗所生。(五七)同，括，嬰，三子之名，原

屏，樓，三子之邑也。(五八)趙姬，文公之女。(五九)盾，趙盾也。叔隗所生。(六〇)子餘，趙衰字。(六一)使其三子下之，謂使同

括、嬰居盾之下也。(六二)以叔隗為內子，言讓叔隗為嫡妻也。(六三)欺也。(六四)綿上，晉地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境。(六

五)表也。

殺記之鬻一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一五六五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sup>三</sup>。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sup>五</sup>。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sup>六</sup>。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sup>九</sup>。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sup>二</sup>于被廬<sup>三</sup>。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sup>四</sup>。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sup>五</sup>。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sup>六</sup>。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sup>九</sup>。入務利民。民懷生矣<sup>二〇</sup>。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sup>三</sup>其用。於是乎伐原<sup>三</sup>。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sup>三三</sup>。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sup>二四</sup>。於是乎大蒐<sup>二五</sup>。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熱僖負羈氏。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我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

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五四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五九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sup>七五</sup>。晉侯登有莘之虛<sup>七六</sup>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父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一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註音】(蒸)如劣反(擲)音攜(鹽)音古

【釋義】(一)楚子。謂楚成王。(二)子文。門穀於菟。會為楚令尹。時已去職。(三)睪。楚邑名。(四)子玉。成得臣也。時為令尹。(五)蔣。楚邑名。(六)貫耳。用矢穿耳以威軍法也。(七)國老。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八)蔣賈。孫叔敖父。食采于蔣。(九)言子玉果能入前敵而可賀。亦不為後也。(一〇)晉大夫。(一一)治兵也。(一二)被廬。晉地名。(一三)數也。(一四)說。愛樂之。敦。厚重之。(一五)賦。取也。始則納其言以觀其志。繼則明試其事以考其功。然後錫車服以用之。(一六)以毛為偃之兄。故讓其師而佐之。(一七)欒枝。欒貞子也。(一八)荀林父。荀息之子。後為中行氏。(一九)周襄王庶弟太叔帶。穢亂宮闈。與隗后謀逆。襄王變亂居鄭。晉文公舉兵勤王。斬叔帶。定襄王之位。事在魯僖公二十五年。(二〇)懷生。安居樂業也。(二一)未宣言未明也。(二二)伐原。原。周卿士原伯貫封邑。以原伯貫兵敗無功。襄王奪以與晉。恐其不服。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而守信以降之。(二三)不詐求多。明定契約。(二四)同恭。言未生恭敬心也。(二五)蒐。獵也。(二六)穀。成。穀。齊地。戍。守也。(二七)原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不符資格。故曰上德。(二八)欽孟。衛地也。(二九)同悅。(三〇)襄牛。亦衛地。(三一)公子買。魯大夫也。(三二)子叢。即公子買也。(三三)門焉。謂攻其城門也。(三四)晉軍攻城。被曹軍射死三百餘人。暴尸于城上。以懼晉軍。(三五)輿人。即眾人之謂。(三六)稱舍於墓。晉侯使狐偃率軍移屯墓地。將發曹人之塚。以懼曹軍。(三七)遷師至曹人墓所。(三八)曹人懼晉軍發塚。乃將所暴之尸。以棺送還晉軍。

(元)獻狀。獻狀者責其供狀也。(四)報施。報信負羈鎖殞實壁之施也。(四)因二子從亡甚勞。未得賞。故生怨言。謂勞者不謀報。而報此小惠。有何意義。(四)燒也。(四)言不敢因病而自安也。(四)距躍。超越也。(四)二百。猶三  
次也。(四)曲踊。向上而跳也。(四)示衆也。(四)門尹般。宋國大夫。(四)告楚退師。(四)言齊秦喜晉之賂。怒楚不  
許之頑。(五)申。楚邑名。(五)軍志。即兵書之謂。(五)伯勞。成越椒也。子玉之子。(五)讒慝之口。暗指蔣賈對子文  
之言。見上文。(五)西廣。右廣之兵。(五)東宮。太子所御之甲士。(五)若敖。地名。楚武王祖父葬于此。(五)六卒。六  
百人也。(五)君取一。謂楚子釋宋圍以惠晉。(六)謂子玉欲復曹衛以爲己功。(六)言可伐也。(六)許也。(六)難  
也。(六)亢其讎。當讎人也。(六)成公王臣。(六)齊卿。(六)齊大夫。(六)秦穆公子。(六)城濮。衛之地名。(七)每每。  
言田美也。(七)嘒也。(七)鬪勃。楚國大夫。(七)得臣。子玉姓成名得臣。(七)詰朝。明日也。(七)鞶韞鞞。在馬背  
胸腹等部之各種皮革。極形駕乘之齊備也。(七)有莘。古國名。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或謂即伊尹耕處。(七)即  
城濮。(七)子西。鬪宜也。(七)子上。鬪勃也。(八)狐毛。建二大旗。僞爲退却。(八)言晉軍舍于楚。而食楚軍之穀。至  
三日也。(八)衡雍。踐土地名。俱在鄭。(八)屬也。(八)以師加入楚師作戰也。(八)子人九。子人氏九人也。(八)傳  
王。相周王也。(八)秬鬯。黑黍香酒二物。(八)言有逆于王者。必糾遠之也。(八)元咺。衛國大夫。(八)叔武。衛成公  
之弟。(九)孟諸。澤名也。(九)大心。成大心也。子玉子。(九)申息。楚二邑名。(九)連穀。楚地名。

### 左傳秦晉殺之戰

僖公二十一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  
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  
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sup>三六</sup>。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sup>三七</sup>而免諸國。墮軍實<sup>三八</sup>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sup>三九</sup>。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sup>四一</sup>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sup>四二</sup>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注音】(積)子賜反

【釋義】(一)絳。舊晉都。故城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南。(二)杞子。秦大夫。戍守于鄭者。(三)秦大夫。(四)言勞而無功也。(五)孟明。名視。百里奚子。(六)西乞。名術。(七)白乙。名丙。(八)中壽。言僅中壽而死。(九)兩手相合曰拱。言汝年已中壽。如早死。則墓上之木已成拱矣。謂其老而不能用也。(一〇)與師。從師而往也。(一一)殺。殺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境。(一二)大阜曰陵。(一三)夏桀之祖。(一四)胃。戰士之冠。免之所以示敬。(一五)超乘。躍而上車也。(一六)周之王孫名滿者。(一七)時爲襄王。(一八)脫。脫言輕易也。(一九)滑。姬姓小國。(二〇)以柔皮四而先遺秦師也。(二一)步師。行師也。(二二)不腆。不厚也。(二三)淹。久留也。(二四)積。米薪也。(二五)遽。傳車。即驛車。(二六)鄭臣。(二七)脯。乾肉。資。貨財。生腥曰餼。牛羊豕曰牽。(二八)豈爲君死而忘秦施乎。君。指文公。(二九)姜姓之戎。居晉南鄙。(三〇)以墨染衰而加經。即喪服從戎也。(三一)後遂以黑衰爲俗。明禮所由變。(三二)文嬴。秦穆公女。妻晉文公。(三三)三師。即孟明等三人。(三四)構。疊。(三五)秦囚。指所獲三帥。(三六)誓。猶言卒也。(三七)軍實。軍中資糧。墮。毀也。(三八)纍臣。謂囚繫之臣。(三九)替。廢置也。(四〇)一眚。一過也。

### 左傳晉楚邲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傲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sup>二</sup>。且巷出車<sup>三</sup>。吉。國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傲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之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三三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灼曰於鑠。三五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三六武曰無三八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三九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四一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四二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四五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四六盈而以竭。四七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四八必敗。彘子尸之。四九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五二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五三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sup>五五</sup>以待之。晉師在敖鄙<sup>五六</sup>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

楚自克庸<sup>五八</sup>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sup>五九</sup>。篳路藍縷<sup>六〇</sup>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傲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sup>六一</sup>。分為二。廣<sup>六二</sup>廣有一卒。卒偏之兩<sup>六三</sup>。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sup>六四</sup>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

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sup>六五</sup>。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sup>六六</sup>。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sup>六七</sup>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

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sup>六八</sup>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

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sup>六九</sup>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sup>七〇</sup>。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sup>七一</sup>。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



日。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一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九三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

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

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

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

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

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

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

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註音〕〔陣〕音牌〔說〕讀銳〔逢〕讀旁

〔釋義〕(一)臨。突也。(二)太宮。鄭之祖廟。(三)巷。出車。車從巷出。示將遷也。(四)城上女牆也。(五)修城。因

楚退師疑晉救已至。故驅百姓修城堅守。(六)皇門。鄭之國門。(七)達路。城中大街。(八)時。鄭伯為襄公。肉袒。去上衣露肢體也。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也。(九)不天。言不德也。(一〇)言剪削鄭地以賜從楚之諸侯。使鄭人為其臣妾。(一一)要。求也。(一二)厲。宜。周厲王宣王。皆鄭所由出。(一三)桓。武。鄭桓公武公。乃始封之賢君。(一四)夷。於九縣。謂楚滅九國以為縣。鄭亦願與之比也。(一五)幾。幸得也。(一六)又稱師叔。楚大夫。(一七)鄭伯弟。(一八)先軫之後。(一九)士會。范武子也。(二〇)卻。獻子也。(二一)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二二)趙同。趙衰長子。(二三)勸。民。勞民也。(二四)隨。武子。士會也。食采于隨。(二五)荆。尸。荆楚也。尸。陳也。(二六)蔣。敖。即孫叔敖。其先世食采於蔣。(二七)追。尊。追尋草蓐。以為宿衛也。

(二八)前茅。前行之兵也。(二九)慮。無。於無患中。慮其猝有非常。而為預告以警備也。(三〇)中。權。中軍之權謀也。(三一)後勁。言以精兵為後殿也。(三二)旅。旅客也。言施以惠。不使苦役也。(三三)兼。并。弱者。攻其昏亂也。(三四)湯之賢相。(三五)於。贊。辭。鑠。美也。(三六)耆。昧。謂致討昏昧。(三七)武。詩篇名。(三八)無。競。無疆也。(三九)言當務武王之烈業可也。(四〇)彘。子。先。穀。(四一)運。師。之。武。羣。臣。之。力。(四二)非。夫。即非大夫之謂。(四三)知。莊。子。即荀首。(四四)師。出。以。律。二。句。師。卦。爻辭也。律。法。也。否。不。也。臧。善。也。言出宜以法律。不善必凶。(四五)如。己。從。己。也。(四六)竭。敗。也。律。敗。故。不。善。(四七)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有。不。行。之。象。(四八)遇。敵。(四九)尸。當。此。禍。也。(五〇)韓。獻。子。即韓厥。(五一)失。屬。謂鄭屬於晉。今乃服楚也。

(五二)六人。中軍將及佐。上軍將及佐。下軍將及佐。(五三)鄭。鄭北地。(五四)無。上。猶言無主也。(五五)管。鄭地。即今河南鄭縣。(五六)敖。鄆。二山名。(五七)樂。武子。樂書也。(五八)庸。國名。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臣。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五九)若。敖。盼。冒。俱為楚之

先君。(六)筆路。柴車也。(六三)藍縷。衣不整貌。(六四)楚君又作箴以訓民。(六五)戎。親兵也。(六六)二廣。左右廣也。十五乘爲一廣。(六七)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楚易古偏法以爲廣。廣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六八)師叔。潘廷也。(六九)以我之勝負。卜彼之去就也。(七〇)得屬。言得服鄭爲屬國。(七一)原屏。謂趙同趙括。(七二)趙莊子。趙朔也。(七三)少宰。楚官名。(七四)隨季。卽士會。(七五)不率。謂不尊平王之命。背晉從楚。(七六)候人。偵候敵人者。(七七)大國。指楚。(七八)靡旌。疾馳之謂。(七九)摩壘。近戰場堡壘也。(八〇)菽。矢之最精者。(八一)兩飾也。掉。正也。鞅。馬頸革。謂使御者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八二)折馘。取其左耳也。(八三)執俘。獲俘虜也。(八四)言從兩側夾攻也。(八五)麗龜。言着其背之高而當心者。(八六)既盡也。楚致師之三人。盡免而歸。(八七)公族。大夫。(八八)滎澤。在今河南滎澤縣境。(八九)叔黨。潘黨也。(九〇)覆。伏兵。(九一)敖前。敖山之前。(九二)徒。士卒也。具備也。(九三)布席坐於楚軍門。示無畏也。(九四)說。舍也。(九五)擊也。(九六)擊也。(九七)同陣。(九八)薄人。迫人也。(九九)元。大也。戎。兵車也。(一〇〇)先人。則可奪敵人之戰心。(一〇一)一軍爭舟。刀斫手指。多至盈掬。掬。兩手捧也。(一〇二)工尹齊。楚國之大夫。(一〇三)游闕。卽游車。所以補闕者。(一〇四)駒伯。卻克也。(一〇五)謂集全力於我也。(一〇六)同奔。以分衆人。謗。不戰以全晉人之生命。(一〇七)言止之也。(一〇八)以乘左得勝故。(一〇九)廣。兵車。隊。重也。車重故不能進。(一一〇)教也。(一一一)肩。車上橫木。所以約車上之兵器者也。(一一二)衡。轅端橫木。(一一三)嘲。楚人諂。逃遁之法。(一一四)晉大夫之姓逢者。(一一五)同叟。老者之稱。(一一六)以表尸之表。所指之木以取其尸也。(一一七)獲被殺之名。重累疊也。謂二子累尸死木下也。(一一八)知瑩。知莊子之子。(一一九)廚。武子。魏錡也。(一二〇)房。箭室也。(一二一)蒲。楊柳。製箭用。(一二二)董澤。澤名。在今山西聞喜縣境。(一二三)既。盡也。(一二四)襄老。楚大夫。時爲連邑尹。(一二五)殺人取其尸曰獲。(一二六)楚王之子。(一二七)郟。鄭地名。(一二八)不能成營也。(一二九)衡雍。皆鄭地。(一三〇)武軍。壘。培之屬。(一三一)京觀。收陣亡戰士之尸。封土其上。曰京觀。(一三二)合止。戈二字爲武。(一三三)載。語助辭。載。藏兵也。肆。途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言武王既定天下。藏武究德。功業途大。信能保天下也。(一三四)鋪。時繹思。布是陳辭之謂也。(一三五)我徂。惟求定。徂。往也。言武王布政敷教。天下歸往。得求安定也。(一三六)利人之幾。卽利人之危也。(一三七)鯨鯢。大魚也。喻鯨吞之意。(一三八)殺而以土掩之曰封。(一三九)子服。石制也。(一四〇)怙亂。謂恃人之亂。以圖己之利也。(一四一)言無所歸之意。(一四二)城濮之役。晉楚戰于城濮之地。見前篇。

### 左傳齊晉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sup>四</sup>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sup>五</sup>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sup>六</sup>。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sup>七</sup>。桓子是以免。既<sup>八</sup>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sup>九</sup>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sup>二</sup>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sup>三</sup>。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sup>四</sup>。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sup>五</sup>。請八百乘<sup>六</sup>。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sup>七</sup>。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sup>八</sup>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sup>九</sup>。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sup>二</sup>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sup>三</sup>。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sup>三</sup>。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sup>三</sup>。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sup>四</sup>。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sup>五</sup>。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sup>六</sup>。繫桑木焉。以

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鞞。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莜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五五。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實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傲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註音】(賈)音古(辟)音璧(背)音佩

【釋義】(一)孫林父之父。(二)石碯四世孫。(三)即寧俞子也。(四)即石稷。(五)隕。見禽獲也。(六)衛地。

七即孫良夫。(八)既卒事也。(九)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一〇)繫纓馬飾皆諸

侯之服。(一一)器車服。名爵號。(一二)此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一三)車服所以表尊卑。(一四)五萬二千五百人。

(一五)無能為之役使。(一六)六萬人。(一七)向道。(一八)即韓厥。將以軍法斬人。(一九)齊地。(二〇)山名。(二一)詰朝。平日也。

言平日請以軍禮相見。(二二)三國皆姬姓。(二三)為魯衛請命於齊。(二四)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二五)擔也。(二六)既

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二七)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二八)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二九)姑且也。翦，盡也。(三〇)言我且翦滅此輩而後早食，輕敵之甚也。(三一)介，甲也。(三二)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

擊鼓不息。(三三)即解張。(三四)朱血色。(三五)殷，赤黑色。(三六)言此戎車一人鎮之，可以集成勝齊之事。如何可以一

身之病而敗晉軍戰齊之事。(三七)言貫甲而執兵器，固將以死敵也。(三八)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也。(三九)子輿，韓

之父。(四〇)晉大夫。(四一)寄也。(四二)俛同俯。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穩之。(四三)逢丑父為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

之處。(四四)臥車。(四五)丑父被蛇傷肱，故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四六)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四七)本但

為二國救請，不欲過入君地，謙辭。(四八)適也。(四九)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从君俱還。(五〇)佐車，副車也。(五一)三

入晉軍求之。(五二)狄卒。狄人从晉討齊者。(五三)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皆共免護之。(五四)所過齊邑，皆勉勵其

守者。(五五)使女子避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避。(五六)主銳兵者。(五七)走辟君。(五八)辟，司徒主壘壁者。(五九)邑名。

(六〇)丘與馬陘皆齊邑。(六一)媚人，國佐也。(六二)皆滅紀所得。(六三)指晉。(六四)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六五)子

女也。(一)使龔啟東西行。(二)先王以孝治天下。質母是違先王之命。(三)見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孝道長賜爾類。(四)疆界也。理治也。(五)闕失。(六)四王。禹湯文武。(七)立也。(八)竟也。(九)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猶聚也。(十)不見許。(十一)槁為戰之遜辭。(十二)火餘木。(十三)欲於城下復借一戰。(十四)諫卻克。(十五)齊晉戰勝。亦唯天意所授。晉豈能必勝。(十六)賦輿兵車也。(十七)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十八)二帥。卻克。士燮。欒書也。(十九)司馬司空皆大夫。(二十)主兵車。(二十一)主斥候。(二十二)亦大夫。

###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一。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sup>三〇</sup>。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sup>三一</sup>。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sup>三四</sup>。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廑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sup>四八</sup>。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sup>四九</sup>。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sup>五〇</sup>。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五七。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  
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枝。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  
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六三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鼓。日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  
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  
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釋義〕 (一)快也。(二)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也。(三)句耳。鄭之大夫。(四)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五)極中也。各知其中。無有貳心。(六)蒸。衆也。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七)敦。厚也。龐大也。(八)言和同以心。唯君上之為聽。(九)戰死者。(一〇)言人各憂恤其所底至之地。其誰肯致死力以與晉戰。(一一)不思慮也。(一二)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君臣修省。可以緩晉國之憂。(一三)衆散敗也。(一四)死於狄。(一五)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一六)數也。(一七)軍屯必鑿井結灶以自給。今為楚壓晉軍。戰地狹迫。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灶。以為戰地。(一八)謂當陳前決開營壘以為戰道。(一九)其父執戈以逐范匄。怒其多言。(二〇)謂子重子反二人不和也。(二一)言楚王之兵疲老也。(二二)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二三)喧嘩曰囂。(二四)巢車。車上有台如巢。以便望遠。(二五)州犁。晉伯宗子。奔楚。(二六)言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二七)敬也。(二八)左將帥。右車右。(二九)禱請於鬼神。(三〇)伯州犁晉人。知晉情。故以晉侯之卒告王。(三一)萃。集也。請分晉精兵以擊楚之左右二軍。乃以晉三軍聚合而擊楚中軍之王卒。(三二)泥也。(三三)即卻縠。(三四)晉厲公之車陷于泥淖中。(三五)在君前。故子呼其父名。(三六)大任。謂元帥之職。言既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戎御。(三七)載公為侵宮。(三八)去將而禦為失官。(三九)遠其部曲為難局。(四〇)舉也。(四一)聚也。(四二)明朝。(四三)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四四)鋪自入泥亦死象。(四五)伏於弓衣而死。(四六)免其首。胄而趨走。疾如風。皆致恭也。(四七)工尹。楚官名。名襄。(四八)問。遺也。楚共王使遺卻至以弓。答其意。(四九)鞞。赤色。韋熟皮。(五〇)跗注。戎服也。(五一)問猶近也。(五二)〔禮〕介者不拜。故不敢拜楚君之命。(五三)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作揖。(五四)逐也。(五五)鄭伯之御。屢回顧。心不在御馬。逐之可及。(五六)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車以執之。(五七)謂君大崩也。(五八)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五九)迫也。(六〇)叔山冉以手搏晉人。以投晉人車中。而折其軾。(六一)令尹子重。(六二)言好以整齊軍旅為勇。(六三)言雖在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為勇。(六四)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六五)飲器。(六六)奉也。(六七)不亦識於禮乎。(六八)免。脫也。既脫使者而復鳴鼓。(六九)夷。亦傷也。(七〇)治也。(七一)陳也。(七二)蒐。閱車乘。補益士卒。(七三)食於寢。尊之間。申重祈祝。(七四)縱也。(七五)子反穀陽。內豎也。(七六)食楚粟三日。(七七)〔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七八)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七九)時子反為軍中帥。故言臣之卒實奔。(八〇)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子玉自殺之事矣。何不圖謀其事。令自殺也。(八一)側。子反名。大夫謂子重也。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

事。子重以義責我。敢不引義自裁。

### 左傳晉入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三二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三三。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釋義〕 (一)厲公。獻子所弑者。 (二)晉邑。 (三)暴。巫名也。 (四)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五)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 (六)雙玉曰穀。 (七)環。齊靈公名。 (八)依也。 (九)神主。民也。 (一〇)彪。晉平公名。稱臣者以上謂天子。會臣猶末臣。 (一一)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一二)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而後濟。 (一三)溴梁在十年盟曰同討不庭。 (一四)在平陰城之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一五)謂防門不足守險。 (一六)析文齊大夫子家。 (一七)言我與子相知。不敢隱匿其情實。 (一八)千乘。七萬五千人。 (一九)不能久敵晉國。 (二〇)侯也。 (二一)疏建旌旗以為陣。示衆也。 (二二)偽以衣服為人形也。 (二三)建旆以先驅。 (二四)輿。衆也。 (二五)脫。不張旗旆也。 (二六)鳥鳥得空營。故樂也。 (二七)魯大夫。 (二八)獻子。 (二九)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 (三〇)齊之城上有烏。言無人故烏止也。 (三一)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三二)脰。頸也。 (三三)言必不殺汝。明如日。 (三四)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 (三五)在平陰城東南。 (三六)平陰。西有邽山。 (三七)魯。齊邑名。 (三八)魯大夫。 (三九)齊城門。 (四〇)木名。 (四一)齊西門。 (四二)州綽之左驂追還。



于齊東門中。(三)枚。馬擣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四)齊邑名。(五)太子光也。(六)齊大夫。(七)言欲略行其他。無久攻意。(八)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不奔。

###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

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之。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焉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衛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  
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  
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  
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  
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  
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  
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  
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sup>六六</sup>。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sup>六七</sup>。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sup>七三</sup>。向戌之謂乎。

【釋義】

(一)趙文子。晉趙武也。(二)子木。楚屈建也。(三)欲獲息民之名。(四)趙孟。即趙文子。(五)韓宣子。韓起也。(六)雖知兵不能弭。然今不可不許。(七)陳文子。齊大夫。名無須。(八)攜。攜貳也。(九)言民心已貳。如何為用。(一〇)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一一)折俎。言折節解體升之於俎也。(一二)舉。謂紀錄之也。(一三)荀盈之至。非奉晉侯命。蓋依趙武命追來。故云從。(一四)晉楚之從。謂諸侯之從楚者。(一五)左師。官名。即宋向戌。(一六)駟謁。傳告也。

(一七)王。康王也。(一八)子皙。即公子黑肱字。(一九)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二〇)以藩為軍。言各國不相疑忌。故祇以藩籬為軍。不更從事營壘也。(二一)晉處北。楚處南。(二二)伯夙。即荀盈。(二三)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恐晉有難也。(二四)楚人衷甲。楚人恒詐。藏甲於衣中。欲於會時出其不意以擊晉。(二五)伯州犂。晉大夫。伯宗子。宗為晉所害。州犂奔楚。時為太宰。(二六)事利。謂有利于己也。(二七)言其不得逞也。(二八)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二者備而後身得安定。(二九)單弊。即盡數踏之之意。(三〇)不病。言不止於病。必至于死而已。(三一)僇。即不信之謂。(三二)夫能致死。謂宋能致相助。(三三)不及是。言不幸而死也。(三四)稱兵。舉兵也。(三五)吾庸。我之功也。(三六)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三七)爭先。爭先歆盟也。(三八)狎。更也。謂晉楚歷來更迭主諸侯之盟已久。(三九)只。語辭。(四〇)尸盟。主盟也。

(四一)晉細。謂楚任晉之細事。(四二)宋公。平公成也。(四三)蒙門。宋城門。(四四)范武子。即晉士會。范。士會食邑。(四五)尙。上也。(四六)歆。享也。謂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也。(四七)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四八)垂隴。鄭地名。在今河南滎澤境。(四九)七子。指上子展等七人。(五〇)草蟲。詩召南篇名。此取未見君子之義。君子指趙武。(五一)鶉之賁賁。詩鄘風篇名。此取人之無良之義。(五二)黍苗。詩小雅篇名。此取武功赫烈之義。(五三)隰桑。詩小雅篇名。此取思見君子之義。(五

四)此取人之無良之義。(五三)黍苗。詩小雅篇名。此取武功赫烈之義。(五三)隰桑。詩小雅篇名。此取思見君子之義。(五

四卒章末章也。此取中心不忘之義。(五)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名。此取相遇適願義。(六)蟋蟀。詩唐風篇名。此取良士翟然而有禮義之意。(七)桑扈。詩小雅篇名。此取君子而有文禮之意。(八)匪交匪敖。二句。此扈桑篇之詩辭。(九)志誣其上。言伯有所賦之詩。是誣其上也。(十)公怨之。謂公然怨之也。(十一)幸而後亡。是料其先亡之意。(十二)不忘降。草蟲篇我心則降。(十三)印氏。印段也。即子石。(十四)向戌弭兵之謀不成。則罪當死。成而自矜其功。言得免死。故請賞也。(十五)子罕。宋大夫樂喜。(十六)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十七)兵。金也。(十八)德刑禮義與存感明之術也。驕淫殘虐。廢亡昏闇之術也。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曰。皆兵之由。(十九)求。求不用兵也。(二十)削。削其賞邑之書也。宋公賞邑。書之于札。向戌執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投之地。(二十一)司城。官名。春秋宋所置。即司空。子罕官此。(二十二)恤我。謂憂我也。此逸詩也。(二十三)收之。取之也。

###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sup>二</sup>。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sup>三</sup>二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釋義】(一)步卒。(二)路窄狹難行也。(三)一車四馬也。(四)五人爲伍。

###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sup>二</sup>。生子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sup>三</sup>。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sup>四</sup>。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sup>五</sup>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sup>六</sup>。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sup>七</sup>。有寵。長使爲政<sup>八</sup>。公孫明知叔孫於齊<sup>九</sup>。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sup>二</sup>。田於邱蔭。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sup>三</sup>。曰爾未際<sup>三</sup>。饗大夫以落之<sup>四</sup>。既具<sup>一五</sup>。使豎牛請曰。入弗謁<sup>一六</sup>。出命之曰<sup>一七</sup>。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sup>一八</sup>。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sup>一九</sup>。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sup>二〇</sup>。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sup>二一</sup>。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sup>二三</sup>。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sup>二三</sup>。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sup>二四</sup>。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sup>二六</sup>。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sup>二七</sup>。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sup>二八</sup>。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sup>二九</sup>。與南遺<sup>三〇</sup>。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sup>三一</sup>。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sup>三二</sup>。介卿以葬。不亦左乎<sup>三四</sup>。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sup>三五</sup>。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sup>三六</sup>。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sup>三七</sup>。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sup>三九</sup>。是棄君命也。書在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釋義】

(一)魯成公十六年僻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二)國氏。齊正卿姜姓。

(三)目深而口像猪也。

徒指其從者。

(五)先子。宣伯先人。

(六)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

(七)豎。小臣也。

(八)爲家政。

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知。(二)國姜。孟仲母。(三)子孟丙仲壬。(三)叔孫爲其子孟丙鑄鐘。(三)際。接也。孟

未與諸大夫相接也。(二)以殺猪血釁鐘曰落。(三)饗禮具。(四)謁。白也。豎牛既入弗謁告於叔孫。(五)詐命曰。  
 (一)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二)萊書公御士。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三)示叔孫。(四)而何。如何也。(五)言仲已自往見公。(三)杜洩。叔孫氏之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四)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  
 (五)賓。置也。(三)个。東西廂。(三)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三)昭子。叔孫媼也。(三)昭子。叔孫帶也。(三)南遺。季氏家臣。(三)路。王所賜叔孫車。(三)冢。卿謂季孫。(三)介。次也。(三)左。不便也。(三)夫子謂叔孫。(三)書名。謂定位號。(三)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三)功也。(三)以。用也。(四)國人盡屬二家。二家隨時獻公而已。(四)告叔孫之極。(四)五父。衢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也。(四)受季孫之書而投棄之。不以告。(四)即叔仲帶。受豎牛賂惡杜洩。(四)鮮非壽終也。(四)西門。非魯正門。(四)命杜洩使从西門。(四)从。生存朝覲之正路。(四)自。从也。(五)行。以辟禍。(五)仲壬聞父喪而來。(五)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作其上作庫。(五)取叔孫氏邑。(五)從。和順之道也。(五)披。析也。(五)孟丙。仲壬之子。(五)寧風。齊地名。(五)不以立己為功勞。(五)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从之也。

###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

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櫟。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華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一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送。何以冀國。

〔註音〕(鳥)音昔(繹)音亦(共)音恭(適)丁歷反

〔釋義〕(一)狩。冬獵也。州來。故城在今皖省鳳陽。(二)穎水之尾。在今安徽壽縣北境。(三)五子均楚大夫。

徐國名。故城在今皖泗縣北境。乾谿。今皖亳縣。(四)秦所遺羽衣也。(五)以翠羽飾被。(六)以豹皮爲履。(七)楚

大夫。(八)楚始封君。(九)齊太公之子丁公。(一〇)衛康叔子康伯。(一一)唐晉叔之子。(一二)周公子伯禽。(一三)成王

子。(一四)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一五)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爲有國之寶。今求此九鼎以爲楚之分器。(一六)路。車

也。以柴爲車。(一七)成王母。齊太公之女也。(一八)宅於許地。(一九)此是舊許之地。屬鄭故云。(二〇)不羹。地名。襄城有

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二一)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二二)譏其順王言。如響應聲。(二三)以己喻鋒刃。欲

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二四)倚相。楚史名。(二五)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卽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

書。(二六)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二七)九州之志。謂之九邱。(二八)卽周穆王。(二九)肆。極也。(三〇)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爲御。

徧游天下。欲車馬轍迹無所不徧。(三一)謀父。周卿士。(三二)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三三)穆王聞諫而

止。是以得善終於祇宮。免於篡弑。(三四)遠焉。指三墳五典。(三五)惛惛安和貌。(三六)式用也。(三七)昭明也。(三八)言祈

父掌甲兵。惛惛然安和。不迫。用能昭明王之德聲也。(三九)圍。許大夫。(四〇)蔡人。仕於楚。(四一)使洧守國王行。至乾

谿。(四二)令尹子文玄孫。(四三)邑名。(四四)韋龜子。(四五)卽成然。(四六)故猶舊也。(四七)因楚羣大夫失職而怨王者。(四

八)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四九)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五〇)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五一)二子皆靈王

弟。子干奔晉。子皙奔鄭。(五二)告以蔡公不知謀。(五三)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

示衆。(五四)己。觀從也。(五五)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五六)將執觀。以爲妖言。(五七)賊謂子干子皙也。(五八)言若

能爲靈王死亡。則可以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五九)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六〇)言不可違蔡公也。(六一)封

陳蔡之國而依倚之。(六二)子干。(六三)子皙。(六四)蔡公。(六五)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讐之名。(六六)言欲速入楚。(六

七)須務牟。史獬皆楚大夫。(六八)正僕。太子之近官。(六九)祿與罷敵。皆靈王之子。(七〇)魚陂。在今湖北天門縣北境。

(七一)掃除。(七二)先歸國者各安其所。後歸者坐以截鼻之刑。(七三)然丹。子華。棄王而歸楚。(七四)谿。順流而下也。夏

也。(三)佐。卜人。開龜兆。(四)二人均為楚之大夫。(五)田本鄭邑。楚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六)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七)降服。猶解冠也。(八)王善其行。有事將復使之。(九)尚。庶幾也。(一〇)區區。小天下也。(一一)冢大也。(一二)欲立為太子。不知適从。(一三)羣望。星辰山川。(一四)共王姬。(一五)太室。祖廟也。(一六)棄立長之禮。謂卜於神。(一七)即晉大夫韓起。(一八)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一九)指賢人。(二〇)晉楚之士从子干游皆非達人。(二一)終身羈客在晉。是為無民。(二二)時棄疾并領陳事。(二三)楚芊姓。(二四)季。少子也。(二五)當壁拜。(二六)齊僖公妾。(二七)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二八)國氏高氏齊上卿也。(二九)齊。嚴也。肅。敬也。(三〇)儉也。(三一)言篤志。(三二)惠公懷公也。(三三)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是無異親。

###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釋義〕(一)火滅也。(二)謂其政令雖亂也。(三)指州來胡沈許蔡陳及楚。(四)其心動搖不安也。(五)喧擾也。(六)逐也。

###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跌跌。公在乾侯。徵褰與禰。鸛鵒之巢。遠哉遙遙。裊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媼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

郕氏<sup>二八</sup>且讓之<sup>二九</sup>。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sup>三〇</sup>於襄公。萬者<sup>三一</sup>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sup>三二</sup>。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賁。公賁<sup>三三</sup>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sup>三六</sup>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sup>三七</sup>。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sup>三八</sup>。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sup>四〇</sup>。公居於長府<sup>四一</sup>。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sup>四二</sup>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sup>四三</sup>。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蒞<sup>四四</sup>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sup>四五</sup>。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子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sup>四六</sup>。公徒釋甲執冰而踞<sup>四七</sup>。遂逐



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四九  
 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五〇  
 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  
 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  
 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五一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五二以待君  
 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五三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五四繾繾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五六或欲通  
 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  
 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鬪歸。見平子。  
 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  
 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  
 而納公。五七公徒將殺昭子。五八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

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己與

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

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惟是楹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

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

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

寶龜僂句以下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

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

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

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

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

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傲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輶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驂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二十七年秋。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二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  
 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  
 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  
 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  
 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  
 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  
 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  
 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  
 為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

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

一四九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五

一五四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三

一六一

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六四一環一六五一璧一六六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一六七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一六七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一六九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一七〇。天之一七一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一七二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一七三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一七四。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一七五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一七七。且聽命焉一七八。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一七九。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一八〇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註音】(跌)張于反(褻)音愆(造)市專反(邱)音后(繼)音遣(女)音汝(妃)音配(費)音祕

【釋義】(一)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二)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三)曹氏。宋元夫人。(四)三

世。文子。武子。平子也。(五)四公。宣。成。襄。昭也。(六)見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七)師己。魯大夫。(八)言鸛鶴來

則公出辱也。鸛鶴爲一鳥。但謠中因韻故分言之。(九)饋。遺也。(一〇)跌跌。跳行貌。(一一)褻。袴也。(一二)稱父。昭公死

外故喪勞。(一三)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一四)言將及禍也。(一五)公鳥。平子庶叔父。(一六)公亥。即公若。(一七)相。治也。

(一八)季嬖。公鳥妻。鮑文子女。(一九)饗人。食官。(二〇)秦造。魯大夫。其妻爲公鳥妹。秦姬也。(二一)公甫。平子弟。(二二)要

却我以非禮也。(二三)公之。亦平子弟。(二四)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二五)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近。故雞

門。(二六)擣芥子。播其羽也。(二七)怒其不下己。(二八)謂侵邱氏室以自益。(二九)讓。責也。(三〇)禘。祭也。(三一)萬。舞也。(三二)

三公爲。昭公子。務人。(三三)公果。公賁。皆公爲之弟。(三四)小人。謂僚相。(三五)子家。羈莊公之玄孫。(三六)讒人。謂公若

邱孫之徒。(三七)受惡名。(三八)退之。使去。(三九)言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四〇)闕。魯邑。(四一)長府。官府名。

(四二)沂。水名。有二。此沂水出自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四三)慝。燕惡也。(四四)蓋。積也。(四五)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四六)

陷公圍也。(四七)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踞是游也。(四八)逐公徒。(四九)

敘記之屬一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五)意如。季平子名。(五)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五)社。二十五家。于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五)詐。報也。(五)信。明也。處者有罪。明者無罪。(五)繼。不離散也。(五)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五)昭子。謀歸安衆。(五)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从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

(五)不欲復納公。(六)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六)展。魯大夫。(六)請納公也。(六)平公。元公父。(六)父兄。為華向。(六)榻。棺中筵也。(六)幹。骸骨也。(六)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六)祗。適也。言君命必不行。(六)偻句。龜所產之地。(七)僭。不信也。(七)問昭伯起居。(七)故事也。(七)內子。指昭伯妻。(七)不對。因有他故。(七)又不對。(七)郕。地名。在東平无鹽縣東南。(七)魴。假。郕邑。(七)賈正。官名。大夫也。掌貨物使有常價。(七)送計簿於季氏。(八)桐。汶。里名。(八)立。以為臧氏後。(八)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八)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

(八)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即二匹。(八)璜。塞耳之玉也。(八)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也。(八)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八)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八)鉏。齊大夫。(八)以成邑禦齊師。(八)敝。壞也。(八)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八)淄。水名。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八)以壓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八)告齊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八)炊鼻。魯地名。(八)聲子。魯大夫。(八)楯。瓦。脊也。(八)絲。過也。(八)胸。車軌。(八)朝。車轅。(八)匕。矢鏃。(八)殪。死也。

(八)人。魯人。(八)子車。即淵捷。(八)子囊。帶。齊大夫。(八)即聲子。(八)野洩。亦叫。言齊無戰心。但相叫也。(八)冉豎。季氏臣。(八)武子。駕。(八)鬢。稠髮也。鬢。鬢眉。鬢眉皆稠多也。(八)甚口。大口也。(八)子彊。武子字。(八)皆魯人。下。謂下車戰。(八)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八)刺。擊也。(八)鑿。一足行也。

(八)子梁。宋樂祁也。(八)貞子。衛北宮喜。(八)復。猶安也。(八)休息也。(八)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己。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八)淮夷。魯。東夷也。(八)宜。用也。(八)以難納。白晉君。(八)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八)慆。疑也。言棄君不疑。(八)言即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敗。况無鬼神乎。(八)且知。近鄆地名。(八)設饗禮。享太牢以飲賓。是為禮之大者。(八)言不必設饗禮。勸其用宴禮而飲酒。(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八)魯公子。懿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八)齊侯。卑公。故適晉。(八)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八)一個。單使也。(八)大夫稱主。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君。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八)言往事齊。適取辱。(八)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八)賈。買也。(八)啓服。馬名。(八)墮。斲死也。(八)為作棺也。(八)子家子。請以馬肉食从者。

以公將之。積。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之言。方依禮以帷裹之。(八)龍輔。玉名。(八)陽穀。齊邑。(八)出之產



舍。(二四)務人。公爲也。(二五)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候。(二六)言我爲子負責使事必无咎。因受其貨故。(二七)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二八)麻衣。當是布深衣也。(二九)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甚也。(三〇)言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三一)君謂魯侯也。(三二)知伯。卽荀躒。(三三)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三四)夫人。謂季孫也。(三五)言若見季孫己當受禍。明知河以自誓。(三六)怪公所言不忍聽也。(三七)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三八)歸攝君事。(三九)其人。謂子家羈也。(四〇)琥。玉器。(四一)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四二)輕服。細好之服。(四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四四)見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四五)三后。虞夏商也。(四六)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四七)懷姙而始動而卜也。(四八)謂嘉名聞於世。(四九)卽僖公。(五〇)器。車服名。爵號。(五一)叔孫婁之子。(五二)言子家子數言我於公。嘗猜中吾意。吾欲用爲大夫。(五三)公喪歸則从者散。故令止之。(五四)言一聽子家之所爲。(五五)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五六)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術謀也。但以公術見復爲大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五七)宋昭公弟定公。(五八)貌出。謂以義从公。與季氏無實怨。(五九)與季氏爲寇仇者。行可也。(六〇)古時。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卽位。(六一)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六二)猶言將溝公氏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北域。不使與先君同。(六三)駕鷲。魯大夫榮成伯也。(六四)章也。(六五)爲惡諡。(六六)信明也。以自明己之不臣也。(六七)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

###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會於召陵。(一)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一三 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一五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一六  
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  
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  
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  
二六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涉睢。鍼  
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  
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  
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  
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鄆。鍾建負季犛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惟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勻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藍尹廩涉其孥。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

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註音】(詒)音否(畢)音弭(闔)音因

【釋義】(一)沈。古國名。在今河南汝陽縣東。(二)召陵。地名。齊桓公率諸侯會於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

縣東。(三)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四)郤宛。楚大夫。(五)冬。定公四年冬。(六)淮汭。淮水之隈曲處。吳師乘舟從淮來。過蔡。置舟從陸。(七)豫章。在淮南江北之界。(八)子常。楚囊瓦。官令尹。(九)沿漢上下。遮勿使渡。(一〇)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縣葉縣兩邑之間。(一一)大隧。武陽關也。(一二)直轅。黃峴關也。(一三)冥阨。平靖關也。皆在今河南信陽縣境。(一四)武城黑。武城。楚邑名。黑。大夫名也。(一五)用木爲兵。言其鈍。用革爲兵。言其利。(一六)史皇。楚國大夫。(一七)城口。三隘道之總名。(一八)小別。山在今湖北漢川縣之南。(一九)大別。山在今漢陽縣東北。(二〇)盡說。言可盡赦貪賄致寇之罪也。(二一)二師。兩國之師。(二二)柏舉。楚地名。在今湖北。(二三)闔廬。吳王闔廬也。(二四)兵車以十五乘爲一廣。(二五)清發。水名。(二六)奔食。食者走不陳也。(二七)雍澨。水名。(二八)郢。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二九)楚子。楚昭王也。(三〇)界我。季芊之字。(三一)睢。水名。在今湖北當陽縣北。(三二)執燧象。執火燧繫于象尾。遂奔吳師。以驚退之。(三三)以班處宮。言按班次進處楚宮也。(三四)子山。吳王之子也。(三五)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故不能遂克楚。(三六)息。楚邑。漢置新息縣。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戊與子常成謀而行。及息。聞楚敗。乃還。(三七)臣闔廬。司馬會爲吳王闔廬之臣。(三八)我實失子。言我不知汝之賢也。(三九)布。張也。司馬傷而自殺。故句卑布裳。劉其首而裹之。(四〇)雲中。雲夢澤中也。澤在今湖北安陸縣。(四一)鄖。楚邑。漢置安陸縣。(四二)鍾建。楚國大夫。(四三)辛。開牽也。(四四)懷。聞懷也。(四五)殺吾父。辛之父。蔓成然。爲楚平王所殺。(四六)其子。指楚昭王。(四七)此系詩大雅烝民之詞。茹。食也。矜。同。餒。窮也。(四八)隨。國名。即今湖北隨縣。(四九)竄。匿也。(五〇)獎。成也。(五一)公宮。指隨之公宮。

(五二)子期。楚昭王兄。(五三)一人。楚王也。(五四)若鳩。楚竟。言如鳩集楚地也。(五五)鑪金。楚國大夫。(五六)要言。與隨人要約。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五七)割子期之心。言對心前割取其血以爲盟。非刺割其心之謂。(五八)申包胥。楚國大夫。(五九)封豕。大豕也。喻吳之貪暴如大豕。長蛇。(六〇)荐。數也。(六一)越。在草莽。謂昭王奔隨也。(六二)取分。謂

與吳共分楚地也。(一)撫之。謂存恤楚國。(二)無衣。詩秦風篇名。中有修于戈矛。與子同仇之語。(三)子蒲子虎。皆秦大夫。(四)穰。地名。在今河南桐柏縣。(五)沂。楚國地名。(六)蓬射。楚國大夫。(七)奔徒。奔散之兵卒。(八)子西。昭王之兄。(九)軍祥。楚國地名。(十)王闔廬也。(十一)麋。楚地。(十二)暴骨。前年吳楚之戰。楚父兄多死于麋。故云。

(十三)公婿。楚國地名。(十四)闔廬。楚國大夫。(十五)請先。請先至吳也。(十六)葉公諸梁。諸梁。子高名。司馬沈尹戌子。葉。楚邑名。(十七)楚定后。滅棄母而歸。(十八)成臼。水名。(十九)請舍懷。以懷初謀。弒王。故請舍其賞。(二十)子旗。蔓成然也。以其有德于王。而貪求無厭。卒為平王所殺。故云。(二十一)脾洩。楚邑名。(二十二)如辭。謂當辭而勿行也。

### 左傳晉鄭鐵之戰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突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北。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

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其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疢三二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會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三四亂從。晉午三五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三六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三八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往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四一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四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鞅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四六。兩鞅皆絕。

【釋義】

(一)衛太子。名蒯瞶。衛靈公之太子。

(二)戚。衛國邑名。

(三)宵迷。夜間迷路也。

(四)陽虎。春秋魯人。

(五)綬。初喪之服。

(六)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

(七)罕。謂罕達。即子姚。駟。謂駟弘。即子般。

(八)

彼見吾貌。言彼見吾兵車之多。

(九)龜焦。謂不成之兆。

(一〇)樂丁。晉大夫。

(一一)言人事。後卜筮。

(一二)故兆。謂吉兆。

(一三)詢。諮詢也。謂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一四)簡子。趙鞅之諡。

(一五)反易天之明德。不事百姓。

(一六)遂。謂仕進得遂也。

(一七)免。免其服役也。

(一八)志父。趙鞅別號。

(一九)棺用難朽之木。桐棺易壞。故以為罰。

屬辟。謂棺重量之數。

(二〇)兆。所葬之地也。

(二一)郵無恤。御人王良也。

(二二)鐵。邱名。

(二三)子良。即王良。

(二四)綬。挽以

上車之索也。(二)言其怯。(三)畢萬。晉大夫。周初。畢公高裔孫事晉獻公。以功封魏邑。(四)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五)糜之。縛之也。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縛之。使在於車。(六)疢。瘡症也。(七)皇。大也。文王指周文王。(八)烈。顯也。(九)鄭勝。鄭成公名勝。(一〇)晉午。晉定公名午。(一一)大命。謂己之身命也。(一二)趙孟。即趙簡子。(一三)知在。謂知氏尚在也。(一四)公孫尤。范氏家臣。(一五)還其所得稅。(一六)子姚子般。(一七)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一八)伏殺。伏于弓衣也。(一九)我上。謂今日之功。以我為上也。(二〇)兩鞞。車前兩牛鼻上之索也。(二一)乘。載也。材。橫木。

###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為鄭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釋義〕 (一) 鄭齊地名。 (二) 清齊地名。 (三) 季孫，季康子也。名肥，魯三家之一。 (四)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 (五) 一子守，謂季孫守國。 (六) 二子，指叔孫孟孫。 (七) 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八) 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 (九) 羣室，都邑居家。 (一〇) 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 (一一)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一二) 黨氏溝，朝中地名。 (一三) 武叔，叔孫武叔也。名州仇。 (一四) 懿子，即孟懿子。名何忌。 (一五) 小人，冉求自稱。 (一六) 蒐，閱。 (一七) 孟孺子洩，懿子之子。 (一八) 須，樊遲名須。 (一九) 有子，即冉求。 (二〇) 須，年少能用命。 (二一) 武城，魯邑名。 (二二) 零門，魯城之南門。 (二三) 公叔務人，名公爲，魯昭公子。 (二四) 保，守城者。 (二五) 事充，絲役煩。 (二六) 政重，賦稅多。 (二七) 稷曲，地名。 (二八) 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 (二九) 三刻，與衆三刻約信。 (三〇) 師謂冉求之師。 (三一) 逐，右師。 (三二) 陳瓘、陳莊，皆齊國大夫。 (三三) 涉泗水，以從魯師。 (三四) 孟之側，孟氏族。 (三五) 不狃，魯士五人爲伍。 (三六) 敗而欲走。 (三七) 我不如誰而欲走。 (三八) 惡賢，言罷戰惡足以爲賢。 (三九) 冉求所得。 (四〇) 不能整其師。 (四一) 宵謀，間諜。 (四二) 請逐齊師之奔。 (四三) 銳，精也。敏，疾也。 (四四) 心雖不欲，口不言奔。

###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

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策。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傲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三六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三七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君如望歲四四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額黃氏。沈諸梁兼一二事。國甯乃使甯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五四

【釋義】 (一)太子建。楚平王太子。(二)城父。春秋楚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三)奔宋。建為費無極所

讒。平王使司馬奮揚殺之。揚先期報太子。遂奔宋。(四)華氏之亂。華向之亂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五)鄭人復

子建待之如初時。(六)子木。即太子建也。(七)期。謂襲鄭之期。(八)勝。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九)葉公。沈諸梁

也。(一〇)子西。即公子申。(一一)衛藩。使為藩屏之衛。(一二)周親也。(一三)率。行也。(一四)好復言。謂既以言見許。即非

理亦必復行之。(一五)私。指私謀復仇事。(一六)期。必也。(一七)白公。白。楚邑。與吳鄰境。勝稱白公。(一八)未節。言楚復國

未久。政令未能節制也。(一九)讎。不遠矣。讎。謂鄭人殺其父建。此以子西比鄭人。故曰不遠。(二〇)厲劍。磨劍也。(二一)

子期。公子結也。(三)第。次第也。用士之順序也。(三)謂子西苟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四)石乞。白公勝之徒。(三)二卿士。指子西子期二人。(六)熊宜僚。勇士也。(七)按劍指其喉。(八)慎。楚邑名。(九)請于獻俘時。許以嚴加兵備也。(三)豫章。大木。(三)焚府車以息觀餽。弒惠王以絕觀望。(三)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方城縣境。(三)子高。葉公字。(三)險。猶惡也。(三)管修。楚國賢大夫。(三)子閻。平王之子。名啓。(三)不能。不能从也。(三)遂殺子閻。(元)高府。楚別府。(四)尹門。石乞爲門尹以守之。(四)圍公陽。楚國大夫。(四)穴宮。穿地穴入宮也。(四)昭夫人。王母越女。(四)歲。年穀也。(四)幾。冀君來。(四)得艾。猶言得安。(四)民知脫於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四)言葉公得民心。(四)二子。指子西子期。(五)微。匿也。(五)王孫燕。勝弟也。(五)頰黃。吳地名。(五)兼二事。兼令尹司馬二職。以子西子期被害故也。(四)寧。安也。(五)寧寬。寧。子西子寬。子期子。





